

新式標點

王陽明全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8B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詩

賦騷七首

太白樓賦 丙辰

歲丙辰之孟冬兮，泛扁舟予南征。凌濟川之驚濤兮，覽層樓在城甸。太白之故居兮，儼高風之猶存。蔡侯導余以從陟兮，將放觀乎四海。木蕭蕭而亂下兮，江浩浩而無窮。鯨敖敖而湧海兮，鵬翼翼而承風。月生輝於采石兮，日留景於嶽峯。蔽長煙乎天姥兮，渺匡廬之雲松。慨昔人之安在兮，吾將上下求索而不可。蹇予雖非白之儔兮，遇季真之知我。羌後人之視今兮，又烏知其不果。吁嗟太白，公奚爲其居此兮，余奚爲其復來。倚穹霄以流盼兮，固千載之一哀。昔夏桀之顛覆兮，尹退乎莘之野。成湯之立賢兮，迺登庸而伐夏。謂鼎俎其要說兮，維黨人之擠訴。曾聖哲之匡時兮，夫焉前枉而直後。當天寶之末代兮，淫好色以信讒。惡來妹喜其猖獗兮，衆皆狐媚以貪婪。判獨毅而不顧兮，爰命夫以僕妾之役。甯直死以顛領兮，夫焉患得而局促。開元之紹基兮，亦遑遑其求理。生逢時以就列兮，固雲臺麟閣而容與。夫何漂泊于天之涯兮，登斯樓乎延佇。信流俗之嫉妬兮，自前



世而固然。懷夫子之故都兮，沛余涕之潏潏。廟堂之偃蹇兮，或非情之所好。惟不合於斯世兮，恣沈酣而遠眺。進吾不遇於武丁兮，退吾將顏氏之簞瓢。奚勉彙其昏迷兮，亦夫子之所逃。管仲之輔糾兮，孔聖與其改行。佐璘而失節兮，始以見道之未明。覩夜郎之有作兮，橫逸氣以徘徊。亦初心之無他兮，故雖悔而弗摧。吁嗟其誰無過兮，抗直氣之爲難。輕萬乘於褐夫兮，固孟軻之所嘆。曠絕代而相感兮，望天宇之漫漫。去夫子其千祀兮，世益隘以周容。媒婦妾以馳驚兮，又從而爲之吮癰。賢者化而改度兮，競規曲以爲同。卒曰嶧山青兮，河流瀉，風颭颭兮。澹平野，憑高樓兮。不見舟楫紛兮，樓之下。舟之人兮，儼服亦有庶幾夫子之蹤者。

九華山賦 壬戌

循長江而南下，指青陽以幽討。啓鴻濛之神秀，發九華之天巧。非效靈於坤軸，孰構奇於玄造。涉五溪而徑入，宿無相之窈窕。訪王生於遂谷，掬金沙之清潦。凌風雨乎半霄，登望江而遠眺。步千仞之蒼壁，俯龍池於深窰。弔謫仙之遺跡，躋化城之縹緲。欽鉢孟之朝露，見蓮花之孤標。扣雲門而望天柱，列仙舞於晴昊。儼雙椒之闢門，真人駕陽雲而獨躋。翠蓋平臨乎石照，綺霞掩映乎天姥。二神升於翠微，九子鄰於積稻。炎熯起於玉甌，爛石碑之文藻。回澄秋於枕月，建少微之星旄。覆甌承滴翠之餘瀝，展旗立雲外之旌纛。下



安禪而步逍遙，覽雙泉於松杪。踰西洪而憩黃石，懸百丈之瀨瀨。瀨流觴而縈紆，遺石船於澗道。呼白鶴於雲峯，釣嘉魚於龍沼。倚透碧之崑崙，謝塵寰之紛擾。攀齊雲之巉削，鑑琉璃之浩漾。沿東陽而西歷，殫九節之蒲草。樵人導余以冥探，排碧雲之瑤島。羣巒翳其繆藹，失陰陽之昏曉。垂七布之沈沈，靈龜隱而復佻。履高僧而屣招賢，開白日之杲杲。試明茗於春陽，汲垂雲之淵湫。凌繡壁而據石屋，何文殊螺髻之蟠糾。梯拱辰而北吟，墮遺光於拾寶。緇裳迓於黃匏，休圓寂之幽俏。鳥呼春於叢篁，和雲韶之騰騰。喚起促余之晨興，落星河於簷椽。護山嘎其驚飛，恠遊人之太早。攬卉木之如濯，被晨暉而爭姣。靜鏡聲之剝啄，幽人鬪參蔭於冥杳。碧雞噉於青林，鷗翻雲而失皓。隱搗藥以膠蘗，挾提壺餅焦而翔繞。鳳凰承孟冠以相遺，飲沆瀣之仙醪。羞竹實以嬉翽，集梧枝之嫋嫋。嵐欲雨而霏霏，鳴濕濕於薔葆。躡三遊而轉青，峭拂天香於茫渺。席泓潭以濯纓，浮桃瀉而揚縞。淙淙漸而落蔭，飲猿猱之捷狡。睨斧柯而昇大還，望會仙於雲表。憫子京之故宅，款知微之碧桃。倏金光之閃映，睫累景於穹杓。弄玄珠於赤水，舞千尺之潛蛟。並花塘而峻極，散香林之迴颺。撫浮屠之突兀，泛五釵之翠濤。襲珍芳於絕巘，裊金步之搖搖。莎羅躑躅芬敷而燦耀，幢玉女之妖嬌。拳龍鬚於靈寶，墮鉢囊之飄颻。開仙掌於嶽嵌，散青馨之迢迢。披白雲而蹠崇壽，見參錯之僧寮。日既夕而山冥，掛星辰於窿窳。宿南臺之明月，虎夜嘯而罷

嶂。鹿麋羣遊於左右，若將侶幽人之岑寥。迥高寒其無寐，聞冰壑之洞簫。溪女厲晴瀧而曝尤，雜精苓之春苗。邀予觴以玉液，飯玉粒之瓊瑤。溘辭予而遠去，颯霞裾之飄飄。復中峯而悵望，或仙蹤之可招。迺下見陽陵之蜿蟺，忽有感於子明之宿要。逝予將遺世而獨立，採石芝於層霄。雖長處於窮僻，迺永離乎逐羣。彼蒼黎之緝緝，固吾生之同胞。苟顛連之能濟，吾豈靳於一毛。矧狂胡之越獫，王師局而奔勞。吾甯不欲請長纓於闕下，快平生之鬱陶。顧力微而任重，懼覆敗於或遭。又出位以圖遠，將無諂於鷓鴣。嗟有生之迫隘，等滅沒於風泡。亦富貴其奚爲，猶榮薜之一朝。曠百世而興感，蔽雄傑於蓬蒿。吾誠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羣喙之呶呶。已矣乎，吾其鞭風霆而騎日月，被九霞之翠袍。搏鵬翼於北溟，釣三山之巨鰲。道崑崙而息駕，聽王母之雲璈。呼浮丘於子晉，招句曲之三茅。長遨遊於碧落，共太虛而逍遙。亂曰：蓬壺之藐藐兮，列仙之所逃兮。九華之矯矯兮，吾將於此巢兮。匪塵心之足攬兮，念鞠育之劬勞兮。苟初心之可紹兮，永矢弗撓兮。

弔屈平賦 丙寅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而弔之。其詞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澁椒醕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嶮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崎，紛糾錯兮膠祗。

下深淵兮不惻，穴頹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豁豁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託處，四山無人兮駭狐鼠。魍魅遊兮羣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崱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悞，君可復兮排帝閭。望遁跡兮渭陽，箕罹囚兮其祥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臍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兮不忍，溘目沈兮心所安。雄之謬兮讒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已爲魴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類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藉旒纍兮飄風橫四海兮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澹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蝻局。亂曰：日西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思歸軒賦 庚辰

陽明子之官于虔也，靡之後喬木蔚然，退食而望，若處深麓而遊於其鄉之園也，構軒其下而名之曰「思歸」。焉門人相謂曰：歸乎，夫子之役役於兵革，而沒沒於徽纆也，

而靡寒暑焉，而靡昏朝焉，而髮蕭蕭焉，而色焦焦焉，雖其心之固囂囂也，而不免於嗷嗷焉，嗷嗷焉，亦奚爲乎槁中竭外，而徒以勞勞焉爲乎哉？且長谷之迢迢也，窮林之寥寥也，而耕焉，而樵焉，亦焉往而弗宜矣。夫退身以全節，大知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恰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又夫子之夙期也。而今日之歸，又奚以思爲乎哉？則又相謂曰：夫子之思歸也，其亦在陳之懷歟？吾黨之小子，其狂且簡，俛俛然，若瞽之無與偕也，非吾夫子之歸，孰從而裁之乎？則又相謂曰：嗟乎，夫子而得其歸也，斯土之人爲失其歸矣乎？天下之大也，而皆若是焉，其誰與爲理乎？雖然，夫子而得其歸也，而後得於道。惟夫天下之不得於道也，故若是其貿貿。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則夫斯人之徒，亦未始爲不得其歸也，而今日之歸，又奚疑乎？而奚以思爲乎？陽明子聞之，憮然而歎曰：吾思乎！吾思乎！吾親老矣，而暇以他爲乎？雖然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資焉；又其次也，吾幾焉。乃援琴而歌之。歌曰：歸兮歸兮，又奚疑兮。吾行日非兮，吾親日衰兮，胡不然兮，日思予旋兮，後悔可遷兮。歸兮歸兮，二三子之言兮。

答言 丙寅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錦衣獄，省愆內訟，時有所述，既出而錄之。

何玄夜之漫漫兮，悄子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瞰明月之在隙。風嗷嗷以憎木

兮，鳥驚呼而未息。魂營營以恟恍兮，目宵宵其焉極。懷寒飈之中人兮，杳不知其所自。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胡定省之弗遑兮，豈荼甘之如薺。懷前哲之耿光兮，恥周容以爲比。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予匪戚於累囚兮，牴匪予之爲恫。沛洪波之浩浩兮，造雲阪之濛濛。稅予駕其安止兮，終予去此其焉從。孰瘳瘳之在頸兮，謂累足之何傷。熏目而弗顧兮，惟盲者以爲常。孔訓之服膺兮，惡訐以爲直。辭婉變期巷遇兮，豈予言之未力。皇天之無私兮，鑒予情之靡他。甯保身之弗知兮，膺斧鑕之謂何。蒙出位之爲愆兮，信愚忠者蹈亟。苟聖明之有裨兮，雖九死其焉恤。亂曰：予年將中，歲月邁兮。深谷崆峒，逝息遊兮。飄然凌風，八極周兮。孰樂之同，不均憂兮。匪修名崇仁之求兮，出處時從天命何憂兮。

守儉弟歸日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庭有竹兮青青，上喬木兮鳥嚶嚶。妹之來兮，弟與偕行。竹青青兮，雨風鳥嚶嚶兮。西東弟之歸兮，兄誰與同。江雲闇兮，暑雨江波渺渺兮。愁予弟別，兄兮須臾，兄思弟兮何處。景翳翳兮桑榆，念重闈兮離居。路修遠兮崎嶇，沮風波兮江湖。山有洞兮，洞有雲，深林宵宵兮澗道曠。松落落兮葛纍纍，猿啾啾兮鶴怨羣。山之人兮不歸，山鬼晝嘯兮下上煙霏。風嫋嫋兮桂花落，草萋萋兮春日遲。葺予屋兮雲間，荒予圃兮溪之陽。驅虎豹兮無踐我

蒼，擾擥鹿兮無駭我場，解予綬兮鍾阜，委予佩兮江湄。往者不可追兮，歎鳳德之日衰。將  
沮溺其耦耕兮，孰接輿之避予。回予駕兮扶桑，鼓予柁兮滄浪。終攜汝兮空谷，採三秀兮  
徜徉。

祈雨辭

正德丙子  
南贛作

嗚呼！十日不雨兮，田且無禾；一月不雨兮，川且無波；一月不雨兮，民已為疴；再月不  
雨兮，民將柰何。小民無罪兮，天無咎民。撫巡失職兮，罪在予臣。嗚呼！盜賊兮為民大屯，天  
或罪此兮赫威降。嗔民則何罪兮，玉石俱焚。嗚呼！民則何罪兮，天何遽怒。油然興雲兮，雨  
茲下土。彼罪曷逋兮，哀此窮苦。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  
事告病歸越并楚遊作

遊牛峯寺四首

牛峯今改  
名浮峯。

洞門春靄蔽深松，飛磴纏空轉石峯。猛虎踞厓如出柙，斷螭蟠頂訝懸鐘。金城絳闕  
應無處，翠壁丹書尚有踪。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百二峯。巖犬吠人時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凌飈陟險  
真扶病，異日探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丹訣，春風蘿薛隔重重。

偶尋春寺入層峯，曾到渾疑是夢中。飛鳥去邊懸棧道，馮夷宿處有幽宮。溪雲晚度千巖雨，海月涼飄萬里風。夜擁蒼厓臥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

一臥禪房隔歲心，五峯煙月德猿吟。飛湍映樹懸蒼玉，香粉吹香落細金。翠壁年多霜蘚合，石牀春盡雨花深。勝遊過眼俱陳迹，珍重新題滿竹林。

又四絕句

翠壁看無厭，山池坐益清。深林落輕葉，不道是秋聲。

怪石有千窟，老松多半枝。清風灑巖洞，是我再來時。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卽三日，忽見巖頭碧樹紅。兩到浮峯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閒。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晴雪吹寒春事濃，江樓三月尙殘冬。青山暗逐回廊轉，碧海真成捷徑通。風暖簷牙雙燕劇，雲深簾幙萬花重。倚闌天北疑回首，想像丹梯下六龍。

山中立秋日偶書

風吹蟬聲亂，林臥鶯新秋。山池靜澄碧，暑氣亦已收。青峯出白雲，突兀成瓊樓。袒裼坐溪石，對之心悠悠。倏忽無定態，變化不可求。浩然發長嘯，忽起雙白鷗。

夜雨山翁家偶書

山空秋夜靜，月明松檜涼。沿溪步月色，溪影搖空蒼。山翁隔水語，酒熟呼我嘗。褰衣涉溪去，笑引開竹房。謙言值暮夜，盤飧百無將。露華明橘柚，摘獻冰盤香。洗盞對酬酢，浩歌入蒼茫。醉拂巖石臥，言歸遂相忘。

尋春

十里湖光放小舟，謾尋春事及西疇。江鷗意到忽飛去，野老情深只自留。日暮草香含雨氣，九峯晴色散溪流。吾儕是處皆行樂，何必蘭亭說舊遊？

西湖醉中謾書二首

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鳧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到，自有香風拂面來。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蒼峯抱層嶂，翠瀑繞雙溪。下有幽人宅，蘿深客到迷。

夜宿無相寺

春宵臥無相，月照五溪花。掬水洗雙眼，披雲看九華。巖頭金佛國，樹杪謫仙家。彷彿



聞笙鶴，青天落絳霞。

題四老圍棋圖

世外煙霞亦許時，至今風致後人思。卻懷劉項當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無相寺三首

老僧巖下屋，繞屋皆松竹。朝聞春鳥啼，夜伴巖虎宿。  
坐望九華碧，浮雲生曉寒。山靈應祕惜，不許俗人看。  
靜夜聞林雨，山靈似欲留。只愁梯石滑，不得到峯頭。

化城寺六首

化城高住萬山深，樓閣憑空上界侵。天外清秋度明月，人間微雨結浮陰。鉢龍降處雲生座，巖虎歸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夜堂燈火伴孤吟。

雲裏軒窗半上鉤，望中千里見江流。高林日出三更曉，幽谷風多六月秋。仙骨自憐何日化，塵緣翻覺此生浮。夜深忽起蓬萊興，飛上青天十二樓。

雲端鼓角落星斗，松頂袈裟散雨花。一百六峯開碧漢，八十四梯踏紫霞。山空仙骨葬金槲，春暖石芝抽玉芽。獨揮談塵拂煙霧，一笑天地真無涯。

化城天上寺，石磴八星躔。雲外開丹井，峯頭耕石田。月明猿聽偈，風靜鶴參禪。今日

揩雙眼，幽懷二十年。

僧屋煙霏外，山深絕世譁。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緇雲嵐雜，窗高峯影遮。林棲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突兀開穹閣，氤氳散曉鐘。飯遺黃稻粒，花發五釵松。金骨藏靈塔，神光照遠峯。微茫竟何是，老衲話遺踪。

李白祠二首

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舊徑，蘚合失殘碑。雲雨羅文藻，溪泉繫夢思。老僧殊未解，猶自索題詩。

謫仙棲隱地，千載尙高風。雲散九峯雨，巖飛百丈虹。寺僧傳舊事，詞客弔遺踪。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

雙峯

凌崖望雙峯，蒼茫竟何在。載拜西北風，爲我掃浮靄。

蓮花峯

夜靜涼颿發，輕雲散碧空。玉鉤掛新月，露出青芙蓉。

列仙峯

靈峭九萬丈，參差生曉寒。僊人招我去，揮手青雲端。

雲門峯

雲門出孤月，秋色坐蒼濤。夜久羣籟絕，獨照宮錦袍。

芙蓉閣二首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鞍。  
巖下雲萬重，洞口桃千樹。終歲無人來，惟許山僧住。

書梅竹小畫

寒倚春霄蒼玉杖，九華峯頂獨歸來。柯家草亭深雲裏，卻有梅花傍竹開。

山東詩六首

弘治甲子年起復，  
主試山東時作。

登泰山五首

曉登泰山道，行行入煙霏。陽光散巖壑，秋容淡相輝。雲梯掛青壁，仰見蛛絲微。長風吹海色，飄颻送天衣。峯頂動笙樂，青童兩相依。振衣將往從，凌雲忽高飛。揮手若相待，丹霞閃餘暉。凡軀無健羽，悵望未能歸。

二

天門何崔嵬，下見青雲浮。泱泱絕人世，迥豁高天秋。暝色從地起，夜宿天上樓。天雞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流。唐虞變楚漢，滅沒如風漚。藐矣鶴山僊，秦皇豈堪求。金砂費日月，頽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涼颼。相期廣成子，太虛顯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三

窮厓不可極，飛步凌煙虹。危泉瀉石道，空影垂雲松。千峯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巉削，傾側臨崆峒。失足墮煙霧，碎骨顛厓中。下愚竟難曉，摧折紛相從。吾方坐日觀，披雲笑天風。赤水問軒后，蒼梧叫重瞳。隱隱落天語，闐闐開玲瓏。去去勿復道，濁世將焉窮。

四

塵網苦羈縻，富貴眞露草。不如騎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太山望，洪濤隔縹緲。揚輝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遙見碧霞君，翩翩起員嶠。玉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浩。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指道。從此煉金砂，人閒跡如掃。

五

我才不救時，匡扶志空大。置我有無閒，緩急非所賴。孤坐萬峯顛，嗒然遺下塊。已矣復何求，至精諒斯在。澹泊非虛杳，灑脫無芥蒂。世人聞予言，不笑卽吁怪。吾亦不强語，惟

復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歐生誠楚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計尋丈，若夫泰山，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尙在青天之下乎，其已直出青天上。我欲倣擬試作泰山高，但恐培塿之見未能測識高大，筆底難具狀。扶輿磅薄元氣鍾，突兀半遮天地東。南衡北恆西秦華，俯視僂僂誰爭雄。人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解開鴻濛。繡壁丹梯，煙霏靄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巖積隱埋，中有遯世之流，龜潛雌伏，殄霞吸秀於其閒，往往怪譎多僂才。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疑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煙霧，須臾滂沱徧九垓。古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雨，玉檢金函無不爲，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飄蕩，豈復有遺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峯。魯郊獲麟，岐陽會鳳，明堂旣毀，闕宮興頌，宣尼曳杖，逍遙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羣巒拱揖如相送，俯仰宇宙千載相望，墮山喬嶽尙被其光，峻極配天，無敢頡頏。嗟予瞻眺門牆外，何能彷彿窺室堂。也來攀附攝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拜占末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半壁回首，此身不覺已在東斗傍。

京師詩八首

弘治乙丑年改除

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我愛龍泉寺，寺僧頗疎野。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一夕別山雲，三年走車馬。媿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諸弟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寄舅

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惱情懷，光陰不相待。借問同輩中，鄉鄰幾人在。從今且爲樂，舊事無勞悔。

送人東歸

五洩佳山水，平生思一遊。送子東歸省，尊鱸況復秋。幽探須及壯，世事苦悠悠。來歲春風裏，長安憶故邱。

寄西湖友

予有西湖夢，西湖亦夢予。三年成闊別，近事竟何如？況有諸賢在，他時終卜廬。但恐吾歸日，君還軒冕拘。

贈陽伯

陽伯卽伯陽，伯陽竟安在。大道卽人心，萬古未嘗改。長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繆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故山

鑑水終年碧，雲山盡日閑。故山不可到，幽夢每相關。霧豹言長隱，雲龍欲共攀。緣知丹壑意，未勝紫宸班。

憶鑑湖友

長見人來說，扁舟每獨遊。春風梅市晚，月色鑑湖秋。空有煙霞好，猶爲塵世留。自今當勇往，先與報江鷗。

獄中詩十四首

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  
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天寒歲云暮，冰雪關河迥。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我心

良匪石，鉅爲戚欣動。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匡窮猶可陟，水深猶可泳。焉知非日月，胡爲亂子衷。深谷自透迤，煙霞日悠永。匡時在賢達，歸哉盍耕墉。

有室七章

有室如篋，周之崇墉。室如穴處，無秋無冬。  
耿彼屋漏，天光入之。瞻彼日月，何磋及之。  
倏晦倏明，淒其以風。倏雨倏雪，當晝而蒙。  
夜何其矣，靡星靡粲。豈無白日，寤寐永嘆。  
心之憂矣，匪家匪室。或其啓矣，殞予匪恤。  
氤氳其埃，日之光矣。淵淵其鼓，明既昌矣。  
朝既式矣，日既夕矣。悠悠我思，曷其極矣。

讀易

囚居亦何事，省愆懼安飽。瞑坐玩羲易，洗心見微奧。乃知先天翁，畫畫有至教。包蒙戒爲寇，童牯事宜早。蹇蹇匪爲節，兢兢未違道。遜四獲我心，蠱上庸自保。俛仰天地閒，觸目俱浩浩。簞瓢有餘樂，此意良匪矯。幽哉陽明麓，可以忘吾老。

歲暮



兀坐經旬成木石，忽驚歲暮還思鄉。高簷白日不到地，深夜黠鼠時登牀。峯頭霽雪開草閣，瀑下古松閒石房。溪鶴洞猿爾無恙，春江歸棹吾相將。

見月

屋罅見明月，還見地上霜。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匪爲嚴霜苦，悲此明月光。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胡爲此幽室，奄忽踰飛揚。逝者不可及，來者猶可望。盈虛有天運，嘆息何能忘。

天涯歲暮冰霜結，永巷人稀罔象遊。長夜星辰瞻閣道，曉天鐘鼓隔雲樓。思家有淚仍多病，報主無能合遠投。留得昇平雙眼在，且應篋笠臥滄洲。

屋罅月

幽室不知年，夜長晝苦短。但見屋罅月，清光自虧滿。佳人宴清夜，繁絲激哀管。朱閣出浮雲，高歌正凄婉。甯知幽室婦，中夜獨愁嘆。良人事遊俠，經歲去不返。來歸在何時，年華忽將晚。蕭條念宗祀，淚下長如霰。

別友獄中

居常念朋舊，簿領成闊絕。嗟我二三友，胡然此簪盍。累累囹圄閒，講誦未能輟。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悅。所恨精誠眇，尙口徒自蹶。天王本明聖，旋已但中熱。行藏未可期，

明當與君別。願言無詭隨。努力從前哲。

赴謫詩五十五首

正德丁卯年赴謫

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去國心已恫，別子意彌惻。伊邇怨昕夕，況茲萬里隔。戀戀岐路閒，執手何能默。子有昆弟居，而我遠親側。回思菽水懽，羨子何由得。知子念我深，夙夜敢忘惕。良心忠信資，蠻貊非我戚。

北風春尙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宿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閒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嗟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聞子賦茆屋，來歸在何年。素居閒楚越，連峯鬱參天。緬懷巖中隱，磴道窮扳緣。江雲動蒼壁，山月流澄川。朝採石上芝，暮漱松閒泉。鵝湖有前約，鹿洞多遺編。寄子春鴻書，待我秋江船。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

詠以答之

君莫歌九章，歌以傷我心。微言破寥寂，重以離別吟。別離悲尙淺，言微感逾深。五缶易諧俗，誰辯黃鐘音。

其二

君莫歌五詩，歌之增離憂。豈無良朋侶，洵樂相遨遊。譬彼桃與李，不爲倉困謀。君莫忘五詩，忘之我焉求。

其三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綫。後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予不量力，跛蹙期致遠。屢興還屢仆，喘息幾不免。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力爭毫釐閒，萬里或可勉。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

其四

此心還此理，甯論已與人。千古一嘘吸，誰爲歎離羣。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勵，無爲俗所分。但使心無閒，萬里如相親。不見宴遊交，徵逐胥以淪。

其五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旣聞命。如何圖中土，空谷以爲靜。

其六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與窮。

其七

憶與美人別，贈我青琅函。受之不敢發，焚香始開緘。諷誦意彌遠，期我濂洛間。道遠恐莫致，庶幾終不慚。

其八

憶與美人別，惠我雲錦裳。錦裳不足貴，遺我冰雪腸。寸腸亦何遺，誓言終不渝。珍重美人意，深秋以爲期。

南遊三首

元明與予有衡嶽羅浮之期賦南遊申約也

南遊何迢迢，蒼山亦南馳。如何衡陽雁，不見燕臺書。莫歌澧浦曲，莫弔湘君祠。蒼梧煙雨絕，從誰問九疑。

其二

九疑不可問，羅浮如可攀。遙拜羅浮雲，莫以雙瓊環。渺渺洞庭波，東逝何時還。生人

不努力，草木同衰殘。

其三

洞庭何渺茫，衡嶽何崔嵬。風飄迴雁雪，美人歸未歸？我有紫瑜珮，留掛芙蓉臺。下有蛟龍峽，往往興雲雷。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憶昔與君約，玩易探玄微。君行赴西嶽，經年始來歸。方將事窮索，忽復當遠辭。相去萬里餘，後會安可期。問我長生訣，惑也吾誰欺。盈虧消息閒，至哉天地機。聖狂天淵隔，失得分毫釐。

其二

毫釐何所辯？惟在公與私。公私何所辯？天動與人爲。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願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無爲氣所役，毋爲物所疑。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吟咏有性情，喪志非所宜。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

其三

柴墟吾所愛，春陽溢鬢眉。白巖吾所愛，愼默長如愚。二君廊廟器，予亦山泉姿。度量較齒德，長者皆吾師。置我五人末，庶亦忘崇卑。迢迢萬里別，心事兩不疑。北風送南雁，慰

我長相思。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歎焉。是以賦也。

一日復一日。去子日以遠。惠我金石言。沈鬱未能展。人生各有際。道誼尤所眷。嘗嗷兒女悲。憂來仍不免。緬懷滄洲期。聊以慰遲晚。

其二

遲晚不足歎。人命各有常。相去忽萬里。河山鬱蒼蒼。中夜不能寐。起視江月光。中情良自抑。美人難自忘。

其三

美人隔江水。彷彿若可覩。風吹蒹葭雪。飄蕩知何處。美人有瑤瑟。清奏含太古。高樓明月夜。惆悵爲誰鼓。

夢興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紀以詩三首。

夢興故人語。語我以相思。纔爲旬日別。宛若三秋期。令弟坐我側。屈指如有爲。須臾湛君至。崔子行相隨。肴醕旋羅列。語笑如平時。縱言及微奧。會意忘其辭。覺來復何有。起坐空嗟咨。

其一

起坐憶所夢，默遡猶歷歷。初談自有形，繼論入無極。無極生往來，往來萬化出。萬化無停機，往來何時息。來者胡爲信，往者胡爲屈。微哉屈信閒，子午當其屈。非子盡精微，此理誰與測。何當衡廬閒，相攜玩羲易。

其三

衡廬曾有約，相攜尙無時。去事多翻覆，來蹤豈前知。斜月滿虛牖，樹影何參差。林風正蕭瑟，驚鷓無甯枝。邈彼二三子，怒焉勞我思。

因雨和杜韻

晚堂疎雨暗柴門，忽入殘荷瀉石盆。萬里滄江生白髮，幾人燈火坐黃昏。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尙存。卻憶故園耕釣處，短簑笛下江村。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閒。已分天涯成死別，甯知意外得生還。投荒自識君恩遠，多病心便吏事閒。攜汝耕樵應有日，好移茅屋傍雲山。

南屏

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

臥病靜慈寫懷

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  
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閒月色遲。  
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漪。  
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繫遠思。

移居勝果寺二首

江上俱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  
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暑來。  
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  
富春咫尺煙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病餘巖閣坐，曛異景相新得未聞。  
日脚倒明千頃霧，雨聲高度萬峯雲。  
越山陣水當吳嶠，江月隨潮上海門。  
便欲攜書從此老，不教猿鶴更移文。

憶別

憶別江干風雪陰，艱難歲月兩侵尋。  
重看骨肉情何限，況復斯文約舊深。  
賢聖可期先立志，塵凡未脫謾言心。  
移家便住煙霞壑，綠水青山長對吟。

泛海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  
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  
溪流九曲



初詣路，精舍千年始及門。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山行風雪瘦能當，會喜江花照野航。本與宦途成懶散，頗因詩景受閑忙。鄉心草色春同遠，客鬢松梢晚更蒼。料得煙霞終有分，未須連夜夢溪堂。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憶昨東歸亭下路，數峯簫管隔秋雲。肩輿欲到妨多事，鼓枻重事會有云。春夜絕憐燈節近，溪聲最好月中聞。行藏無用君平卜，請看沙邊鷗鷺羣。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樓臺燈火水西東，簫鼓星橋渡碧空。何處忽談塵世外，百年惟此月明中。客途孤寂渾常事，遠地相求見古風。別後新詩如不惜，衡南今亦有飛鴻。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只舊青。白拂挂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悵望沙頭成久坐，江洲春樹何青青。煙霞故國虛夢想，風雨客途真慣經。白壁屢投終自信，朱絃一絕好誰聽。扁舟心事滄浪舊，從與漁人笑櫓醒。

過分宜望鈴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裡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雜詩三首

危棧斷我前，猛虎尾我後。倒崖落我左，絕壑臨我右。我足復荆榛，雨雪更紛驟。邈然思古人，無悶聊自有。無悶雖足珍，警惕忘爾守。君觀真宰意，匪薄亦良厚。

其二

青山清我目，流水靜我耳。琴瑟在我御，經書滿我几。措足踐坦道，悅心有妙理。頑冥非所懲，賢達何靡靡。乾乾懷往訓，敢忘惜分晷。悠哉天地內，不知老將至。

其三

羊腸亦坦道，太虛何陰晴。燈窗玩古易，欣然獲我情。起舞還再拜，聖訓垂明明。拜舞詎踰節，頓忘樂所形。斂衽復端坐，玄思窺沈冥。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陽精。沖漠際無極，列宿羅青冥。夜深向晦息，始聞風雨聲。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卻笑韓公亦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儘嶙峋。  
持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夜宿宣風館

山石崎嶇古轍痕，沙溪馬渡水猶渾。夕陽歸鳥投深麓，煙火行人望遠村。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越南冀北俱千里，正恐春愁入夜魂。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蹏。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洲寺次韻

風雨偏從險道嘗，深泥沒馬陷車箱。虛傳鳥路通巴蜀，豈必羊腸在太行。遠渡漸看連暝色，晚霞會喜見朝陽。水南昏黑投僧寺，還理羲編坐夜長。

長沙答周生

旅倦憩江觀，病齒廢談誦。之子特相求，禮殫意彌重。自言絕學餘，有志莫與共。手持一編書，披歷見肝衷。近希小范蹤，遠爲賈生慟。兵符及射藝，方技靡不綜。我方懲創後，見之色亦動。子誠仁者心，所言亦屢中。願子且求志，蘊蓄事涵泳。孔聖固遑遑，與黠樂歸詠。回也王佐才，閉戶避鄰閔。知子信美才，大構中梁棟。未當匠石求，滋植務培壅。愧子勤綵意，何以相規諷。養心在寡欲，操存捨卽縱。嶽麓何森森，遺址自南宋。江山足游息，賢迹尙堪踵。何當謝病來，士氣多沈勇。

陟洲于邁嶽麓是遵仰止先哲因懷友生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客行長沙道，山川鬱稠繆。西探指嶽麓，凌晨渡湘流。踰岡復陟巘，弔古還尋幽。林壑有餘采，昔賢此藏修。我來實仰止，匪伊事盤遊。衡雲開曉望，洞野浮春洲。懷我二三友，伐木增離憂。何當此來聚，道誼日相求。

其二

林閒憩白石，好風亦時來。春陽熙百物，欣然得予懷。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當年靡童冠，曠代登堂階。高情詎今昔，物色遺吾儕。顧謂二三子，取瑟爲我諧。我彈爾爲歌，爾舞我與偕。吾道有至樂，富資眞浮埃。若時乘大化，勿愧點與回。陟岡採松柏，將以遺所思。

勿採松柏枝，兩賢昔所依。緣峯踐臺石，將以望所期。勿踐臺上石，兩賢昔所躋。兩賢去邈矣，我友何相違。吾斯未能信，役役空爾疲。胡不此簪盍，麗澤相遨嬉。渴飲松下泉，飢殮石上芝。偃仰絕餘念，遷客難久稽。洞庭春浪闊，浮雲隔九疑。江洲滿芳草，目極令人悲。已矣從此去，奚必茲山爲。戀繫乃從欲，安土惟隨時。晚聞冀有得，此外吾何知。

### 遊嶽麓書事

醴陵西來涉湘水，信宿江城沮風雨。不獨病齒畏風濕，泥潦侵途絕行旅。人言嶽麓最形勝，隔水溟濛隱雲霧。趙侯需晴邀我遊，故人徐陳各傳語。周生好事屢來速，森森雨脚何由住。曉來陰翳稍拉拂，便攜周生涉江去。戒令休遣府中知，徒爾勞人更妨務。橘洲僧寺浮江流，鳴鐘出延立沙際。停橈一至答其情，三洲連緜亦佳處。行雲散漫浮日色，是時峯巒益開霽。亂流蕩槳濟條忽，繫檝江邊老檀樹。岸行里許入麓口，周生道予勤指顧。柳蹊梅隄存彷彿，道林林壑獨如故。赤沙想像虛田中，西嶼傾頽今塚墓。道鄉荒趾留突兀，赫曦遠望石如鼓。殿堂釋菜禮從宜，下拜朱張息游地。鑿石開山面勢改，雙峯闢闕見江渚。聞是吳君所規畫，此舉良是反遭忌。九仞誰虧一簣功，歎息遺基獨延佇。浮屠觀閣摩青霄，盤據名區徧寰宇。其徒素爲儒所擯，以此方之反多愧。愛禮思存告朔羊，況此實作匪文具。人云趙侯意頗深，隱忍調停旋修舉。昨來風雨破棟脊，方遣圯人補殘敝。予聞

此語心稍慰，野人蔬蕨亦羅置。欣然一酌纔舉杯，津夫走報郡侯至。此行隱跡何由聞，遣騎候訪自吾寓。潛來鄙意正爲此，倉率行庖益勞費。整冠出迓見兩蓋，乃知王君亦同御。肴羞層疊絲竹繁，避席興辭懇莫拒。多儀劣薄非所承，樂闋觴周日將暮。黃堂吏散君請先，病夫沾醉須少憩。入舟瞑色漸微茫，卻喜順流還易渡。嚴城燈火人已稀，小巷曲折忘歸路。僊宮酣倦成熟寐，曉聞簷聲復如注。昨遊偶遂實天假，信知行樂皆有數。涉躐差償夙好心，尙有名山敢多慕。齒角盈虧分則然，行李雖淹吾不惡。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詰朝車度謁，玄居宿齋沐。積霖喜新霽，風日散清燠。蘭橈渡芳渚，半涉見水陸。溪山儼新宇，雷雨荒大麓。皇皇絃誦區，斯文昔炳郁。興廢尙屯疑，使我懷悱懊。近聞牧守賢，經營亟乘屋。方舟爲予來，飛蓋遙肅肅。花絮媚晚筵，韶景正柔淑。浴沂諒同情，及茲授春服。令德倡高祠，混珠愧魚目。努力崇修名，迂疎自巖谷。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掛席下長沙，瞬息百餘里。舟人共揚眉，予獨憂其駛。日暮入沅江，抵石舟果圯。補敝詰朝發，衝風遂齟齬。暝泊後江湖，蕭條旁魯壘。月黑波濤驚，蛟鼉互睥睨。翼午風益厲，狼狽收斷汜。天心數里閒，三日但遙指。甚雨迅雷電，作勢殊未已。溟溟雲霧中，四望渺涯涘。

篙槳不得施，丁夫盡嗟謫。淋漓念同胞，吾甯忍暴使。餽粥且傾橐，苦甘吾與爾。衆意在必濟，糧絕亦均死。憑陵向高浪，吾亦詎容止。虎怒安可撓，志同稍足倚。且令並岸行，試涉湖濱。汎收舵幸無事，風雨亦浸弛。遂巡緣汎湄，迤漚就風勢。新漲翼回湍，倏忽逝如矢。夜入武陽江，漁村穩堪艤。糴市謀晚炊，且爲衆人喜。江醪信漓濁，聊復盪胸滓。濟險在需時，微倖豈常理。爾輩勿輕生，偶然非可恃。

### 去婦歎五首

楚人有閒於新娶而去其婦者。其婦無所歸，去之山間。獨居懷捲不忘，終無他適。予聞其事而悲之，爲作去婦歎。

委身奉箕箒，中道成棄捐。蒼蠅聞白璧，君心亦何愆。獨嗟貧家女，素質難爲妍。命薄良自喟，敢忘君子賢。春華不再豔，頽魄無重圓。新歡莫終恃，令儀慎周還。

依違出門去，欲行復遲遲。鄰嫗盡出別，強語含辛悲。陋質容有繆，放逐理則宜。姑老籍相慰，缺乏多所資。妾行長已矣，會面當無時。

妾命如草芥，君身比琅玕。柰何以妾故，廢食懷憤冤。無爲傷姑意，燕爾且爲歡。中廚存宿旨，爲姑儻朝飧。畜育意干緒，倉卒徒悲酸。伊邇望門屏，盍從新人言。夫意已如此，妾還當誰顏。

去矣勿復道，已去還躊躕。雞鳴尙聞響，犬戀猶相隨。感此摧肝肺，淚下不可揮。岡回

行漸遠，日落羣鳥飛。羣鳥各有託，孤妾去何之。

空谷多淒風，樹木何瀟森。浣衣澗冰合，探苔山雪深。離居寄巖穴，憂思託鳴琴。朝彈別鶴操，暮彈孤鴻吟。彈苦思彌切，蟻吮隔雲岑。君聰甚明哲，何因聞此音。

羅舊驛

客行日日萬峯頭，山水南來亦勝遊。市谷鳥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蠻煙喜過青楊瘴，鄉思愁經芳杜洲。身在夜郎家萬里，五雲天北是神州。

沅水驛

辰陽南望接沅州，碧樹林中古驛樓。遠客日憐風土異，空山惟見瘴雲浮。耶溪有信從誰問，楚水無情只自流。卻幸此身如野鶴，人間隨地可淹留。

鐘鼓洞

見說水南多異迹，巖頭時有鼓鐘聲。空遺石壁千年在，未信金砂九轉成。遠地星辰瞻北極，春山明月坐更深。年來夷險還忘卻，始信羊腸路亦平。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山城寥落閉黃昏，燈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獨便吾職易，窮途還賴此心存。蠻煙瘴霧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論。畎畝投閑終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



清平衛卽事

積雨山途喜乍晴，煖雲浮動水花明。故園日與青春遠，敵緼涼思白苧輕。煙際卉衣  
窺絕棧，時土苗方仇殺。峯頭戍角隱孤城。華夷節制嚴冠履，漫說殊方列省卿。

興隆衛書壁

山城高下見樓臺，野戍參差暮角催。貴竹路從峯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  
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屢題還屢擲，衡南那有鴈飛回。

七盤

鳥道縈紆下七盤，古藤蒼木峽聲寒。境多奇絕非吾土，時可淹留是謫官。猶記邊峯  
傳羽檄，近聞苗俗化衣冠。投簪實有居夷志，垂白難承菽水懽。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  
嚮朝湍，深林凝暮色。羣獠環聚訊，語龐意頗質。鹿豕且同遊，茲類猶人屬。污樽映瓦豆，盡  
醉不知夕。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迹。

始得東洞遂改爲陽明小洞天三首

古洞闕荒僻，虛設疑相待。披萊歷風磴，移居快幽壑。營炊就巖竇，放榻依石壘。穹室

旋薰塞，夷坎仍灑埽。卷帙漫堆列，樽壺動光彩。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豈不桑梓懷，素位聊無悔。

童僕自相語，洞居頗不惡。人力免結構，天巧謝雕鑿。清泉傍廚落，翠霧還成幕。我輩日嬉偃，主人自愉樂。雖無檠戟榮，且遠塵囂聒。但恐霜雪凝，雲深衣絮薄。

我聞筦爾笑，周慮愧爾言。上古處巢窟，抔飲皆汗樽。迤極陽內伏，石穴多冬暄。豹隱文始澤，龍蟄身乃存。豈無數尺棖，輕裘吾不溫。邈矣筆瓢子，此心期與論。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謫居屢在陳，從者有愠見。山荒聊可田，錢罇還易辦。夷俗多火耕，倣習亦頗便。及茲春未深，數畝猶足佃。豈徒實口腹，且以理荒宴。遺穗及鳥雀，貧寡發餘羨。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

觀稼

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蕓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卽是參贊功，毋爲輕稼穡。

採蕨

採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頽陽不可回。南歸

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

猗猗

猗猗澗邊竹，青青巖畔松。直榦歷冰雪，密葉留清風。自期永相託，雲壑無違蹤。如何兩分植，憔悴歎西東。人事多翻覆，有如道上蓬。惟應歲寒意，隨處還當同。

南溟

南溟有瑞鳥，東海有靈禽。飛遊集上苑，結侶珍樹林。願言節羽儀，共舞簫韶音。風雲忽中變，一失難相尋。瑞鳥既遭縻，靈禽投荒岑。天衢雨雪積，江漢虞羅侵。哀哀鳴索侶，病翼飛未任。羣鳥亦千百，誰當會其心。南嶽有竹實，丹溜青松陰。何時共棲息，永託雲泉深。

溪水

溪石何落落，溪水何冷冷。坐石弄溪水，欣然濯我纓。溪水清見底，照我白髮生。年華若流水，一去無回停。悠悠百年內，吾道終何成。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聊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薙林條，小構自成趣。開牕入遠峯，架扉出深樹。墟寨

俯逶迤，竹木互蒙翳。畦蔬稍溉鋤，花藥頗雜蒔。宴適豈專予，來者得同憩。輪奐非致美，毋令易傾敝。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園。低簷避松偃，疎土行竹根。勿翦牆下棘，束列因可藩。莫插林閒蘿，蒙籠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道固斯存。

諸生來

簡滯動罹咎，廢幽得幸免。夷居雖異俗，野朴意所眷。思親獨疚心，疾憂庸自遣。門生頗羣集，樽罍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復懷覩。林行或沿澗，洞遊還陟巘。月榭坐鳴琴，雲牕臥披卷。澹泊生道真，曠達匪荒宴。豈必鹿門栖，自得乃高踐。

西園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躡。蕪草稍焚薙，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息重陰，舊書漫披閱。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閒月。起來步閒謠，晚酌簷下設。盡醉卽草鋪，忘與鄰翁別。

水濱洞

送遠憩岨谷，濯纓俯清流。沿溪涉危石，曲洞藏深幽。花靜馥常闕，溜暗光亦浮。平生

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好鳥忽雙下儻魚亦羣遊坐久塵慮息澹然與道謀。

山石

山石猶有理，山木猶有枝。人生非木石，別久甯無思。愁來步前庭，仰視行雲馳。行雲隨長風，飄飄去何之。行雲有時定，遊子無還期。高梁始歸燕，題鴉已先悲。有生豈不苦，逝者長若斯。已矣復何事，商山行采芝。

無寐二首

煙燈暖無寐，憂思坐長往。寒風振喬林，葉落聞臆響。起窺庭月光，山空遊罔象。懷人阻積雪，崖冰幾千丈。

其二

窮厓多雜樹，上與青冥連。穿雲下飛瀑，誰能識其源。但聞清猿嘯，時見皓鶴翻。中有避世士，冥寂栖其巔。繫予亦同調，路絕難攀緣。

諸生夜坐

適居澹虛寂，眇然懷同遊。日入山氣夕，孤亭俯平疇。草際見數騎，取徑如相求。漸近識顏面，隔樹停鳴騶。投轡鴈鷺進，攜榼各有羞。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復散帙，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閒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

緬懷風沂興，千載相爲謀。

艾草次胡少參韻

艾草莫艾蘭，蘭有芬芳姿。況生幽谷底，不礙君稻畦。艾芝亦何益，徒令香氣衰。荆棘生滿道，出刺傷人肌。持刀忌觸手，睨視不敢揮。艾草須艾棘，勿爲棘所欺。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鳳雛生高厓，風雨擢其翼。養疴深林中，百鳥驚辟易。虞人視爲妖，舉網爭彈弋。此本王者瑞，惜哉誰能識。吾方哀其窮，胡忍復相亟。鷗臬據叢林，驅鳥恣搏食。嗟爾獨何心，臯鳳如白黑。

鸚鵡和胡韻

鸚鵡生隴西，羣飛恣鳴遊。何意虞羅及，充貢來中州。金縑縻華屋，雲泉謝林丘。能言實階禍，吞聲亦何求。主人有隱寇，竊發聞其謀。感君惠養德，一語思所酬。懼君不見殺，身反爲尤。

諸生

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里來，三宿便辭去。有琴不肯彈，有酒不肯御。遠陟見深情，甯予有弗顧。洞雲還自栖，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

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茆堂好同住。

遊來僊洞早發道中

霜風清木葉，秋意生蕭疎。衝星策曉騎，幽事將有徂。股蟲亂飛擲，道狹草露濡。傾暑特晨發，征夫已先途。淅米石閒溜，炊火巖中廬。煙峯上初日，林鳥相嚶呼。意欣物情適，戰勝癯色腴。行樂信宇宙，富貴非吾圖。

別友

幽尋意方結，柰此世累牽。浚晨驅馬別，持杯且爲傳。相求苦非遠，山路多風煙。所貴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去矣崇令德，吾亦行歸田。

贈黃太守澍

歲宴鄉思切，客久親舊疎。臥疴閉空院，忽來故人車。入門辯眉宇，喜定還驚吁。遠行亦安適，符竹膺新除。荒郡號難理，況茲征索餘。君才素通敏，窘劇宜有紓。蠻鄉雖瘴毒，逐客猶安居。經濟非復事，時還理殘書。山泉足遊憩，鹿麋能友予。澹然穹壤內，容膝皆吾廬。惟營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寄友用韻

懷人坐沈夜，帷燈曖幽光。耿耿積煩緒，忽忽如有忘。立景逝不處，朱炎化微涼。相彼谷中葛，重陰殞衰黃。感此遊客子，經年未還鄉。伊人不在目，絲竹徒滿堂。天深鴈書杳，夢短關塞長。情好矢無斃，願言覲終償。惠我金石編，徽音激宮商。馳輝不可卽，式爾增予傷。馨香襲肝膂，聊用中心藏。

秋夜

樹暝栖翼喧，螢飛夜堂靜。遙穹出晴月，低簷入峯影。窅然坐幽獨，怵爾抱深警。年徂道無聞，心違跡未屏。蕭瑟中林秋，雲凝松桂冷。山泉豈無適，離人懷故境。安得駕雲鴻，高飛越南景。

採薪二首

朝採山上荆，暮採谷中栗。深谷多淒風，霜露霑衣濕。採薪勿辭辛，昨來斷薪拾。晚歸陰壑底，抱甕還自汲。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尺。徘徊不忍揮，俯略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可以相天子，衆穉詎足識。

龍岡謾興五首

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春山卉服



時相問，雪塞藍輿每獨遊。擬把梨鋤從許子，謾將絃誦止言游。

旅況蕭條寄草堂，虛簷落日自生涼。芳春已共煙花盡，孟夏俄驚草木長。絕壁千尋凌杳靄，深厓六月宿冰霜。人間不有宣尼叟，誰信申棖未是剛。

路僻官卑病益閒，空林惟聽鳥閒關。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樂，桑閒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歸與吾道在滄浪，顏氏何曾擊柝忙。枉尺已非賢者事，斲輪徒有古人方。白雲晚憶歸巖洞，蒼蘚春應徧石牀。寄語峯頭雙白鶴，野夫終不久龍場。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野夫病臥成踈懶，書卷長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擬投醫肆，虛席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

老檜

老檜斜生古驛傍，客來繫馬解衣裳。託根非所還憐汝，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存節概，刮摩聊爾見文章。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從渠拂漢蒼。

卻巫

臥病空山無藥石，相傳土俗事神巫。吾行久矣將焉禱，衆議紛然反見迂。積習片言容未解，輿情三月或應孚。也知伯有能爲厲，自笑孫僑非丈夫。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僊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鶻鴛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卻萬山中。

南霽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遺恨，南入如生定有爲。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林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煙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瞳瞳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回驛路，青崖缺處見人家。徧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天涯久客歲侵尋，茆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爲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闈應念一身遙。

去年今日臥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閣道馬蹏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尙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爲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賒，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白雲堂

白雲僧舍市橋東，別院迴廊小徑通。歲古簷松存獨幹，春還庭竹發新叢。晴牕暗映羣峯雪，清梵長飄高閣風。遷客從來甘寂寞，青鞋時過月明中。

來僊洞

古洞春寒客到稀，綠苔荒徑草霏霏。書懸絕壁留僧偈，花發層蘿繡佛衣。壺榼遠從童冠集，杖藜隨處宦情微。石門遙鎖陽明鶴，應笑山人久不歸。

木閣道中雪

瘦馬支離緣絕壁，連峯窅窅入層雲。山村樹暝驚鴉陣，澗道雪深逢鹿羣。凍合衡茅炊火斷，望迷孤戍暮笳聞。正思講席諸賢在，絳蠟清醅坐夜分。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林開暮雪定歸鴉，山外鈴聲報使車。玉盞春光傳柏葉，夜堂銀燭亂簷花。蕭條音信愁邊鴈，迢遞關河夢裏家。何日扁舟還舊隱，一簑江上把魚叉。

寒威入夜益廉纖，酒甕爐牀亦戒嚴。久客漸憐衣有結，蠻居長歎食無鹽。飢豺正爾羣當路，凍雀從渠自宿簷。陰極陽回知不遠，蘭芽行見發春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雙闕鐘聲起萬鴉，禁城月色滿朝車。竟誰詩詠東曹檜，正憶梅開西寺花。此日天涯傷逐客，何年江上卻還家。曾無一字堪驅使，謾有虛名擬八叉。

潤草巖花欲鬪纖，溪風林雪故爭嚴。連岐盡說還宜麥，賚海何曾見作鹽。路斷甍憐無過客，病餘兼喜曝晴簷。謫居亦自多清絕，門外羣峯玉筍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城裏夕陽城外雪，相將十里異陰晴。也知造物曾何意，底是人心苦未平。柏府樓臺銜倒影，茆茨松竹瀉寒聲。布衾莫謾愁僵臥，積素還多達曙明。

元夕木閣山火

荒村燈夕偶逢晴，野燒峯頭處處明。內苑但知熬作嶺，九門空說火爲城。天應爲我開奇觀，地有茲山不世情。卻恐炎威被松柏，休教玉石遂同頽。

夜宿汪氏園

小閣藏身一斗方，夜深虛白自生光。梁閒來下徐生榻，座上慚無荀令香。驛樹雨聲翻屋瓦，龍池月色浸書牀。他年貴竹傳遺事，應說陽明舊草堂。

春行

冬盡西歸滿山雪，春初復來花滿山。白鷗亂浴清溪上，黃鳥雙飛綠樹閒。物色變遷隨轉眼，人生豈得長朱顏。好將吾道從吾黨，歸把漁竿東海灣。

村南

花事紛紛春欲酣，杖藜隨步過村南。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穉犬吠人依密樅，閒鳧照影立晴潭。偶逢江客傳鄉信，歸臥楓堂夢石龕。

山途二首

上山見日下山陰，陰欲開時日欲沈。晚景無多傷遠道，朝陽莫更沮雲岑。人歸暝市分漁火，客舍空林依暮禽。世事驗來還自領，古人先已得吾心。

南北驅馳任板輿，謫鄉何地是安居。家家細雨殘燈後，處處荒原野燒餘。江樹欲迷遊子望，朔雲長斷故人書。茂陵多病終蕭散，何事相如賦子虛。

白雲

白雲冉冉出晴峯，客路無心處處逢。已逐肩輿度青壁，還隨孤鶴下蒼松。此身愧爾長多繫，他日從龍謾託踪。斷鷺殘鴉飛欲盡，故山回首意重重。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休疑遷客迹全貧，猶有沙鷗日見親。勲業已辭滄海夢，煙花多負故園春。百年長恐終無補，萬里甯期尚得身。念我不勞傷鬢雪，知君亦欲拂衣塵。

寄徐掌教

徐禪今安在，空梁榻久懸。北門傾蓋日，東魯校文年。歲月成超忽，風雲易變遷。新詩勞寄我，不愧鳥鳴篇。

書庭蕉

簷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但得雨聲連夜靜，不妨月色半牀陰。新詩舊葉題將滿，老芰疎梧根共深。莫笑鄭人談訟鹿，至今醒夢兩難尋。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世味知公最飽諳，百年清德亦何慚。柏臺藩省官非左，江漢滇池道益南。絕域煙花憐我遠，今宵風月好誰談。交遊若問居夷事，爲說山泉頗自堪。

南庵次韻二首

隔水樵漁亦幾家，緣岡石路入溪斜。松林晚映千峯雨，楓葉秋連萬樹霞。漸覺形骸逃物外，未妨遊樂在天涯。頻來不用勞僧榻，已僭汀鷗一席沙。

斜日江波動客衣，水南深竹見巖扉。漁人收網舟初集，野老忘機坐未歸。漸覺雲間栖翼亂，愁看天北暮雲飛。年年歲晚長爲客，閒殺西湖舊釣磯。

觀傀儡次韻

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巖寺藏春長不夏，江花映日豔於桃。山陰入戶川光暮，林影浮空暑氣高。樹老豈能

知歲月；溪清真可鑑秋毫。但逢佳景須行樂，莫遣風霜著鬢毛。

卽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搖落休教感客途，南來秋興未全孤。肝腸已自成金石，齒髮從渠變柳蒲。傾倒酒懷金谷罰，逼真詞格輞川圖。謫鄉莫道貧消骨，猶有新詩了舊逋。

此身未擬泣窮途，隨處翻飛野鶴孤。霜冷幾枝存晚菊，溪春兩度見新蒲。荆西寇盜紆籌策，湘北流移入畫圖。莫怪當筵倍淒切，誅求滿地促官逋。

贈劉侍御二首

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難，正閣下受用處也。知之則處此當自別。病筆不能多及，然其餘亦無足言者。聊次韻某頓首劉侍御大人契長。

相送溪橋未隔年，相逢又過小春天。憂時敢負君臣義，念別羞爲兒女憐。道自升沈甯有定，心存氣節不無偏。知君已得虛舟意，隨處風波只晏然。

夜寒

簷際重陰覆夜寒，石爐松火坐更殘。窮荒正訝鄉書絕，險路仍愁歸夢難。僊侶春風懷越嶠，釣船明月負嚴灘。未因謫宦傷憔悴，客鬢羞羞鏡裏看。

冬至



客牀無寐聽潛雷，珍重初陽夜半回。天地未嘗生意息，冰霜不耐鬢毛催。春添衮綫誰能補，歲晚心丹自動灰。料得重闈強健在，早看消息報臆梅。

春日花閒偶集示門生

閒來聊與二三子，單夾初成行暮春。改課講題非我事，研幾悟道是何人。階前細草雨還碧，簷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實學，毫釐須遣認教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貴陽東望楚山平，無奈天涯又送行。杯酒豫期傾蓋日，封書煩慰倚門情。心馳魏闕星辰迥，路遠鄉山草木榮。京國交游零落盡，空將秋月寄猿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滯相如。籬邊竹筍青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蕢有心還擊磬，周公無夢欲刪書。雲閒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謫居。

次韻胡少參見過

旋管小酌典春裘，佳客真慚竟日留。長怪嶺雲迷楚望，忽聞吳語破鄉愁。鏡湖自昔堪歸老，杞國何人獨抱憂。莫訝臨花倍惆悵，賞心原不在枝頭。

雪中桃次韻

雪裏桃花強自春，蕭疎終覺損精神。卻慚幽竹節逾勁，始信寒梅骨自真。遭際本非甘冷淡，飄零須信委風塵。從來此事還希闊，莫怪臨軒賞更新。

舟中除夕二首

扁舟除夕尙窮途，荆楚還憐俗未殊。處處送神懸楮馬，家家迎歲換桃符。江醪信薄聊相慰，世路多岐謾自吁。白髮頻年傷遠別，綵衣何日是庭趨。

遠客天涯又歲除，孤航隨處亦吾廬。也知世上風波滿，還戀山中木石居。事業無心從齒髮，親交多難絕音書。江湖未就新春計，夜半樵歌忽起予。

淑浦山夜泊

淑浦山邊泊，雲閒見驛樓。灘聲迴遠樹，崖影落中流。柳放新年綠，人歸隔歲舟。客途時極目，天北暮陰愁。

過江門崖

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鴈到，問心期與白鷗羣。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間

杖藜一過虎溪頭，何處僧房是惠休。雲起峯頭沈閣影，林疎地底見江流。煙花日煖

猶含雨；鷗鷺春閒欲滿洲。好景同來不同賞，詩篇還爲故人留。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高閣憑虛臺十尋，捲簾疎雨動微吟。江天雲鳥自來去，楚澤風煙無古今。山色漸疑衡嶽近，花源欲問武陵深。新春尙沮東歸楫，落日誰堪話此心。

閣中坐雨

臺下春雲及寺門，懶夫睡起正開軒。煙蕪漲野平堤綠，江雨隨風入夜喧。道意蕭疎慚歲月，歸心迢遞憶鄉園。年來身迹如漂梗，自笑迂癡欲手援。

霽夜

雨霽僧堂鐘磬清，春溪月色特分明。沙邊宿鷺寒無影，洞口流雲夜有聲。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覺道心驚。問津久已慚沮溺，歸向東臯學耦耕。

僧齋

盡日僧齋不厭閒，獨餘春睡得相關。簷前水漲遂無地，江外雲晴忽有山。遠客趁墟招渡急，舟人曬網得魚還。也知世事終無補，亦復心存出處閒。

德山寺次壁閒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山僧迎客寺門開。雨昏碧草春申墓，雲捲青峯善卷臺。性愛煙霞

終是僻；詩留名姓不須猜。巖根老衲成灰色，枯坐何年解結胎。

沅江晚泊二首

去時煙雨沅江暮，此日沅江暮雨歸。水漫遠沙村市改，泊依舊店主人非。草深廨宇無官住，花落僧房有鳥啼。處處春光蕭索甚，正思荆棘掩巖扉。

春來客思獨蕭騷，處處東田沒野蒿。雷雨滿江喧日夜，扁舟經月住風濤。流民失業乘時橫，原獸爭羣薄暮號。卻憶鹿門栖隱地，杖藜壺榼餉東臯。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扁舟泊近漁家晚，茅屋深環柳港清。雷雨驟開江霧散，星河不動暮川平。夢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隄夜四更。欲寄愁心無過鴈，披衣坐聽野雞鳴。

睡起寫懷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雲飛盡楚山青。閒觀物態皆生意，靜悟天機入窅冥。道在險夷隨地樂，心忘魚鳥自流形。未須更覓羲唐事，一曲滄浪擊壤聽。

三山晚眺

南望長沙杳靄中，鵝羊只在暮雲東。天高雙櫓哀明月，江闊千帆舞逆風。花暗漸驚春事晚，水流應與客愁窮。北飛亦有衡陽鴈，上苑封書未易通。

鵝羊山

一福地相傳楚水阿，三年春色兩經過。羊亡但有初平石，書罷惟籠道士鵝。禮斗壇空松影靜，步虛臺迥月明多。巖房一宿猶緣薄，遙憶開雲住薜蘿。

泗洲寺

淶水西頭泗洲寺，經過轉眼又三年。老僧熟認直呼姓，笑我清癯只似前。每有客來看宿處，詩留佛壁作燈傳。開軒掃榻還相慰，慚愧維摩世外緣。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碧山道士曾相約，歸路還來宿武雲。月滿僊臺依鶴侶，書留蒼壁看鵝羣。春巖多雨林芳淡，暗水穿花石溜分。奔走連年家尚遠，空餘魂夢到柴門。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曾向圖書識面真，半生長自愧儒巾。斯文久已無先覺，聖世今應有逸民。一自支離乖學術，競將雕刻費精神。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蓮池長綠蘋。

王陽明全書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詩

五六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

## 外集二

詩

### 廬陵詩六首

#### 遊瑞華二首

簿領終年未出郊，此行聊解俗人嘲。憂時有志懷先達，作縣無能愧舊交。松古尙存經雪幹，竹高還長拂雲梢。溪山處處堪行樂，正是浮名未易拋。

#### 其二

萬死投荒不擬回，生還且復荷栽培。逢時已負三年學，治劇兼非百里才。身可益民甯論屈，志存經國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砥，千尺狂瀾豈易摧。

#### 古道

古道當長阪，肩輿入暮天。蒼茫聞驛鼓，冷落見炊煙。凍燭寒無燄，泥爐溼未燃。正思江檻外，閒卻釣魚船。

#### 立春日道中短述

臘意中宵盡，春容傍晚生。野塘冰轉綠，江寺雪消晴。農事沾泥憤，羈懷聽谷鶯。故山梅正發，誰寄欲歸情？

公館午飯偶書

行臺依獨寺，僧屋自成鄰。殿古凝殘雪，牆低入早春。巷泥晴淖馬，檐日暖堪人。雪散小巖碧，松梢挂月新。

午憩香社寺

脩程動百里，往往餉僧居。佛鼓迎官急，禪牀爲客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澀，看山興有餘。

京師詩二十四首

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絕

山行初試夾衣輕，脚軟黃塵石路生。一夜洞雲眠未足，湖風吹月渡溪清。水邊楊柳覆茅楹，飲馬春流更一登。坐久遂忘歸路夕，溪雲正瀉暮山青。

別方叔賢四首

西樵山色遠依依，東指江門石路微。料得楚雲臺上客，久懸秋月待君歸。自是孤雲天際浮，篋中枯蠹豈相謀。請君靜後看羲畫，曾有陳篇一字不。休論寂寂與惺惺，不妄由來卽性情。笑卻慙慙諸老子，翻從知見覓虛靈。



道本無爲只在人，自行自住豈須鄰。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漁郎更問津。

### 白灣六章

宗巖文先生居白浦之灣，四方學者稱曰白浦先生而不敢以姓字。某素高先生，又辱爲之僚，因爲書「白灣」二字，并詩以詠之。

浦之灣，其白漫漫。彼美君子，在水之盤。

灣之浦，其白瀾瀾。彼美君子，在水之涘。

雲之溶溶，于灣之涓。君子于處，民以爲期。

雲之油油，于灣之委。君子于興，施及四海。

白灣之渚，于遊以處。彼美君子兮，可以容與。

白灣之洋，于濯以湘。彼美君子兮，可以徜徉。

### 寄隱巖

每逢山水地，便有卜居心。終歲風塵裏，何年滄海潯。洞寒泉滴細，花暝石房深。青壁須留姓，他時好共尋。

### 香山次韻

尋山到山寺，得意卻忘山。巖樹坐來靜，壁蘿春自閒。樓臺星斗上，鐘磬翠微閒。頓息

塵寰念，清溪踏月還。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

幽壑來尋物外情，石門遙指白雲生。林閒伐木時聞響，谷口逢僧不記名。天壁倒涵湖月曉，煙梯高接緯堦平。松堂靜夜渾無寐，到枕風泉處處聲。

久落泥塗惹世情，紫崖丹壑是平生。養真無力常懷靜，竊祿未歸羞問名。樹隱洞泉穿石細，雲迴溪路入花平。道人只住層蘿上，明月峯頭有磬聲。

別湛甘泉二首

行子朝欲發，驅車不得留。驅車下長阪，顧見城東樓。遠別情已慘，況此艱難秋。分手訣河梁，涕下不可收。車行望漸杳，飛埃越層邱。遲回歧路側，孰知我心憂？

其二

我心憂以傷，君去阻且長。一別豈得已，母老思所將。奉命危難際，流俗反猜量。黃鶴萬里逝，豈伊爲稻梁。棟火及毛羽，燕雀猶棲堂。跳梁多不測，君行戒前途。達命諒何滯，將母能忘虞。安居尤穿摟，關路非歧嶇。令德崇易簡，可以知險阻。結茆湖水陰，幽期終不忘。伊爾得相就，我心亦何傷。世艱變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墜，別短會日長。南寺春月夜，風泉閒竹房。逢僧或停幟，先掃白雲牀。

贈別黃宗賢

古人戒從惡，今人戒從善；從惡乃同污，從善翻滋怨。紛紛嫉媚興，指謫相非訕。自非篤信士，依違多背面。甯知竟漂流，淪胥亦污賤。卓哉汪陂子，奮身勇厥踐。拂衣還舊山，霧隱期豹變。嗟嗟吾黨賢，白黑匪難辯。

歸越詩五首

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邑南富巖壑，白水尤奇觀。興來每思往，十年就茲觀。停騶指絕壁，涉澗緣危蟠。百源旱方歇，雲際猶飛湍。霏霏灑林薄，漠漠凝風寒。前聞若未愜，仰視終莫攀。石陰暑氣薄，流觸迥迴瀾。茲遊詎盤樂，養靜意所關。逝者諒如斯，哀此歲月殘。擇幽雖得所，避時時猶難。劉樊古方外，感慨有餘歎。

千丈飛流舞白鸞，碧潭倒影鏡中看。藤蘿半壁雲煙溼，殿角長年風雨寒。野性從來山水癖，直躬更覺世途難。卜居斷擬如周叔，高臥無勞比謝安。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山鳥懽呼欲問名，山花含笑似相迎。風迴碧樹秋聲早，雨過丹巖夕照明。雪嶺插天

開玉帳；雲溪環碧抱金城。懸燈夜宿茅堂靜，洞鶴林僧相對清。

又用曰仁韻

每逢佳處問山名。風景依稀過眼生。歸霧忽連千嶂暝；夕陽偏放一溪晴。晚投巖寺依雲宿，靜愛楓林送雨聲。夜久披衣還起坐，不禁風月照人清。

書杖錫寺

杖錫青冥端，澗壁環天險。垂巖下徒壑，涉水攀絕巘。溪深聽喧瀑，路絕駭危棧。捫蘿登峻極，披翳見平衍。僧逋寄孤衲，守廢遺荒殿。傷茲窮僻墟，曾未誅求免。探幽冀累息，憤時翻意慘。拯援才已疎，栖遲心益眷。哀猿嘯春嶂，懸燈宿西崦。誅茆竟何時，白雲愧舒卷。

滁州詩三十六首

正德癸酉年  
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鳳鳥久不至，梧桐生高岡。我來竟日坐，清陰灑衣裳。援琴俯流水，調短意苦長。遺音滿空谷，隨風遞悠揚。人生貴自得，外慕非所臧。顏子豈忘世，仲尼固遑遑。已矣復何事，吾道歸滄浪。

林閒睡起

林間盡日掃花眠，祇是官閒媿俸錢。門徑不妨春草合，齋居長對晚山妍。每疑方朔非眞隱，始信揚雄吳太玄。混世亦能隨地得，野情終是愛邱園。

贈熊彰歸

門徑荒涼蔓草生，相求深媿遠來情。千年絕學蒙塵土，何處澄江無月明。坐看遠山凝暮色，忽驚廢葉起秋聲。歸途望嶽多幽興，爲問山田待耦耕。

別易仲

辰州劉易從予滁陽，一日問「道可言乎？」予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爾要知我苦，還須爾自喫。」易仲省然有悟，久之辭歸，別以詩。

迢遞滁山春，子行亦何遠。纍然良苦心，恹恍不遑飯。至道不外得，一悟失羣闇。秋風洞庭波，遊子歸已晚。結蘭意方勤，寸草心先斷。未學久此離，頽波竟誰挽。歸哉念流光，一逝不復返。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未盡師生六日情，天教風雪阻西行。茅堂豈有春風坐，江郭虛留一月程。客邸琴書燈火靜，故園風竹夢魂清。何年穩閉陽明洞，檣柵山爐煑石羹。

龍蟠山中用韻

無奈青山處處情。村沽日日辦山行。眞慚廩食虛官守，只把山遊作課程。谷口亂雲隨騎遠，林閒飛雪點衣輕。長思澹泊還眞性，世味年來久絮羹。

瑯琊山中三首

草堂奇放瑯琊閒，溪鹿巖僧且共閒。冰雪能回草木死，春風不化山石頑。六經散地莫收拾，叢棘被道誰刊刪。已矣驅馳二三子，鳳圖不出吾將還。

狂歌莫笑酒盃增，異境人閒得未曾。絕壁倒翻銀海浪，遠山眞作玉龍騰。浮雲野思春前動，虛室清香靜後凝。懶拙惟餘林壑計，伐檀長自媿無能。

風景山中雪後增，看山雪後亦誰曾。隔溪巖犬迎人吠，飲澗飛猿蹕樹騰。歸騎林閒燈火動，鳴鐘谷口暮光凝。塵踪正自韜籠在，一宿雲房尙未能。

答朱汝德用韻

東去蓬瀛合有津，若爲風雨動經旬。同來海岸登舟在，俱是塵寰欲渡人。弱水洪濤非世險，長年三老定誰眞。青鸞眇眇無消息，悵望煙花又暮春。

送惟乾二首

獨見長年思避地，相從千里欲移家。慚予豈有萬閒底，借爾剛餘一席沙。古洞幽期攀桂樹，春溪歸路問桃花。故人勞念還相慰，回雁新秋寄綵霞。

登笈連年愧遠求，本來無物若爲酬。春城驛路聊相送，夜雪空山且復留。江浦雲開廬嶽曙，洞庭湖闊九疑浮。懸知再鼓瀟湘柁，應是芙蓉湘水秋。

### 別希顏二首

中歲幽期亦幾人？是誰長負故山春。道情暗與物情化，世味爭如酒味醅。耶水雲門空舊隱，青鞋布襪定何晨。童心如故容顏改，慚愧年年草木新。

後會難期別未輕，莫辭行李滯江城。且留南國春山興，共聽西堂夜雨聲。歸路終知雲外去，晴湖想見鏡中行。爲尋洞裏幽棲處，還有峯頭雙鶴鳴。

### 山中示諸生五首

路絕春山久廢尋，野人扶病強登臨。同遊仙侶須乘興，共探花源莫厭深。鳴鳥遊絲俱自得，閒雲流水亦何心。從前卻恨牽文句，展轉支離歎陸沈。

### 其二

滌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春。

### 其三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 其四

池上偶然到，紅花開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其五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龍潭夜坐

何處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聲。幽人月出每孤往，棲鳥山空時一鳴。草露不辭芒屨溼，松風偏與葛衣輕。臨流欲寫猗蘭意，江北江南無限情。

送德觀歸省二首

雪裏閉門十日坐，開門一笑忽青天。茅簷正好負暄日，客子胡爲思故園？椿樹慣經霜雪老，梅花偏向歲寒妍。瑯琊春色如相憶，好放山陰月下船。

瑯琊雪是故園雪，故園春亦瑯琊春。天機動處卽生意，世事到頭還俗塵。立雪浴沂傳故事，吟風弄月是何人？到家好謝二三子，莫向長沮錯問津。

送蔡希顏二首

正德癸酉冬，希淵赴南宮試，訪予滁陽，遂留閱歲。既而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瑯琊之閒，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噉噉遡寒雲。豈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



眇萬鍾。就我滌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西澗曛。清夜湛玄思。晴窗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冀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鸝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響流泉。路僻迷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慙棲巖。避喧甯遯世。緊予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聖徒有慕。偷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何事憧憧南北行。望雲依闕兩關情。風塵慙息滌陽駕。鷗鷺還尋鑑水盟。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從知歸路多相憶。伐木山山春鳥鳴。

贈守中北行二首

江北梅花雪易殘。山窗一樹自家看。臨行掇贈聊數顆。珍重清香是歲寒。來何匆促去何遲。來去何心莫漫疑。不爲高堂雙雪鬢。歲寒甯受北風欺。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賦贈三首

之子將去遠。雪夜來相尋。秉燭耿無寐。憐此歲寒心。歲寒豈徒爾。何以贈遠行。聖路塞已久。千載無復尋。豈無羣儒迹。蹊徑榛莠深。溶流須尋源。積土成高岑。攬衣望遠道。請君從此征。

溶流須有源。植木須有根。根源未溶植。枝派甯先蕃。謂勝通夕話。義利分毫閒。至理

匪外得，譬猶鏡本明，外塵蕩瑕垢，鏡體自寂然。孔訓示克己，孟子垂反身，明明賢聖訓，請君勿與諉。

鹿門在何許？君今鹿門去。千載龐德公，猶存棲隱處。潔身匪亂倫，其次乃避地。世人失其心，顧瞻多外慕。安宅舍弗居，狂馳驚奔鶩。高言詆獨善，文非遂巧智。瑣瑣功利儒，甯復知此意。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王生兼養生，蕭生頗慕禪。迢迢數千里，拜我滁山前。吾道既匪佛，吾學亦匪仙。坦然而簡易，日用匪深玄。始聞半疑信，既乃心豁然。譬彼土中鏡，闇闇光內全。外但去昏翳，精明燭媿妍。世學如翦綵，粧綴事蔓延。宛宛具枝葉，生理終無緣。所以君子學，布種培根原。萌芽漸舒發，暢茂皆由天。秋風動歸思，共鼓湘江船。湘中富英彥，往往多及門。臨歧綴斯語，因之寄拳拳。

滁陽別諸友

滁陽諸友從遊，送予至烏衣，不能別。及暮，王性甫汝德諸友送至江浦，必留居，俟予渡江。因書此促之歸，并寄諸賢，庶幾共進此學，以慰離索耳。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

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羹與舜牆。又不見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寄浮峯詩社

晚涼庭院坐新秋。微月初生亦滿樓。千里故人誰命駕。百年多病有孤舟。風霜草木驚時態。砧杵關河動遠愁。飲水曲肱吾自樂。茆堂今在越溪頭。

棲雲樓坐雪二首

纔看庭樹玉森森。忽漫階除已許深。但得諸生通夕坐。不妨老子半酣吟。瓊花入座能欺酒。冰溜垂簷欲墮針。卻憶征南諸將士。未禁寒夜鐵衣沈。

此日棲雲樓上雪。不知天意爲誰深。忽然夜半一言覺。又動人間萬古吟。玉樹有花難結果。天機無線可通針。曉來不覺城頭鼓。老懶羲皇睡正沈。

與商貢士二首

見說浮山麓。深林遶石溪。何時拂衣去。三十六巖棲。

其二

見說浮山勝。心與浮山期。三十六巖內。爲選一巖奇。

南都詩四十七首

正德甲戌年四月，  
陞南京鴻臚寺卿。

題歲寒亭贈汪尙和

一覺紅塵夢欲殘，江城六月滯風湍。  
人閒炎暑無逃處，歸向山中臥歲寒。  
與徽州程畢二子

句句糠粃字字陳，卻於何處覓知新。  
紫陽山下多豪俊，應有吟風弄月人。  
山中懶睡四首

竹裏藤牀識懶人，脫巾山麓任吾真。  
病夫已久逃方外，不受人閒禮數嗔。  
掃石焚香任意眠，醒來時有客談玄。  
松風不用蒲葵扇，坐對青崖百丈泉。  
古洞幽深絕世人，石牀風細不生塵。  
日長一覺羲皇睡，又見峯頭上月輪。  
人閒白日醒猶睡，老子山中睡卻醒。  
醒睡兩非還兩是，溪雲漠漠水冷冷。  
題灌山小隱二絕

茆屋山中早晚成，任他風雨任他晴。  
男婚女嫁多年畢，不待而今學向平。  
一自移家入紫煙，深林住久遂忘年。  
山中莫道無供給，明月清風不用錢。

六月乙亥，南都熊峯少宰石公以少宗伯召。南都之士聞之，有惻然而戚者，有欣然而喜者。其戚者曰：「公端介敏直，方爲留都所倚重。今茲往，善類失所恃，羣小罔以嚴，辯惑考學者曷從而討究，剖政斷疑者曷從而咨決。南都非根本地乎，而獨不可以公遺之！」其喜者曰：「公之端介敏直，甯獨留都所倚重，其在京師，獨無善類乎？獨無羣小乎？獨無辯惑考學剖政斷疑者乎？且天子之召之也，亦甯以少宗伯將必大用，大用則以庇天下，斯彙征之慶也。」公聞之曰：「戚者非吾之所敢，喜者乃吾之所憂也。吾思所以逃吾之憂者，而不得其道，若之何？」陽明子素知于公，旣以戚衆之戚，喜衆之喜，而復憂公之憂，乃敍其事爲賦。六月，庸以贈公之行。

六月淒風，七月暑雨。倏雨倏寒，道脩以阻。允允君子，迪爾寢興。毋沾爾行，國步斯頻。哀此下民，靡屆靡極。不有老成，其何能國。吁嗟老成，獨遺典刑。若屋之傾，尙支其楹。心之憂矣，言靡有所。如彼暗人，食荼與苦。依依長谷，言采其芝。人各有能，我歸孔時。昔彼叔季，沈湎以逞。耄集以咨，我人自靖。允允君子，淑慎爾則。靡曰休止，民何于極。日月其逝，如彼滄浪。南北其望，如彼參商。允允君子，毋沾爾行。如日之升，以曷不光。守文弟歸省攜其手歌以別之。

爾來我心喜，爾去我心悲。不爲倚門念，吾甯舍爾歸。長途正炎暑，爾行慎與居。涼茗勿頻啜，節食但無飢。勿出船旁立，忽登岸上嬉。收心每澄坐，適意時觀書。申洪皆冥頑，不足長嗔咎。見人勿多說，慎默真如愚。接人莫輕率，忠信持謙卑。從來爲己學，慎獨乃其基。紛紛多嗜欲，爾病還爾知。到家良足樂，怡顏報重闈。昨秋童蒙去，今夏成人歸。長者愛爾敬，少者悅爾慈。親朋稱嘖嘖，羨爾能若茲。信哉學問功，所貴在得師。吾匪崇外飾，欲爾沽名爲。望爾日慥慥，聖賢以爲期。九兄及印弟，誦此共勉之。

書扇面寄館賓

湖上羣山落照晴，湖邊萬木起秋聲。何年歸去陽明洞，猶棹扁舟鑑裏行？  
用實夫韻

詩從雪後吟偏好，酒向山中味轉佳。巖瀑隨風雜鐘磬，水花如雨落袈裟。

遊牛首山

春尋指天闕，煙霞眇何許。雙峯久相違，千巖來舊主。浮雲刺中天，飛閣凌風雨。探秀澗阿入，蘿陰息筐筥。滅迹避塵纓，清朝入深沮。風磴仰捫歷，淙壑屢窺俯。梯雲躋石閣，下榻得吾所。釋子上方候，鳴鐘出延佇。頽景耀回盼，層巖翼輕舉。曖曖林芳暮，泠泠石泉語。清宵耿無寐，峯月升煙宇。會晤得良朋，可以寄心腑。

送徽州洪佺承瑞

平生舉業最疎慵，挾冊虛煩五月從。竹院檢方時論藥，茆堂放鶴或開籠。憂時漫有孤忠在，好古全無一藝工。念我還能來夜雪，逢人休說坐春風。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首

十日無緣拜後塵，病夫心地欲生榛。詩篇極見憐才意，伎倆慚非可用人。黃閣望公長秉軸，滄江容我老垂綸。保釐珍重回天手，會看春風萬木新。

一自多歧分路塵，堂堂正道遂生榛。聊將膚淺窺前聖，敢謂心傳啓後人。淮海帝圖須節制，雲雷大造看經綸。枉勞詩句裁風雅，欲借盤銘獻日新。

送諸伯生歸省

天涯送爾獨傷神，歲月龍山夢裏春。爲謝江南諸故舊，起居東嶽太夫人。閒中書卷堪時展，靜裏工夫要日新。能向塵途薄軒冕，不妨簔笠老江濱。

寄馮雪湖二首

竿竹誰隱扶桑東，白眉之叟今龐公。隔湖聞雞謝墅接，渡海有鶴蓬山通。鹵田經歲苦秋雨，浪痕半壁驚湖風。歌聲屋低似金石，點也此意當能同。

海岸西頭湖水東，他年簔笠擬從公。釣沙碧海羣鷗借，樵徑青雲一鳥通。席有春陽

堪坐雪門垂五柳，好吟風于今猶是天涯夢。悵望青霄月色同。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爲別

一別煙雲歲月深，天涯相見二毛侵。孤帆江上親朋意，樽酒燈前故國心。冷雪晴林還作雨，鳥聲幽谷自成吟。飲餘莫上峯頭望，煙樹迷茫思不禁。

題王實夫畫

隨處山泉着草廬，底須松竹掩柴扉。天涯遊子何曾出，畫裏孤帆未是歸。小西諸峯開夕照，虎溪春寺入煙霏。他年還向辰陽望，卻憶題詩在翠微。

贈潘給事

五月滄浪濯足歸，正堪荷葉製初衣。甲非乙是君休問，西水辰山志未違。沙鳥不須疑雀舫，江雲先爲掃魚磯。武陵溪壑猶深僻，莫更移家入翠微。

與沅陵郭掌教

記得春眠寺閣雲，松林水鶴日爲羣。諸生問業衝星入，稚子拈香靜夜焚。世事暗隨江草換，道情曾許碧山聞。別來點瑟還誰鼓，悵望煙花此送君。

別族太叔克彰

情深宗族誼同方，消息那堪別後荒。江上相逢疑未定，天涯獨去意重傷。身閒最覺



湖山靜；家近殊聞草木香。雲路莫嗟遲發軔，世塗崎曲盡羊腸。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山閣新春負一登，酒邊孤興晚堪乘。松閒鳴瑟驚棲鶴，竹裏茶煙起定僧。望遠每來成久坐，傷時有涕恨無能。峯頭見說連闔闔，幾欲排雲尙未曾。

登閱江樓

絕頂樓荒舊有名，高皇曾此駐龍旌。險存道德虛天塹，守在蠻夷豈石城。山色古今餘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登臨授簡誰能賦，千古新亭一愴情。

獅子山

殘暑須還一雨清，高峯極目快新晴。海門潮落江聲急，吳苑秋深樹脚明。烽火正防胡騎入，羽書愁見朔雲橫。百年未有涓埃報，白髮今朝又幾莖。

遊清涼寺三首

春尋載酒本無期，乘興還嫌馬足遲。古寺共憐春草沒，遠山偏與夕陽宜。雨晴澗竹消蒼粉，風煖巖花落紫蕤。昏黑更須凌絕頂，高懷想見少陵詩。

其二

積雨山行已後期，更堪多病益遲遲。風塵漸覺初心負，邱壑真於野性宜。綠樹陰層

新作蓋紫蘭香細尙餘蕊。輞川圖畫能如許。絕是無聲亦有詩。

其三

不顧尙書此日期，欲爲花外板輿遲。繁絲急管人人醉，竹徑松堂處處宜。雙樹暗芳春寂寞，五峯晴秀晚羲蕤。暮鐘杳杳催歸騎，惆悵煙光不盡詩。

寄張東所次前韻

遠趨君命忽中違，此意年來識者稀。黃綺曾爲炎祚出，子陵終向富春歸。江船一話千年闊，塵夢今驚四十非。何日孤帆過天目，海門春浪掃漁磯。

別余縉子紳

不須買棹往來頻，我亦攜家向海濱。但得青山隨鹿豕，未論黃閣畫麒麟。喪心疾已千年痼，起死方存六籍真。歸向蘭溪溪上問，桃花春水正迷津。

送劉伯光

五月茅茨靜竹扉，論心方洽忽辭歸。滄江獨棹衝新暑，白髮高堂戀夕暉。謾道六經皆注脚，還誰一語悟真機。相知若問年來意，已傍西湖買釣磯。

冬夜偶書

百事支離力不禁，一官棲息病相侵。星辰魏闕江湖迴，松柏茅茨歲月深。欲倚黃精

消白髮；由來空谷有餘音。曲肱已醒浮雲夢，荷蕢休疑擊磬心。

寄潘南山

秋風吹散錦溪雲，一笑南山雨後新。詩妙盡從言外得，易微誰見畫前真。登山脚健何妨老，留客情深不計貧。朱呂月林傳故事，他年還許上西鄰。

送胡廷尉

鍾陵雪後市燈殘，簫鼓江船發曉寒。山水總憐南國好，才猷須濟朔方艱。綵衣得侍仙舟遠，春色行應故里看。別去中宵瞻北極，五雲飛處是長安。

與郭子全

相別翻憐相見時，碧桃開盡桂花枝。光陰如許成虛擲，世故催人總不知。雲路不須朱紱去，歸帆且得綵衣隨。嵐山風景濂溪近，此去還應自得師。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子仁歸，以四詩請用其韻答之，言亦有過者。蓋因子仁之病而藥之，病已則去其藥。

從來尼父欲無言，須信無言已躍然。悟到鳶魚飛躍處，工夫原不在陳編。操持有養本非禪，矯枉甯知已過偏。此去好從根脚起，竿頭百尺未須前。

野夫非不愛吟詩，才欲吟詩卽亂思。未會性情涵泳地，二南還是淫辭。道聽塗傳影響前，可憐絕學遂多年。正須閉口林閒坐，莫道青山不解言。

書悟眞篇答張太常二首

悟眞篇是誤眞篇，三注由來一手箋。恨殺妖魔圖利益，遂令迷妄競流傳。造端難免張平叔，首禍誰誣薛紫賢。直說與君惟箇字，從頭去看野狐禪。

誤眞非是悟眞篇，平叔當時已有言。只爲世人多戀著，且從情欲起因緣。癡人前豈堪談夢，眞性中難更說玄。爲問道人還具眼，試看何物是青天。

贛州詩三十二首

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僉都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將略平生非所長，也提戎馬入汀漳。數峯斜日旌旗遠，一道春風鼓角揚。莫倚貳師能出塞，極知充國善平羌。瘡痍到處曾無補，翻憶鍾山舊草堂。

回軍上杭

山城經月駐旌戈，亦復幽尋到薜蘿。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叢。溪雲曉度千峯雨，江漲新生兩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極，絕憐蒼翠晚來多。

喜雨三首

卽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買舶，絕江喧浪舞漁叢。片雲東望懷梁國，五月南征想伏波。長擬歸耕猶未得，雲門初伴漸無多。

轅門春盡猶多事，竹院空閒未得過。特放小舟乘急浪，始聞幽碧出層蘿。山田旱久兼逢雨，野老歡騰且縱歌。莫謂可塘終據險，地形原不勝人和。吹角峯頭曉散軍，橫空萬騎下氤氳。前旌已帶洗兵雨，飛鳥猶驚捲陣雲。南畝漸忻農事動，東山休共凱歌聞。正思鋒鏑堪揮淚，一戰功成未足云。

聞曰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

見說相攜雪上耕，連簔應已出烏程。荒畬初墾功須倍，秋熟雖微稅亦輕。雨後湖舫兼學釣，餉餘堤樹合閒行。山人久有歸農興，猶向千峯夜度兵。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祈雨二首

旬初一雨徧汀漳，將謂汀虔是接疆。天意豈知分彼此，人情端合有炎涼。月行今已虛纏畢，斗杓何曾解挹將。夜起中庭成久立，正思民瘼欲沾裳。

見說虔南惟苦雨，深山毒霧長陰陰。我來偏遇一春旱，誰解挽回三日霖。寇盜椰陽方出掠，干戈塞北還相尋。憂民無計淚空墮，謝病幾時歸海濔。

還贛

積雨零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移竈，窮苗尙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苗媿巡行。

借山亭

借山亭子近如何，乘興時從夢裏過。尙想清池環醉影，猶疑花徑駐鳴珂。疎簾細雨燈前局，碧樹涼風月下歌。傳語諸公合頻賞，休令歲月亦蹉跎。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畚，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疾甚，陟險甯辭鳥道斜。勝世真如領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漕驅脅，尙恐兵鋒或濫加。

戢亂興師既有名，揮戈真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尙慚爲上客，徒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耕。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

石牀涼洞雲秋未掃。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氛寰成獨慨，卻憐人世尙多迷。東南真境埋名久，閩楚諸峯入望低。莫道仙家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

又次陳惟溶韻

四山落木正秋聲，獨上高峯望眼明。樹色遙連嵐嶠碧，江流不盡楚天清。雲中想見雙龍轉，風外時傳一笛橫。莫遣新愁添白髮，且呼明月醉沈觥。

忘言巖次謙之韻

意到已忘言，興劇復忘飯。坐我此巖中，是誰鑿混沌。尼父欲無言，達者窺其本。此道何古今，斯人去則遠。空巖不見人，真成面牆立。巖深雨不到，雲歸花亦溼。

圓明洞次謙之韻

羣山走波浪，出沒龍蛇脊。巖棲寄盤渦，沈淪遂成癖。我來汲東溟，爛煮南山石。千年熟一炊，欲餉巖中客。

潮頭巖次謙之韻

潮頭起平地，化作千丈雪。棹舟者何人，試問巖頭月。

天成素有志於學，茲得告東歸。林居靜養其所，就可知矣。臨別以此紙索贈，漫爲賦此，遂寄聲山澤諸賢。

予有山林期，在冉風塵際。高秋送將歸，神往迹還滯。回車當盛年，養痾非遯世。垂竿鑑湖雲，結廬浮峯樹。愛日遂庭趨，芳景添遊詣。持生悟玄魄，妙靜息緣慮。眇眇素心人，望望滄洲去。東行訪天沃，雲中倫相遇。

坐忘言巖間二子

幾日巖棲事若何，莫將佳景復虛過。未妨雲壑淹留久，終是塵寰錯誤多。澗道霜風疎草木，洞門煙月掛藤蘿。不知相繼來遊者，還有吾儕此意麼？

留陳惟濬

聞說東歸欲問舟，清遊方此復離憂。卻看陰雨相淹滯，莫道山靈獨苦留。薜荔巖高兼得月，桂花香滿正宜秋。煙霞到手休輕擲，塵土驅人易白頭。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絕頂深泥冒雨扳，大於佳景亦多慳。自憐久客頻移棹，頗羨高僧獨閉關。江草遠連雲夢澤，楚雲長斷九疑山。年來出處渾無定，慚愧沙鷗盡日閑。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閒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全師日，歸掃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峯雷雨洗回兵。未能千羽苗頑格，深媿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內治是先聲。功微不願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二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漸喜流移復，春煖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磨幢旖旎懸仙仗，臺殿高低接緯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信宿卽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還舊隱，應懷茲土復鄉閭。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春山隨處款歸程，古洞幽虛道意生。澗壑風泉時遠近，石門蘿月自分明。林僧住久

炊遺火野老忘機罷席爭。習靜未緣成久坐，卻慚塵土逐虛名。  
山水平生是課程，一淹塵土遂心生。耦耕亦欲隨沮溺，七縱何緣得孔明。吾道羊腸須蠖屈，浮名蝸角任龍爭。好山當面馳車過，莫漫尋山說避名。

夜坐偶懷故山

獨夜殘燈夢未成，蕭蕭總是故園聲。草深石徑麕麕笑，雪靜空山猿鶴驚。漫有緘書懷舊侶，常牽纓冕負初情。雲溪漠漠春風轉，紫菌黃花又自生。

懷歸二首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往事每因心有得，身閒方喜世無求。狼煙幸息昆陽患，蠱測空懷杞國憂。一笑海天闊處，從知吾道在滄洲。  
身經多難早知非，此事年來識者稀。老大有情成舊德，細謀無計解重圍。意常不足真夷道，情到方濃是險機。悵望衡茅無事日，漫吹松火織秋衣。

送德聲叔父歸姚 并序

守仁與德聲叔父共學於家君龍山先生。叔父屢困場屋，一旦以親老辭廩歸養。交遊強之出，輒笑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吾豈以一老母博一弊儒冠乎？」嗚呼！若叔父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今年夏來贛視某，留三月，飄然歸。

興不可挽，因謂某曰：「秋風蓴鱸，知子之興無日不切。然時事若此，恐卽未能脫。吾不能俟子之歸舟，吾先歸爲子開荒陽明之麓如何？」嗚呼！若叔父可謂真知內外輕重之分矣。某方有詩戒叔父曰：「吾行子可無言。」輒爲賦此。猶記垂髫共學年，于今鬢髮兩蒼然。窮通只好浮雲看，歲月真同逝水懸。歸鳥長空隨所適，秋江落木正無邊。何時卻返陽明洞，蘿月松風掃石眠。

###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 贈陳東川

白沙詩裏莆陽子，盡是相逢逆旅閒。開口向人談古禮，拂衣從此入雲山。

###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

王德己卯年奉 敕往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遭宸濠之變。趨還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按江西作。

###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眞隨江漢東。羣醜漫勞

同吠犬；

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尙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西湖

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尙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支茅卻易成。

寄江西諸士夫

甲馬驅馳已四年，秋風歸路更茫然。慚無國手醫民病，空有官銜糜俸錢。湖海風塵雖暫息，江湘水旱尙相沿。題詩忽憶并州句，回首江西亦故園。

太息

一日復一日，中夜坐歎息。庭中有嘉樹，落葉何淅瀝。蒙翳亂藤纏，甯知絕根脈。丈夫貴剛腸，光陰勿虛擲。頭白眼昏昏，吁嗟亦何及。

宿淨寺四首

十月至杭。王師遣人追甯濠復還江西。是日遂謝病退居西湖。

老屋深松覆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晝，藥裹窗前對病僧。煙艇避人長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是多牽繫，欲似當時又不能。

常苦人閒不盡愁，每拚須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向尙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

百戰歸來一病身，可看時事更愁人。道人莫問行藏計，已買桃花洞裏春。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閒。

歸興

一絲無補 聖明朝，兩鬢徒看長二毛。自識淮陰非國士，由來康節是人豪。時方多難容安枕，事已無能欲善刀。越水東頭尋舊隱，白雲茅屋數峯高。

卽事漫述四首

從來野性只山林，翠壁丹梯處處尋。一自浮名縈世網，遂令真訣負初心。夜馳險寇天峯雪，秋虜強王漢水陰。辛苦半生成底事，始憐莊鳥亦哀吟。

百戰深秋始罷兵，六師冬盡尙南征。誠微未足回天意，性僻還多拂世情。煙水滄江從鶴好，風雲溟海任龍爭。他年若訪陶元亮，五柳新居在赤城。

宵宵深愁伴客居，江船風雨夜燈虛。尙勞車駕臣多缺，無補瘡痍術已疎。親老豈堪還遠別，時危那得久無書。明朝且就君平卜，要使吾心不負初。

茅茨松菊別多年，底事寒江尙客船。強所不能儒作將，付之無奈數由天。徒聞諸葛能興漢，未必田單解誤燕。最羨漁翁閒事業，一竿明月一蓑煙。

泊金山寺二首

十月將  
趨行在

但過金山便一登，鳴鐘出迓每勞僧。雲濤石壁深龍窟，風雨樓臺迴佛燈。難後詩懷全欲減，酒邊孤興尙堪憑。巖梯未用妨苔滑，曾踏天峯雪棧冰。

醉入江風酒易醒，片帆四去雨冥冥。天迴江漢留孤柱，地缺東南著此亭。沙渚亂更新世態，峯巒不改舊時青。舟人指點龍王廟，欲話前朝不忍聽。

舟夜

隨處看山一葉舟，夜深霜月亦兼愁。翠華此際遊何地，畫角中宵起戍樓。甲馬尙屯淮河北，旌旗初散楚江頭。洪濤滾滾乘風勢，容易開帆不易收。

舟中至日

歲寒尤歎滯江濱，漸喜陽回大地春。未有一絲添袞纈，謾提三尺淨風塵。丹心倍覺年來苦，白髮從教鏡裏新。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

阻風

冬江盡說風長北，偏我北來風便南。未必天公真有意，卻逢人事偶相參。殘農得暖堪登稷，破屋多寒且曝簷。果使困窮能稍濟，不妨經月阻江潭。

用韻答伍汝真

莫怪鄉思日夜深，干戈衰病兩相侵。孤腸自信終如鐵，衆口從教盡鑠金。碧水丹山曾舊約，青天白日是知心。茅茨歲晚饒風景，雲滿清溪雪滿岑。

過鞋山戲題

曾駕雙虬渡海東，青鞋失脚墮天風。經過已是千年後，蹤跡依然一夢中。屈子漫勞傷世隘，楊朱空自泣途窮。正須坐我匡廬頂，濯足寒濤步曉空。

楊遂蕃待隱

嘉園名待隱，專待主人歸。此日真歸隱，名園竟不違。巖花如共語，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卻，無勞更掩扉。

其二

大隱真塵市，名園陋給孤。留侯先謝病，范老竟歸湖。種竹非醫俗，移山不是愚。是日移山石。對時存變理，經濟自成謨。

其三

綠野春深地，山陰夜靜時。冰霜緣徑滑，雲石向人危。平難心仍在，扶顛力未衰。江湖兵甲滿，吟罷有餘思。

其四

茲園聞已久，今度始來窺。市裏煙霞靜，壺中結搆奇。勝遊須繼日，虛席亦多時。莫道東山僻，蒼生或未知。

其五

芳園待公隱，屯世待公亨。花竹深臺榭，風塵暗甲兵。一身良得計，四海未忘情。語及艱難際，停盃淚欲傾。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阻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劍石交巉頑。峽風閃壁船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關。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崖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灣。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慳。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鬣吹雨出仍沒，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四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煙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奇觀江海詎爲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回瞻北極雙淚潺。

登蠓磯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壬戌年作誤入此。

中流片石倚孤雄，下有馮夷百尺宮。灑灑西蟠渾失地，長江東去正無窮。徒聞吳女埋香玉，惟見沙鷗亂雪風。往事淒微何足問，永安宮闕草萊中。

江上孤臣一片心，幾經漂沒水痕深。極憐撐住卽從古，正恐崩頽或自今。蘚蝕秋螺殘老翠，蟪鳴春雨落空音。好攜雙鶴磯頭坐，明月中宵一朗吟。

望廬山

盡說廬山若箇奇，當時圖畫亦堪疑。九江風浪非前日，五老煙雲豈定期。眼慣不妨

層壁險；足跡須著短筇隨。香爐瀑布微如綫，欲決天河瀉上池。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韻卽席次答五首

一年今又去，獨客尙無歸。人世傷多難，親庭歎久違。壯心都欲盡，衰病特相依。旅館聊隨俗，桃符換早扉。

其二

向憶青年日，追歡興不孤。風塵淹歲月，漂泊向江湖。濟世渾無術，違時竟笑愚。未須悲蹇難，列聖有遺謨。

其三

正逢兵亂地，況是歲窮時。天運終無息，人心本自危。憂疑紛并集，筋力頓成衰。千載商山隱，悠然獲我思。

其四

世道從厄漏，人情只管窺。年華多涉歷，變故益新奇。莫憚顛危地，曾逢全盛時。海翁機已息，應是白鷗知。

其五

星窮回歷紀，貞極起元亨。日望天迴駕，先沾雨洗兵。雪猶殘歲戀，風已舊春情。莫

更辭藍尾，人生未幾傾。

元日霧

元日昏昏霧塞空，出門咫尺誤西東。人多失足投坑塹，我亦停車泣路窮。欲斬蚩尤開白日，還排閻闔拜重瞳。小臣謾有澄清志，安得扶搖萬里風。

二日雨

昨朝陰霧埋元日，向曉寒雲迸雨聲。莫道人爲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安危他日須周勃，痛哭當年笑賈生。坐對殘燈愁徹夜，靜聽晨鼓報新晴。

三日風

一霧二雨三日風，田家卜歲疑凶豐。我心惟願兵甲解，天意豈必斯民窮。虎旅歸思懷舊土，鑿輿消息望還宮。春盤濁酒聊自慰，無使戚戚干吾衷。

立春二首

才見春歸春又來，春風如舊鬢毛衰。梅花未放天機泄，萱草先將地脈回。漸老光陰逢世難，經年懷抱欲誰開。孤雲渺渺親庭遠，長日斑斑羨老萊。

天涯霜雪歎春遲，春利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周王車駕窮南服，漢將旌旗守北陲。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此。

遊廬山開元寺

僻性尋常慣受猜，看山又是百忙來。北風留客非無意，南寺逢僧卽未回。白日高峯開雨雪，青天飛瀑瀉雲雷。緣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長松覆石臺。

又次壁間杜牧韻

春山路僻問歸樵，爲指前峯石逕遙。僧與白雲還暝壑，月隨滄海上寒潮。世情老去渾無賴，遊興年來獨未消。回首孤航又陳迹，疎鐘隔渚夜迢迢。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青山滾滾如奔濤，鐵船何處來停橈。人間剗木甯有此，疑是仙人之所操。仙人一去已千載，山頭日日長風號。船頭出土尙彷彿，後岡有石云船稍。我行過此費忖度，昔人用心無乃忉。由來風波平地惡，縱有鐵船還未牢。秦鞭驅之未能動，稟力何所施其篙。我欲乘之訪蓬島，雷師鼓舵虹爲纜。弱流萬里不勝芥，復恐駕此成徒勞。世路難行每如此，獨立斜陽首重搔。

山僧

巖下蕭然老病僧，曾求佛法禮南能。論詩自許窺三昧，入聖無梯出小乘。高閣松風飄夜磬，石牀花雨落寒燈。更深月出山窗曙，漱齒焚香誦法楞。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當年一上化城峯，十日高眠雷雨中。霽色曉開千嶂雪，濤聲夜渡九江風。此時隔水看圖畫，幾歲緣雲住桂叢。卻負洞仙蓬海約，玉函丹訣在崆峒。

窮探雖得盡幽奇，山勢須從遠望知。幾朵芙蓉開碧落，九天屏嶂列旌麾。高同華嶽應無忝，名亞匡廬卻稍卑。信是謫仙還具眼，九華題後竟難移。

觀九華龍潭

飛流三百丈，湏洞秘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鉤。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徧九州。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瀉。月明壑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又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元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蒼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峯晝映芙蓉開。坐俯西巖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

如一杯酒種蓮栽菊兩荒涼，惠遠陶潛骨何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頂，煙際浮萍一點青。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朵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聽經來。

太平宮白雲

白雲休道本無心，隨我迢迢度遠岑。攔路野風吹鬢斷，又穿深樹候前林。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真實是奇觀，更是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卻怪寺僧能好事，甫來城市索詩刊。

又次李僉事素韻

省災行近郊，探幽指層麓。回鷗振玄岡，頽陽薄西陸。菑田收積雨，禾稼泛平葦。取徑歷村墟，停車問耕牧。清溪厲月行，暝洞披雲宿。浙米石澗溜，斧薪澗底木。田翁來聚觀，中宵尙馳逐。將迎愧深情，瘡痍慚撫掬。幽枕靜無寐，風泉朗鳴玉。雖繆真訣傳，頗苦塵緣熟。終當遁名山，鍊藥洗凡骨。緘辭謝親交，流光易超忽。

繁昌道中阻風二首

阻風夜泊柳邊亭，懶夢還鄉午未醒。臥穩從教波浪惡，地深長是水雲冥。入林沽酒村童引，隔水放歌漁父聽。頗覺看山緣獨在，蓬窗剛對一峯青。

東風漠漠水瀼瀼，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漁樵來作市，心閒麋鹿漸同羣。自憐失脚趨塵土，長恐歸期負海雲。正憶山中詩酒伴，石門延望幾斜曛。

### 江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歸船不遇打頭風，行脚何緣到此中。幽谷餘寒春雪在，虛簷斜日暮江空。林閒古塔無僧住，花外仙源有路通。隨處看山隨處樂，莫將蹤跡歎萍蓬。

###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扁舟經月住林隈，謝得黃鶯日日來。兼有清泉堪洗耳，更多修竹好銜盃。諸生涉水攜詩卷，童子和雲掃石苔。獨奈華峯隔煙霧，時勞策杖上崔嵬。

###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小小山園幾樹桃，安排春色候停橈。開樽旋掃花陰雪，展席平臨松頂濤。地遠不須防俗駕，溪晴還好著漁舸。雲閒石路稀人跡，深處容無避世豪。

### 白鹿洞獨對亭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空陟飛巘。長風捲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

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坤亦郵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觴，賓主聊酬勸。悠悠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於此，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歎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句踐敢忘嘗膽地，齊威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江上望九華不見

五旬三過九華山，一度陰寒一度雨。此來天色稍清明，忽復昏霾起亭午。平生山水最多緣，獨此相逢容有數。人言此山天所祕，山下居人不常睹。蓬萊涉海或可求，瑤水崑崙俱舊遊。洞庭何止吞八九，五嶽曾向囊中收。不信開雲掃六合，手扶赤日照九州。駕風騎氣覽八極，視此瑣屑眞浮漚。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堃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

江生施生頗好奇，偶逢陶堃奇更癡。共言山外有佳寺，勸予往遊爭願隨。是時雷雨雲霧塞，多傳險滑難車騎。兩生力陳道非遠，堃請登高覘路歧。三人冒雨陟岡背，既仆復起相牽攜。同儕哧笑招之返，奮袂徑往凌嶽崎。歸來未暇顧沾濕，且說地近山逕夷。青林



宿靄漸開霽，碧巘絳氣浮微曦。津津指譬在必往，興劇不到傍人嗤。予亦對之成大笑，不覺老興如童時。平生山水已成癖，歷深探隱忘飢疲。年來世務頗羈縛，逢場遇境心未衰。墊本求仙志方外，兩生學士亦爾爲。世人趨逐但聲利，赴湯蹈火甘傾危。解脫塵囂事行樂，爾輩狂簡翻見譏。歸與歸與吾與爾，陽明之麓終爾期。

### 遊九華道中

微雨山路滑，山行入輕舟。桃花夾岸迷遠近，迴巒疊嶂深幽。奇峯應接勞回首，瞻之在前忽在後。不道舟行轉屈曲，但怪青山亦奔走。薄午雨霽雲亦開，青鞋布襪無塵埃。梅蹊柳徑度村落，長松白石穿林隈。始攀風磴出木杪，更俯懸崖聽瀑雷。亂山高頂藏平野，茆屋高低自成社。此中那得有人家，恐是當年避秦者。西巖日色漸欲下，且向前林秣吾馬。世途濁隘不可居，吾將此地營蘭若。

### 芙蓉閣

九華之山何崔嵬，芙蓉直傍青天栽。剛風倒海吹不動，大雪裂地凍還開。夜半峯頭掛明月，宛如玉女臨粧臺。我拂滄海寫圖畫，題詩還媿謫仙才。

###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遊興殊未盡，塵寰不可留。山青只依舊，白盡世閒頭。

其二

人迹不到地，萌茨亦數閒。借問此何處，云是九華山。

其三

拔地千峯起，芙蓉插曉寒。當年看不足，今日復來看。

其四

瀑流懸絕壁，峯月上寒空。鳥鳴蒼磧底，僧住白雲中。

登蓮花峯

蓮花頂上老僧居，腳踏蓮花不染泥。夜半花心吐明月，一顆懸空黍米珠。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舊識仙源路未差，也從谷口問桃花。屢攀絕棧經殘雪，幾度清溪踏月華。虎穴相鄰多異境，鳥飛不到有僧家。頻來休下仙翁榻，只借峯頭一片霞。

登雲峯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九華之峯九十九，此語相傳俗人口。俗人眼淺見皮膚，焉測其中之所有？我登華頂拂雲霧，極目奇峯那有數。巨壑中藏萬玉林，大劍長鎗攢武庫。有如智者深韜藏，復如淑女避讒妒。闔然避世不求知，早已尊人羞逞露。何人不道九華奇，奇中之奇人未知。我欲

窮搜盡拈出，祕藏恐是天所私。旋解詩囊旋收拾，脫穎露出錐參差。從來題詩李白好，渠於此山亦潦草。曾見王維畫輞川，安得渠來拂纖縞。

雙峯遺柯生喬

爾家雙峯下，不見雙峯景。如錐處囊中，深藏未脫穎。盛德心愈卑，幽人迹多屏。悠然望雙峯，可以發深省。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方自華峯下，何勞更望華。山僧援故事，要我到渠家。自謂遊已至，那知望轉佳。正如酣醉後，醒酒卻須茶。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黃金不布地，傾沙瀉流泉。潭淨長開鏡，池分或鑄蓮。興雲爲大雨，濟世作豐年。縱有貪夫過，清風自灑然。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首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卻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溪雲，山下聲聲一村雨。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閒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盡道佛燈來。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一 覷誰將混沌開，十年樣子道州來。須知太極元無極，始信心非明鏡臺。始信心非明鏡臺，須知明鏡亦塵埃。人人有箇圓圈在，莫向蒲團坐死灰。

勸酒

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毛髮暗從愁裏改，世情明向笑中危。春風脈脈回枯草，殘雪依依戀舊枝。謾對芳樽辭酩酊，機關識破已多時。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從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丘。簷松盡長青冥榦，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磻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時孟浪遊。

遊九華

九華原亦是移文，錯怪山頭日日雲。乘興未甘回俗駕，初心終不負靈均。紫芝香煖

春堪茹，青竹泉高晚更分。幽夢已分塵土累，清猿正好月中聞。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得其勝，喜而作歌。

昔年十日九華住，雲霧終旬竟不開。有如昏夜入寶藏，兩目無覩成空回。每逢好事談奇勝，卽思策蹇還一來。頻年驅逐事兵革，出入賊壘衝風埃。恐恐晝夜不遑息，豈復山水能徘徊。鄱湖一戰偶天幸，遠隨歸凱停江隈。是時軍務頗多暇，況復我馬方虺隤。舊遊諸生亦羣集，遂將童冠登崔嵬。先晨霏靄尙暝晦，卻疑山意猶嫌猜。猜肩輿一入青陽境，忽然白日開西嶺。長風擁籜掃浮陰，九十九峯如夢醒。羣巒踴躍爭獻奇，兒孫俯伏摩其頂。今來始識九華面，恨無詩筆爲傳影。層樓疊閣寫未工，千朵芙蓉抽玉井。怪哉造化亦安排，天下奇山此兼并。攬衣登高望八荒，雙闕下見日月光。長江如帶繞山麓，五湖七澤皆陂塘。蓬瀛海上浮拳石，舉足可到虹可梁。仙人爲我啓閭闔，鸞駉鶴駕紛翱翔。從茲脫屣謝塵世，飄然拂袖淩蒼蒼。

巖頭閒坐漫成

盡日巖頭坐落花，不知何處是吾家。靜聽谷鳥遷喬木，閒看林蜂散午衙。翠壁泉聲穿亂石，碧潭雲影透晴沙。癡兒公事真難了，須信吾生自有涯。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逢山未愜意，落日更移船。峽寺緣溪徑，雲林帶石泉。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其二

維舟谷口傍煙霏，共說前岡石徑微。竹杖穿雲尋寺去，藤筐採藥帶花歸。諸生晚佩聯芳杜，野老春霞綴衲衣。風詠不須沂水上，碧山明月更清輝。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淳氣日凋薄，鄒魯亡真承。世儒倡臆說，愚瞽相因仍。晚途益淪溺，手援吾不能。棄之入煙霞，高歷雲峯層。開茅傍虎穴，結屋依巖僧。豈曰事高尙，庶免無予憎。好鳥求其侶，嚶嚶林間鳴。而我在空谷，焉得無良朋。飄飄二三子，春服來從行。詠歌見真性，逍遙無俗情。各勉希聖志，毋爲塵所縈。

深林之鳥何閒關，我本無心雲自閒。六舜亦與木石處，醉翁惟在山水閒。晴窗展卷有會意，絕壁題詩無厚顏。願謂從行二三子，隨遊麋鹿俱忘還。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莫怪巖僧木石居，吾儕真切幾人如。經營日夜身心外，剽竊糠粃齒頰餘。俗學未堪

欺老衲，昔賢取善及陶漁。年來奔走成何事，此日斯人亦起予。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卽看花發又花飛，空向花前歎式微。自笑半生行脚過，何人未老乞身歸。江頭鼓角翻春浪，雲外旌旗閃落暉。羨殺山中麋鹿伴，千金難買芰荷衣。

倦鳥投枝已亂飛，林閒暝色漸霏微。春山日暮成孤坐，遊子天涯正憶歸。古洞溼雲含宿雨，碧溪明月弄清暉。桃花不管人閒事，只笑山人未拂衣。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尙爲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賈胡行

賈胡得明珠，藏珠剖其軀。珠藏未能有，此身已先無。輕已重外物，賈胡一何愚。請君勿笑賈胡愚，君今奔走聲利途。鑽求富貴未能得，役精勞形骨髓枯。竟日惶惶憂毀譽，終宵惕惕防艱虞。一日僅得五升米，半級仍甘九族誅。胥靡接踵略無悔，請君勿笑賈胡愚。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君不見塒下雞，引類呼羣啄。且啼稻梁已足脂，漸肥毛羽脫落充庖廚。又不見籠中鶴，斂翼垂頭困牢落。籠開一旦入層雲，萬里翱翔從廖廓。人生山水須認真，胡爲利祿纏其身。高車駟馬盡桎梏，雲臺麟閣皆埃塵。鷗夷抱恨浮江水，何似乘舟逃海濱。舜水龍山予舊宅，讓公且作煙霞伯。拂衣便擬逐公回，爲予先掃峯頭石。

紀夢 并序

正德庚辰八月廿八夕，臥小閣，忽夢晉忠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其言甚長，不能盡錄。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復爲詩以紀其略。嗟乎！今距景純若干年矣，非有實惡深窳，鬱結而未暴，甯有數千載之下，尙懷憤不平若是者耶？

秋夜臥小閣夢遊滄海濱。海上神仙不可到，金銀宮闕高嶙峋。中有仙人芙蓉巾，顧我宛若平生親。欣然就語下烟霧，自言姓名郭景純。攜手歷歷訴衷曲，義憤感激難具陳。切齒尤深怨王導，深奸老猾長欺人。當年王敦覬神器，導實陰主相緣夤。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復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仍爲顧命臣。幾微隱約亦可見，世史掩覆多失真。袖出長篇再三讀，覺來字字能書紳。開窗試抽晉史閱，中閒事迹頗有因。因思景純有道者，世移事



往千餘春，若非精誠果有激，豈得到今猶憤嘆，不成之語以箠戒，敦實氣沮，竟殞身，人生生死亦不易，誰能視死如輕塵。燭微先幾炳易道，多能餘事非所論。取義成仁忠晉室，聞逢龔勝心可倫。是非顛倒古多有，吁嗟景純終見伸。御風騎氣遊八垠，彼敦之徒草木蠹。土臭腐同沈淪。

我昔明易道，故知未來事。時人不我識，遂傳孰一技。一思王導徒，神器良久覲。諸謝豈不力，伯仁見其底。所以敦者備，罔顧天經與地義。不然百口未負託，何忍置之死。我於斯時知有分，日中斬柴市。我死何足悲，我生良有以。九天一人撫膺哭，晉室諸公亦可恥。舉目山河徒歎非，攜手登亭空灑淚。王導真奸雄，千載人未議。偶感君子談中及，重與寫真記。固知倉卒不成文，自今當與頻謔戲。倘其爲我一表揚，萬世萬世萬萬世。

右晉忠臣郭景純自述詩，蓋予夢中所得者，因表而出之。

無題

巖頭有石人，爲我下嶙峋。脚踏破履五十兩，身披舊衲四十斤。任重致遠香象力，餐霜坐雪金剛身。夜寒雙虎與溫足，雨後禿龍來伴宿。手握頑磚鏡未光，舌底流泉梅未熟。夜來拾得遇寒山，翠竹黃花好看。同來問我安心法，還解將心與汝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卻玉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儀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玉衡墮卻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鄒陳二子皆好遊，一往通天十日留。候之來歸久不至，我亦乘興聊尋幽。巖扉日出雲氣浮，二子晞髮登巖頭。谷轉始聞人語響，蒼壁杳杳長林秋。嗒然坐我亦忘去，人生得休且復休。採芝共約陽明麓，白首無慚黃綺儔。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咨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縈迴。雲石緣欹徑，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際，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構遺唐宋材。風松溪溜急，湍響空山哀。妙香隱玄洞，僧屋懸穹崖。扳依儼龍象，陟降臨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懷。我來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邈矣西方教，流傳徧中垓。如何皇極化，反使吾人猜。剝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底事，莫負生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散麋鹿伴，澗谷終追陪。恬愉返真澹，閔寂辭喧塵。至樂發天籟，絲竹謝淫哇。千古自同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峯上煙月，夜景方徘徊。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停午，起向高樓撞曉鐘。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今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閒耳盡聾。

立春

荒村亂後耕牛絕，城郭春來見土牛。家業苟存鄉井戀，風塵先幸甲兵休。未能布德慚時令，聊復題詩寫我憂。爲報胡雛須遠塞，暫時邊將駐南州。

遊廬山開元寺

清晨入谷到斜曛，徧歷青霞躡紫雲。閭闔遠從雙劍闕，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看盡東南百二峯，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月下吟三首

露冷天清月更輝，可看遊子倍沾衣。催人歲月心空在，滿眼兵戈事漸非。方朔本無金馬意，班超惟願玉門歸。白頭應倚庭前樹，怪我還期秋又違。

江天月色自清秋，不管人閒底許愁。謾擬翠華旋北極，正憐白髮倚南樓。狼烽絕塞

寒初入，鶴怨空山夜未休。莫重三公輕一日，虛名真覺是浮漚。  
依依窗月夜還來，渺渺鄉愁坐未回。素位也知非自得，白頭無奈是親衰。當年竹下  
曾裘仲，何日花前更老萊。懇疏乞骸今幾上，中宵翹首望三台。

月夜二首

高臺月色倍新晴，極浦浮沙遠樹平。客久欲迷鄉國望，亂餘愁聽鼓鼙聲。湖南水潦  
頻移粟，嶺北風煙且罷征。濡手未辭援溺苦，白頭方切倚闌情。

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反謂醒者狂，羣起環鬪爭。洙泗  
輟金鐸，濂洛傳微聲。誰鳴塗毒鼓，聞者皆昏冥。嗟爾欲奚爲，奔走皆營營。何當聞此鼓，開  
爾天聰明。

雪望四首

風雪樓臺夜更寒，曉來霽色滿山川。當歌莫放陽春調，幾處人家未起煙。  
初日湖山雪未融，野人村落閉重重。安居信是豐年兆，爲語田夫莫惰農。  
霽景朝來更好看，河山千里思漫漫。茅簷日色猶堪曝，應是邊關地更寒。  
法象冥濛失巨纖，連朝風雪費粧嚴。誰將塵世化珠玉，好與貧家聚米鹽。

火秀宮次一峯韻三首

茲山堪遁迹，上應少微星。洞裏乾坤別，壺中日月明。道心空自警，塵夢苦難醒。方嶠由來此，虛無隔九溟。

其二

清溪曲曲轉層林，始信桃源路未深。晚樹煙霏山閣靜，古松雷雨石壇陰。丹爐遺火飛殘藥，仙樂浮空寄絕音。莫道山人才一到，千年陳迹此重尋。

其三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山昏欲就雲儲眠，疎林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落盡，手種松柏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改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歸懷

行年忽五十，頓覺毛髮改。四十九年非，童心獨猶在。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每當快意事，退然思辱殆。傾否作聖功，物覩豈不快。奈何桑梓懷，衰白倚門待。

啾啾吟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  
信步行來皆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  
用之則行舍卽休，此身浩蕩浮虛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  
千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鋤耨？  
君不見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  
西家兒童不識虎，執竿驅虎如驅牛。  
癡人懲噎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居越詩三十四首

正德辛巳年  
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百戰歸來白髮新，青山從此作閒人。  
峯攢尙憶衝蠻陣，雲起猶疑見虜塵。  
島嶼微茫滄海暮，桃花爛熳武陵春。  
而今始信還丹訣，卻笑當年識未真。

其二

歸去休來歸去休，千貂不換一羊裘。  
青山待我長爲主，白髮從他自滿頭。  
種果移花新事業，茂林脩竹舊風流。  
多情最愛滄州伴，日日相呼理釣舟。

次謙之韻

珍重江船冒暑行，一宵心話更分明。  
須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辯濁清。  
久奈世儒

橫臆說，競搜物理外人情。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來自渾成。

再遊浮峯次韻

廿載風塵始一回，登高心在力全衰。偶懷勝事乘春到，況有良朋自遠來。還指松蘿尋舊隱，撥開雲石翦蒿萊。後期此別知何地，莫厭花前勸酒盃。

夜宿浮峯次謙之韻

日日春山不厭尋，野情原自懶朝簪。幾家茅屋山村靜，夾岸桃花溪水深。石路草香隨鹿去，洞門蘿月聽猿吟。禪堂坐久發清磬，卻笑山僧亦有心。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歷歷溪山記舊蹤，寺僧遙住翠微重。扁舟曾泛桃花入，歧路心多草樹封。谷口鳥聲兼伐木，石門煙火出深松。年來百好俱衰薄，獨有幽探興尙濃。

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

秋聲

秋來萬木發天聲，點瑟回琴日夜清。絕調迴隨流水遠，餘音細入晚雲輕。洗心真已

空千古；傾耳誰能辯九成。徒使清風傳律呂，人閒瓦缶正雷鳴。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爲別

斷雲微日半晴陰，何處高梧有鳳鳴？星漢浮槎先入夢，海天波浪不須驚。魯郊已自非常典，膳肉甯爲脫冕行。試向滄浪歌一曲，未云不是九韶聲。

堯舜人人學可齊，昔賢斯語豈無稽。君今一日眞千里，我亦當年苦舊迷。萬理由來吾具足，六經原只是階梯。山中儘有閒風月，何日扁舟更越溪？

月夜二首

與諸生歌

于天泉橋。

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靄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撓。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尙疑朱仲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

秋夜

春園花木始菲菲，又是高秋落葉稀。天迴樓臺含氣象，月明星斗避光輝。閒來心地如空水，靜後天機見隱微。深院寂寥羣動息，獨憐烏鵲繞枝飛。



夜坐

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卻憐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

心漁爲錢翁希明別號題

錢翁德洪父，五歲雙  
瞽，好古博學，能詩文。

有漁者歌曰：「漁不以目惟以心，心不在魚漁更深。北溟之鯨殊小小，一舉六鼈未足歎。」敢問何如其爲漁耶？曰：「吾將以斯道爲網，良知爲綱，太和爲餌，天地爲舫。絜之無意，散之無方，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者矣。」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鼎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爲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迴滄海東。世故茫茫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蓬。

觀從吾登爐峯絕頂戲贈

道人不奈登山癖，日暮猶思絕棧雲。巖底獨行窩虎穴，峯頭清嘯亂猿羣。清溪月出時尋寺，歸棹城隅夜款門。可笑中郎無好興，獨留松院坐黃昏。

書扇贈從吾

君家只在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迴。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僧舍

初冬風日佳，杖策登崔嵬。自予羈宦迹，久與山谷違。屈指廿七載，今茲復一來。沿溪尋往路，歷歷皆所懷。躋險還屢息，興在知吾衰。薄午際峯頂，曠望未能回。良朋亦偶至，歸路相徘徊。夕陽飛鳥靜，羣壑風泉哀。悠悠觀化意，點也可與偕。

山中謾興

清晨急雨度林扉，餘滴煙梢尚溼衣。雨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頓覺非。自擬春光還自領，好誰歌詠月中歸。

挽潘南山

聖學宮牆亦久荒，如公精力可升堂。若爲千古經綸手，只作終年著述忙。末俗澆漓風益下，平生辛苦意難忘。西風一夜山陽笛，吹盡南岡落木霜。

和董蘿石菜花韻

油菜花開滿地金，鶉鳩聲裏又春深。閭閻正苦饑民色，吠畝常懷老圃心。自有牡丹堪富貴，也從蜂蝶謾追尋。年年開落渾閒事，來賞何人共此襟？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月見疎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三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爲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藜茅成閭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卽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卻是誰？  
知得良知卻是誰？自家痛癢自家知。若將痛癢從人問，痛癢何須更問爲？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立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卻從身外覓神仙。

寄題玉芝庵

丙戌

塵途駿馬勞千里，月樹鷓鴣足一枝。身既了時心亦了，不須多羨碧霞池。

別諸生

絲絲聖學已千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  
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慇懃莫媿別離筵。

後中秋望月歌

一年兩度中秋節，兩度中秋一樣月。兩度當筵望月人，幾人猶在幾人別？此後望月  
幾中秋，此會中人知在否？當筵莫惜慇懃望，我已衰年半白頭。

書扇示正憲

汝自冬春來，頗解學文義。吾心豈不喜，顧此枝葉事。如樹不植根，暫榮終必瘁。植根

可如何願汝且立志。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衰疾悟止足，閒居便靜修。探芝深谷底，考槃南澗頭。之子亦早見，枉帆經舊邱。幽尋意始結，公期已先遒。星途觸來暑，拯焚能自由。黃鵠一高舉，剛風翼難收。懷茲戀邱隴，罔顧未忘憂。往志局千里，豈伊枋榆投。哲士營四海，細人聊自謀。聖作正思治，吾衰亮何酬。所望登才俊，濟濟揚鴻休。隱者嘉肥遯，仕者當誰儔。甯無寥寂念，宜急瘡痍瘳。舍藏應有時，行矣毋淹留。

中秋

去年中秋陰復晴，今年中秋陰復陰。百年好景不多遇，況乃白髮相侵尋。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年已五十有五矣六月靜齋二丈昔與先公同舉于鄉聞之而喜各以詩來賀藹然世交之誼也次韻爲謝

海鶴精神老益強，晚途詩價重珪璋。洗兒惠兆金錢貴，爛目光呈奎井祥。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爺長。偶逢燈事開湯餅，庭樹春風轉歲陽。

其二

自|分|秋|禾|後|吐|芒|，敢|云|琢|玉|晚|珪|璋|。漫|憑|先|德|餘|家|慶|，豈|是|生|申|降|嶽|祥|。攜|抱|且|堪|娛|老|，況|長|成|或|可|望|書|香|。不|辭|歲|歲|臨|湯|餅|，還|見|吾|家|第|幾|耶|。

兩廣詩二十一首

嘉靖丁亥起，  
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湖|山|久|繫|念|，塊|處|限|形|迹|。遙|望|一|水|閒|，十|年|靡|由|卽|。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旌|道|回|岡|，取|捷|上|崎|側|。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淒|羣|卉|拆|。壑|靜|響|江|聲|，窗|虛|函|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臆|。匪|從|羣|公|餞|，何|因|得|良|覲|。南|徼|方|如|燬|，救|焚|敢|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幽|尋|僻|。

復過釣臺

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迹|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當|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哉|末|難|矣|。

右|正|德|已|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

嘉靖丁亥九月廿二日書。時從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材凡四人。

方思道送西峯

西峯隱真境，微境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被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閫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已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玉，之子囊中錐。羣峯瀨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非佳餞，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復疑。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

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

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寄石潭二絕

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留不盡之興於

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聞尊恙已平復，必於不出見客，無乃太以界限自拘乎？  
奉次二絕，用發一笑，且以致不及請教之憾。

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公久已藩籬撤，何事深林尙閉關？  
乘興相尋涉萬山，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卻有關。

長生

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徧探歷，悠悠鬢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  
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甯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  
辭反增疑。紛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歧。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尙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闔闈  
多復業，獨憐饑饉未寬征。迂疎何有甘棠惠，慚愧香燈父老迎。

重登黃土腦

一上高原感慨重，千山落木正無窮。前途且與停西日，此地曾經拜北風。劍氣晚橫  
秋色淨，兵聲寒帶暮江雄。水南多少流亡屋，尙訴征求杼軸空。

過新溪驛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徭湖寇正縱橫。人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兵。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峯山擊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夢中絕句

此予十五歲時夢中所作，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茲行殆有不偶然者。因識其事于此。

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尙不磨。

謁伏波廟二首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征敢倚風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尙喜遠人知向望，卻慚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蠻，焦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堦干羽五雲端。

破斷藤峽

纔看干羽格苗夷，忽見風雷起戰旗。六月徂征非得已，一方流毒已多時。灑賓玉石分須早，聊慶雲霓怨莫遲。嗟爾有司懲既往，好將恩信撫遺黎。

平八寨

見說韓公破此蠻，  
貍貅十萬騎連山。  
而今止用三千卒，  
遂爾收功一月間。  
豈是人謀能妙算，  
偶逢天助及師還。  
窮搜極討非長計，  
須有恩威化梗頑。

南甯二首

一駐南甯九月餘，  
始因送遠過僧廬。  
浮屠絕壁經殘燹，  
井竈沿村見廢墟。  
撫恤尙慚凋弊後，  
遊觀正及省耕初。  
近聞疆負歸獠獠，  
莫陋夷方不可居。

勞矣田人莫遠迎，  
瘡痍未定犬猶驚。  
燹餘破屋須先緝，  
雨後荒畝莫廢耕。  
歸喜逃亡來負襁，  
貧憐繻綺綴旗旌。  
聖朝恩澤寬如海，  
甌鮒盆魚縱爾生。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  
老宣慰實來督兵。  
今茲思田之役，  
乃隨父致仕宣慰明輔來從事，  
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孝相承相尙也。  
詩以嘉之。

宣慰彭明輔，  
忠勤晚益敦。  
歸師當五月，  
冒暑淨蠻氛。  
九霄雖已老，  
報國意尤勤。  
五月衝炎暑，  
回軍立戰勳。

愛爾彭宗舜，  
少年多戰功。  
從親心已孝，  
報國意尤忠。

題甘泉居

我聞甘泉居，  
近連菊坡麓。  
十年勞夢思，  
今來快心目。  
徘徊欲移家，  
山南尙堪屋。  
渴飲甘泉泉，  
飢食菊坡菊。  
行看羅浮雲，  
此心聊復足。

書泉翁壁

我祖死國事，肇禋在增城。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思一尋。蒼蒼兼葭色，宛隔環瀛深。人門散圖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懃。落落千百載，人生幾知音。道通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  
外集二  
詩

七〇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 癸亥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推辱臨，復申前請，尤爲懇至，令人益增惶懼。天道幽遠，豈凡庸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爲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爲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今日？然而暑旱尙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者歲旱，則爲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謂書符呪水而可以得雨者也。雖後世方術之士，或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小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況如今之方士之流，曾不少殊於市井蠶頊，而

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閒從便，得自爲之，但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重輕。夫以執事平日之所操存，苟誠無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人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

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瘡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瘡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 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以禦魍魎，則其所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仇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甯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

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二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

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以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皆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



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三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垵，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

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垠，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垠，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覺，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臥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以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則呼

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始，此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祕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閒，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尙遠也。妄言不罪。

答徐成之壬午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爲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徵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僕以爲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勝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閒，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卽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

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爲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爲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爲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卽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爲主，一以道問學爲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尙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爲乎？故僕願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與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與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壬午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

必已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爲僕漫爲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爲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謂吾兄而亦有是言耶？僕嘗以爲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旣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始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復，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爲無過也。僕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爲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爲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

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斂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亦豈必盡其所以非乎？然而二兄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此僕之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爲哉？此僕之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安有所謂含糊兩解，而陰爲與庵之地者哉？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心也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無間於天人，無分於古今，苟盡吾心以求焉，則不中不遠矣。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是故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爲學，烏在其爲學也已？僕嘗以爲晦庵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

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砒砒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辯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爲己之道，其功亦甯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爲之一洗者。使晦庵有知，將亦不能一日而安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爲吾兄一吐者。亦何肯漫爲兩解之說，以陰助於輿庵？輿庵之說，僕猶恨其有未盡也。夫學術者，今古聖賢之學術，天下之所公共，非吾三人者所私有也。天下之學術當爲天下公言之，而豈獨爲輿庵地哉！兄又舉太極之辯，以爲象山於文義且有所未能通曉，而其強辯自信，曾何有於所養。夫謂其文義之有未詳，不害其爲有未詳也，謂其所養之未至，不害其爲未至也。學未至於聖人，甯免太過不及之差乎？而論者遂欲以是而蓋之，則吾恐晦庵禪學之譏，亦未免有激於不平也。夫一則不審於文義，一則有激於不平，是皆所養之未至。昔孔子大聖也，而猶曰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仲虺之贊成湯，亦惟曰改過不吝而已。所養之未至，亦何傷於二先生之爲賢乎？此正晦

庵象山之氣象，所以未及於顏子明道者在此。吾儕正當仰其所以不可及，而默識其所未至者，以者涵養親切之方，不當置偏私於其間，而有所附會增損之也。夫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於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爲有助於晦庵，而更相倡引，謂之扶持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晦庵有聞過則喜之美，而吾乃非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也。晦庵之心以聖賢君子之學期後代，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僕今者之論，非獨爲象山惜，實爲晦庵惜也。兄視僕平日於晦庵何如哉？而乃有是論，是亦可以諒其爲心矣。惟吾兄去世俗之見，宏虛受之誠，勿求其必同，而察其所以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爲聖賢之心，則兄與輿庵之論將有不待辯說而釋然以自解者。孟子云：『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惟吾兄審擇而正之。

答儲柴墟 壬申

盛价來，適人事紛紜，不及細詢北來事，既還，卻殊怏怏。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敘，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未刻石，刪去之爲佳。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



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宜更詳之。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夫大賢吾師，次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游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亦隨俗而侍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干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有所不屑乎？嗟乎！友未易言也。今之所謂友，或以藝同，或以事合，狗名逐勢，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仁者心之德，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輔仁，求以全心德也。如是而後友。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地勢聲翼之重，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賢者弗與也。吾兄技藝炎涼之說，貴賤少長之論，殆皆有未盡歟？孟子曰：友也者，不可以有挾。孟獻子之友五人，無獻子之家者也，曾以貴賤乎？仲由少顏路三歲，回由之贈處，蓋友也。

回與曾點同時，參曰：昔者吾友曾以少長乎？將矯時俗之炎涼而自畔於禮，其閒不能以寸矣。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既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無由復明。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乃大幸矣。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吾猶得而私淑也。不幸世又無是人，有志之士，偃偃其將焉求乎？然則何能無憂也？憂之而不以責之己，責之己而不以求輔於人，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凡僕於今之後進，非敢以師道自處也，將求其聰明特達者與之講明，因以自輔也。彼自以後進求正於我，雖不師事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伊川瞑目而坐，游楊侍立不敢去，重道也。今世習於曠肆，憚於檢飾，不復知有此事。幸而有一二後進，略知求道爲事，是有復明之機，又不誠心直道與之發明，而徒闖然媚世，苟且阿俗，僕誠痛之惜之。傳曰：師嚴然後

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閒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僕之意以爲已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且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乎？雖然，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僕蓋未嘗有諸己也，而可以求諸人乎？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承相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二 壬申

昨者草率奉報，意在求正，不覺蕪冗。承長箋批答，推許過盛，殊增悚汗也。來喻責僕不以師道自處，恐亦未爲誠心直道。願僕何人，而敢以師道自處哉？前書所謂以前後輩

處之者，亦謂僕有一日之長，而彼又有求道之心者耳。若其年齒相若，而無意於求道者，自當如常待以客禮，安得例以前後輩處之，是亦妄人矣。又況不揆其來意之如何，而抗顏以師道自居，世甯有是理耶？夫師法者，非可以自處得也；彼以是求我，而我以是應之耳。嗟乎！今之時孰有所謂師云乎哉！今之習技藝者，則有師，習舉業求聲利者，則有師，彼誠知技藝之可以得衣食，舉業之可以得聲利，而希美官爵也。自非誠知己之性分，有急於衣食官爵者，孰肯從而求師哉！夫技藝之不習，不過乏衣食，舉業之不習，不過無官爵，己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爲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可不大哀乎！往時僕與王寅之劉景素同遊太學，每季考，寅之恆居景素前列。然寅之自以爲講貫不及景素，一旦執弟子禮師之，僕每歎服，以爲如寅之者，真可爲豪傑之士。使寅之易此心以求道，亦何聖賢之不可及。然而寅之能於彼不能於此也。曾子病革而易簣，子路臨絕而結纓，橫渠撒虎皮而使其子弟從講於二程，惟天下之大勇無我者能之。今天下波頹風靡，爲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已見，莫肯相下，求正故居。今之世非有豪傑獨立之士，的見性分之不容已，毅然以聖賢之道自任者，莫之從而求師也。吾兄又疑後進之來，其資稟向意雖不足以承教，若其齒之相遠者，恐亦不當概以客禮相待。僕前書所及，蓋與有意於斯道者相屬而言，亦謂其可以客，可以無客者耳。若其齒數邈絕，則名分具存，有不

待言矣。孔子使闕黨童子將命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亦未嘗無誨焉。」雖然，此皆以不若己者言也。若其德器之夙成，識見之超詣者，雖生於吾後數十年，其大者吾師，次者吾友也，得以齒序論之哉？人歸遽，劇極潦草，便聞批復，可否不一。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歎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

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盾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自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弊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繆，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慢，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上晉溪司馬 戊寅

邠衡諸處羣孽漏殄尙多，蓋緣進剿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而廣兵防夾，又復稍遲，以致此。其在目今，若無凶荒之災，兵革之釁，料亦未敢動作，但恐一二年後，則有所不能保耳。今大征甫息，勢旣未可輕舉，而地方新遭土兵之擾，復不堪重困，將紓目前之

患，不過添立屯堡，若欲稍爲經久之圖，亦不過建立縣治，然此二端，彼省鎮巡已嘗會奏舉行，生雖復往，豈能別有區畫，但度其事勢，屯堡之設，雖可以張布聲威，然使守瞭日久，未免怠弛，敦歸無事，則虛具名數，冒費糧餉，有急則張皇賊勢，復須調兵，此其勢之所必至者。惟建縣一事，頗爲得策。又聞所設縣分乃瓜分兩省三縣之地，彼此各吝土地人民，豈肯安然割己所有以資異省別郡，必有紛爭異同之論，未能歸一。則立縣之舉，勢亦未易克就。既承責委，亦已遣人再往詢訪，苟有利弊，稍可裨益者，當復舉請。但因閩事孔棘，遙聞廟堂之議，亦欲繆以見責，故且未敢輒往。郴桂然。勅書又未見到，則閩中亦不敢遽往。旦夕諮訪其事，頗悉顛末。大概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其始作於延平，繼發於邵武，又繼發於建甯，發於汀漳，發於沿海諸衛所。其間驚閩雖小大不一，然亦皆因倡於前者，略無懲創，遂敢效尤而興。今省城渠魁雖已授首，人心尙爾驚惶未定，邵武諸處尤不可測，急之必致變，縱而不問，將來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蓋福建之軍，縱恣驕驚已非一日，既無漕運之勞，又無征戍之役，飽食安坐，徭賦不及，居則腴民之膏血以供其糧，有事返藉民之子弟而爲之鬪。有司豢養若驕子，百姓疾畏如虎狼，稍不如意，呼喚羣聚而起，焚掠居民，綁笞官吏，氣燄所加，帖然惟其所欲而後已。今其勢既盈，如將潰之隄，岌乎洶洶，匪朝伊夕，雖有智者，難善其後，固非迂劣如守仁者所能辦此也。又況積弱之軀，百

病侵剝；近日復聞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豈復堪任；臨期敗事，罪戮益重，輒敢先以情訴，伏望曲加矜憫，改授能者，使生得全首領，歸延殘息於田野，非生一人之幸，實一省數百萬生靈之幸也。情蹙辭隘，忘其突冒，死罪死罪！

二己卯

齋奏人回，每辱頒教，接引開慰，勤惓懇惓，不一而足。仁人君子愛物之誠，與人之厚，雖在木石，亦當感動激發，而況於人乎！無能報謝，銘諸心腑而已。生始懇疏乞歸，誠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爲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且蒙朝廷曾有賊平來說之旨，若再拘縛，使不獲一申其情，後雖萬死，無以贖其痛恨矣。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今生已移疾舟次，若復候命不至，斷亦逃歸，死無所憾。老先生亦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必欲置之有罪之地乎？情隘辭迫，瀆冒威嚴，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死罪死罪！

上彭幸庵 壬午

不孝延禍先子，自惟罪逆深重，久擯絕於大賢君子之門矣。然猶強息忍死，未卽殞滅，又復有所控籲者，痛惟先子平生孝友剛直，言行一出其心之誠，然而無所飾於其外，與人不爲邊幅，而至於當大義，臨大節，則毅然奮卓而不可回奪。忝從大夫之後，逮事



先朝亦既荐被 知遇。中遭逆瑾之變，退伏田野。忠貞之志，抑而不申。近幸中興之會，聖君賢相方與振廢起舊，以發舒幽枉，而先子則長已矣。德蘊壅闕而未宣，終將泯溷於俗，豈不痛哉！伏惟執事才德勳烈，動一世，忠貞之節，剛大之氣，屹然獨峙，百撼不搖，真足以廉頑而立懦。天子求舊圖新，復起以相，海內仰望其風采，凡天下之韜伏堙滯，窒而求通，絀而求直者，莫不延頸跂足，望下風而奔訴，況先子素辱知與，不肖孤亦嘗受教於門下，近者又蒙爲之刷垢雪穢，謬承推引之恩，蓋不一而足者，反自疏外，不一以其情爲請，是委先子於溝壑，而重棄於大賢君子也。不孝之罪，不滋爲甚歟？先子之沒，有司以贈諡乞，非執事之憫之也，而爲之一表白焉，其敢覲覲於萬一乎？荒迷懇迫，不自知其僭罔瀆冒，死罪死罪！

寄楊邃庵閣老 壬午

孤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愧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墓石之誌爲重。伏惟明

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強顏而入焉。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弔，寵之以文詞，惻然憫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二 癸未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

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爲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

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效一得之愚以爲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三 丁亥

某素辱愛下，然久不敢奉狀者，非敢自外於門牆，實以地位懸絕，不欲以寒暄無益之談，塵瀆左右，蓋避嫌之事，賢者不爲，然自歎其非賢也。非才多病，待罪閒散，猶懼不堪，乃今復蒙顯擢，此固明公不遺下體之盛，某亦甯不知感激。但量能度分，自計已審，貪冒苟得，異時憤事，將爲明公知人之累。此所以聞命驚惶而不敢當耳。謹具奏辭免，所以原職致仕。伏惟明公因材而篤，於所不能，特賜曲成，俾得歸延病喘於林下，則未死餘年，皆明公之賜，其爲感激，甯有窮已乎。懇切至情，不覺瀆冒，伏冀宥恕不具。

四 丁亥

竊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故前者兩奉起居，皆嘗僭及此意。亦其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素受知己之愛，不當復避嫌疑，故率意言之若此。迺者忽蒙兩廣之命，則是前日之言，適以爲己地也，悚懼何以自容乎！某以迂疏之才，口耳講說之學耳，簿書案牘，已非其能，而況軍旅之重乎？往歲江西之役，實亦僥倖偶成。近年以來，憂病積集，疴

羸日甚，惟養疴，爲鄉里子弟考訂句讀，使知向方，庶於保身及物亦稍得效其心力，不致爲天地閒一蠹。此其自處亦既審矣。聖天子方勵精求治，而又有老先生主張國是於上，苟有襍線之長者，不於此時出而自效，則亦無其所矣。老先生往歲方秉銓軸時，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老先生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老先生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就之也如此，至今相傳以爲美談，今獨不能以此意而推之某乎？懇辭疏上，望賜曲成，使得苟延喘息，俟病痊之後，老先生不忍終廢，必欲強使一出，則如留都之散部，或南北太常國子之任，量其力之可能者使之自效，則圖報當有日也。不勝恃愛懇瀆，幸賜矜察。

寄席元山 癸未

某不孝，延禍先子，罪逆之深，自分無復比數於人。仁人君子尙未之知，憫念其舊，遠使存錄，重以多儀，號慟拜辱，豈勝哀感！豈勝哀感！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信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不肖方在苦毒中，意所欲請者千萬，荒迷割裂，莫得其端緒，使還遽，臨疏昏塞，不盡所云。

答王亶庵中丞 甲申

往歲旌節臨越，猥蒙枉顧。其時憂病懵懵，不及少申款曲。自後林居，懶僻成性，平生故舊不敢通音問，企慕之懷雖日以積，竟未能一奉起居，其爲傾渴，如何可言。使來，遠辱問惠，登拜感忤。舍親宋孔瞻亦以書來，備道執事勤勤下問之盛，不肖奚以得此！近世士夫之相與，類多虛文彌誑而實意衰薄，外和中妬，徇私敗公。是以風俗日惡而世道愈降。執事忠信高明，克勤小物，長才偉識，翹然海內之望，而自視猷然，遠念不遺，若古之君子有而若無，以能問於不能者也。僕誠喜聞而樂道，自顧何德以承之。僕已無所可用於世，顧其心痛聖學之不明，是以人心陷溺至此，思守先聖之遺訓，與海內之同志者講求切劘之，庶亦少資於後學，不徒生於聖明之朝，然蔽惑既久，人是其非，其能虛心以相聽者鮮矣。若執事之德盛禮恭而與人爲善，此誠僕所願效其愚者。然又邑里隔絕，無因握手一敘，其爲傾渴，又如何可言耶。雖然，目擊而道存，僕見執事之書，既已知執事之心，雖在千萬里外，當有不言而信者。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蓋鄙心之所欲效者，亦略具於其中矣。便間幸示。

與陸清伯 甲申

惟乾之事將申而遂沒，痛哉！冤乎！不如是無以明區區罪惡之重，至於貽累朋友，不如是無以彰諸君之篤於友道，痛哉！冤乎！不有諸君在，則其身沒之後，將莫知所在矣。況

有爲之衣衾棺殮者乎。是則猶可以見惟乾平日爲善之報，於大不幸之中而尙有可幸者存也。嗚呼！痛哉！卽欲爲之一洗，自度事勢未能遽脫，或必須進京，候到京日再與諸君商議而行之。苟遂歸休，終須一舉，庶可少泄此痛耳。其歸喪一事，託王邦相爲之經理。倘有不便，須僕到京圖之未晚也。行李倥傯中，未暇悉欲所言，千萬心照。

與黃誠甫甲申

近得宗賢寄示禮疏，明甚。誠甫之議，當無不同矣。古之君子，恭敬擢節退讓以明禮。僕之所望於二兄者，則在此而不彼也。果若是，以爲斯道之計，進於議禮矣。先妻不幸於前日奄逝，方在悲悼中，適陳子文往，草草存問。

二 甲申

別久極渴一語，子莘來，備道諸公進修，亦殊慰。大抵吾人習染已久，須得朋友相夾持，離羣索居，卽未免墮惰。諸公旣同在留都，當時時講習爲佳也。

三 乙酉

盛价來，領手札，知有貴恙，且喜漸平復矣。賤軀自六月暑病，然兩目蒙蒙，兩耳蓬蓬，幾成廢人，僅存微息。旬日前，元忠宗賢過此，留數日北去。山廬臥病，期少謝人事，而應接亦多。今復歸臥小閣，省愆自訟而已。聞有鼓柂之興，果爾，良慰渴望。切磋砥礪之益，彼此

誠不無也。

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刻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非餘儒所及。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有傳之者。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幸甚幸甚！中間如論明道伊川處，似未免尙有執著。然就其所到已甚高明特遠，不在游楊諸公之下矣。中間可省略者刪去之爲佳。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高明以爲何如？

復童克剛 乙酉

春初枉顧，時承以八策見示，鄙意甚不爲然。既而思之，皆學術不明之故。姑且與克剛講學，未暇細論策之是非。旬日之後，學術漸明，克剛知見豁然，如白日之開雲霧，遂翻然悔其初志，卽欲焚棄八策，以爲自此以後誓不復萌此等好高務外之念矣。當時同志諸友，無不嘆服克剛，以爲不憚改過而勇於從善若此，人人皆自以爲莫及也。盛价遠來，忽尋長箋巨冊，諄諄懇懇，意求刪改前策，將圖復上，與臨別丁寧意大相矛盾。豈閒闊之久，切磋無力，遂爾迷誤至此耶？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若克剛斯舉，乃所謂思出其位矣。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憂則違之。』若克剛斯舉，是易乎世而成乎



名，非遜世無悶，憂則違之之謂矣。克剛向處山林，未嘗知有朝廷事體。今日羣司之中，縉紳士夫之列，其閒高明剴切之論，經略康濟之謨，何所不有，如八策中所陳，蓋已不知幾十百人幾百上矣。甯復有俟於克剛耶？克剛此舉，雖亦仁人志士之心，然夜光之璧無因而投，人亦且按劍而怒。況此八策者，特克剛之敵筭耳，亦何保嗇之深，而必以投人爲哉？若此策遂上，亦非獨不見施行，且將有指摘非訾之者，其爲克剛之累不小也。克剛亦何苦而汲汲於爲是哉？八策之中，類皆老生常談，惟第五策於地方利害頗有相關。然亦不過訴狀之詞，一有司聽之足矣，而克剛乃以爲致治垂統之一策，得無以身家之故，遂爲利害所蔽，而未暇深思之耶？明者一覽，如見肺肝，但克剛不自知耳。昔者顏子在陋巷簞瓢，孔子賢之。夫陋巷簞瓢，豈遂至於人不堪憂，其閒蓋亦必有患害屈抑，常情所不能當，如克剛今日之所遭際者矣。若其時遂以控之於時君世主，譴譎屑屑，求白於人，豈得復謂之賢乎？禹稷昌言於朝，過門不入，以有大臣之責也。今克剛居顏子陋巷之地，而乃冒任禹稷之憂，是宗祝而代庖人之割，希不傷手矣。冊未授受之說，似未端的，此則姑留於此。俟後日再講。至於八策，斷斷不宜復留，遂會同志諸友共付丙丁，爲克剛焚此魔障，克剛自此但宜收斂精神，日以忠信進德爲務，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見是而無悶可也。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某愚不自量，痛此學之不講，而竊有志於發明之。自以劣弱，思得天下之豪傑，相與扶持砥礪，庶幾其能有成。故每聞海內之高明特達，忠信而剛毅者，卽欣慕愛樂，不啻骨肉之親。以是於吾啓範，雖未及一面之識，而心孚神契，已如白首之交者，亦數年矣。每得封事讀之，其閒迺有齒及不肖者，則又爲之赧顏汗背，促踏不安。古之君子，恥有其名而無其實。吾於啓範，惟切磋之是望，乃不考其實，而過情以譽於朝，異時苟有不稱，將使啓範爲失言矣。如之何而可不肖志雖切於求學，而質本迂狂疏謬，招尤速謗，自其所宜。近者復聞二三君子以不肖之故，相與憤爭力辯於鑠金銷骨之地，至於衝鋒冒刃而弗顧。僕何以當此哉！二三君子之心，豈不如青天白日，誰得而瑕滓之者。顧僕自反，亦何敢自謂無愧。則不肖之軀，將不免爲輕雲薄霧於二三君子者矣。如之何而可病軀懶放日久，已成廢人，尙可勉強者，惟宜山林之下，讀書講學而已。兩廣之任斷非所堪，已具疏懇辭，必不得請，恐異日終爲知己之憂也。言不能謝，惟自鞭策，以期無負相知，庶以爲報耳。

答方叔賢 丁亥

久不奉狀，非敢自外，實以憂疾頻仍，平生故舊類不敢通問。在吾兄誠不當以此例視，然廣士之來遊者相踵，山中啓處，時時聞之，簡札虛文，似有不然者，吾兄當能亮之。

也。聖主聰明不世出。諸公既蒙知遇，若此安可不一出圖報。今日所急，惟在培養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政不足聞，人不足謫，是謂一正君而國定。然此非有忠君報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只好議論粉飾於其外而已矣。僕積衰之餘，病廢日甚，豈復更堪兵甲驅馳之勞。況讒構未息，又可復出而冒爲之乎？懇辭疏下，望與扶持，得具養疴林下，稍俟痊復，出而圖報，非晚也。

二 丁亥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嘆服。但與名其閒，卻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維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閒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木之閒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

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略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齎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

與黃宗賢 丁亥

僕多病積衰，潮熱痰嗽，日甚一日，皆吾兄所自知，豈復能堪戎馬之役者？況讒搆未息，而往年江西從義將士，至今查勘未已，往往廢業傾家，身死牢獄，言之實爲痛心，又何面目見之。今若不量可否，冒昧輕出，非獨精力決不能支，極其事勢，正如無舵之舟，乘飄風而泛海，終將何所止泊乎？在諸公亦不得不爲多病之人一慮此也。懇辭疏下，望相扶持，終得養痾林下是幸。席元山喪已還蜀否？前者奠辭想已轉達，天不愆遺，此痛何極！數日閒，唐生自黃巖歸，知宅上安好，世恭書來，備道佳子弟悉知向方，可喜，閒附之知。

二 丁亥

得書知別後動定，且知世事之難爲，人情之難測。有若此者，徒增慨嘆而已。朽才病廢，百念俱息，忽承重寄，豈復能堪？若懇辭不獲，自此將爲知己之憂矣。奈何！奈何！江西功次固不足道，但已八年餘矣，尙爾查勘未息，致使效忠赴義之士廢產失業，身死道途，縱使江西之功盡出冒濫，獨不可比於留都湖浙之賞乎？此事終須一白，但今日言之，又若

有挾而要者，奈何奈何。木翁旬日閒亦且啓行矣。此老慎默簡重，當出流輩，但精力則向衰。若如兀崖之論，欲使之破長格以用財，不顧天下之毀譽榮辱，以力主國議，則恐勢有所未能盡行耳。因論偶及，幸自知之。東南小蠹，特瘡疥之疾，羣僚百司各懷讒嫉，黨比之心，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者。近見二三士夫之論，始知前此諸公之心，尙未平貼，姑待釁耳。一二當事之老，亦未見有同寅協恭之誠，閒聞有口從面諛者，退省其私，多若讐仇。病廢之人，愛莫爲助，竊爲諸公危之，不知若何而可以善其後，此亦不可不早慮也。兵部差官還，病筆草草附此。西樵兀崖皆不及別簡，望同政意。近聞諸公似有德色傲容者，果爾，將重失天下善類之心矣。相見閒可隱言及之。

三丁亥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略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

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患咳，原自南贛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類感觸，咳發益甚。恐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矣，他尙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亦皆由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後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但欲除疾病而攻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可不以漸也。木翁遂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四 戊子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未可以責效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閒三五大巢，久爲廣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又深入炎毒之鄉，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眞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

鄙人世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決將日甚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崖諸公，聞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啓。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遠。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當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爲久遠之圖，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僕於諸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五 戊子

前齋奏去，曾具白區區心事，不審已能遂所願否？自入廣來，精神頓衰，雖因病患侵凌，水土不服，要亦中年以後之人，其勢亦自然至此。以是懷歸之念日切，誠恐坐廢日月，上無益於國家，下無以發明此學，竟成虛度此生耳。奈何奈何？春初思田之議，悉蒙朝廷裁允，遂活數萬生靈。近者入塞斷藤之役，實以一方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諸公相與協贊力主於內，何由而致是乎？書去，各致此感謝之私，相見時，更望一申其懇懇。巡撫官久未見推，僕非厭外而希內者，實欲早還鄉里耳。

恐病勢日深，歸之不及，一生未了心事，石龍其能爲我惚然乎？身在而後道可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諸公不敢輒以此意奉告，至於西樵，當亦能諒於是矣。曷亦相與曲成之？地方處置數事附進，自度已不能了此。倘遂允行，亦所謂盡心焉耳。已舟次伏枕草草，不盡所懷。

答見山家宰 丁亥

向齋本人去，曾奉短札，計已達左右矣。朽才病廢，甯堪重託，懇辭之疏，必須 朝廷憐准。與其他日蒙顛覆之戮，孰若今日以是獲罪乎？東南小夷，何足以動煩 朝廷。若此致有今日，皆由憤激所成。以 主上聖明，德威所被，指日自將平定。但廟堂之上，至今未有同寅協恭之風，此則殊爲可憂者耳。不知諸公竟何以感化而斡旋之？大抵讒邪不遠，則賢士君子斷不能安其位，以有爲於時。自昔當事諸公，亦豈盡不知進賢而去不肖之爲美，顧其平日本無忠君愛國之誠，不免阿時附俗，以苟目前之譽，卒之悅諛信讒，終於蔽賢病國而已矣。來官守催力遣數四，始肯還病筆草草，未盡傾企。

與霍兀崖宮端 丁亥

往歲曾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旣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典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



姑相與講明於下，俟信從者衆，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爲之辯析，期在委曲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其義。然如倒倉滌胃，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搆，痰嗽潮熱，日益尪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閒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尙有時也。

答潘直卿 丁亥

遠承遣問，情意藹切，兼復獎與過分，僕何以得此哉！僕何以當此哉！媿悚媿悚，病廢日久，習成懶放，雖問水尋山，漸亦倦與，況茲軍旅之役，豈其精力所復能堪。已具疏懇辭，必須得請，始可免於後悔。不然，將不免爲知己之憂矣。柰何柰何！寧藩之役，湖浙及留都之有功者，皆已陞賞，獨江西功次，今已六七年矣，尙爾查勘未息。今復欲使之荷戈從役，僕將何辭以出號令，亦何面目見之賞爵。國之大典，今乃用之以快恩仇。若此，僕一人不足惜，其如國事何！連年久分廢棄，此等事不復掛之齒牙。今疼痛切身，不覺呻吟之發，不知畢竟何如而可耳。知子文道長尙未至，且不作書，見時望致意。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思田之議，悉蒙裁允，遂活一方數萬之生靈。近者八寨斷藤之役，實以生民塗炭既極，不得已而爲之救焚之舉，乃不意遂獲平靖。此非有魏公力主於朝，則金城之議無因而定；非有裴公贊決於內，則淮蔡之績何由而成。今日之事，敢忘其所由來乎？齎奏人去，輒申感謝之誠，并附起居之敬。但惟六月徂征，衝冒瘴疫，將士危險，頗異他時，稍得沾濡，亦少慰其勤苦耳。處置地方數事附進，得蒙贊允，尤爲萬幸。舟中伏枕，莫旣下懷，伏祈鑒亮。

寄何燕泉 戊子

某久臥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疏。遙聞執事養高歸榔，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煙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蓋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伏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郴嶺之下，稽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冗冗乃爾久稽，又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一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

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王茂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歷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

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把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懽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尙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

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甯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柰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甯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

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例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別于祿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蟲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

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蟲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蟻蜚雨，螽蟴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鸛鵠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場，屬守仁敍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一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卮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敍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而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

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岷帖，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歎，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歎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彩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攜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猶，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

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舉，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恆百不一遇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鑿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

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蹠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膠盡而糟粕棄之。魚膠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膠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膠也。夫謂糟粕之爲膠，猶近也，糟粕之中而膠存，求魚於

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膠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尙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君珍，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旦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敍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一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峯之顛，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迥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

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洩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略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漑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託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闕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棲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託蹤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廬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託。」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歎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尙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古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

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慮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效，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蘄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



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蘄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心，而不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死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

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參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慙，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兇與貪殘，禁不得行，而狡僞淫侈，滋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搆讒脣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

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甯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怪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及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亶亶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泊各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吾去嚴父，吾將安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甯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凡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

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嶺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旣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劫制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

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入寨之徭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入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鉤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恥，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

之質，得之于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三

## 外集五 記

### 興國寺胡孟登生像記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好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土曰：「合祀公像於此。」嗚呼！吾州違胡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于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明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一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廟。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廟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

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概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某。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與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而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夷。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

「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禮。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弦誦詩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惟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恃怙。維公



之政，不專於寬。雨暘維若，時其煥寒，維公文武，亦周于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于四方。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臧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爲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孳相枕藉，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事其刃爲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卽無免焉。藏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守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旣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爲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己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爲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爲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

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爲門，出之大衢，並門爲屋，廿有八楹。自南互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二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僚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於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息，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敦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以執筆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鄴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鄴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爲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亡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爲有力焉。溫甫始爲秋官郎，予時實爲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爲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峨嵋，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煙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鳴湍激，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宮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邃可以

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含<sub>淡</sub>之樓，蟄之以<sub>卷</sub>香之鷗，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花月澄芬之夕，光景超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一既而某以病告歸陽明，溫甫尋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疊疊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沈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爲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爲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爲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爲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綏，而習類尙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羝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縛，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爲陋也。夫愛僧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峯，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以居。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略俱。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尙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

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駕楹爲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懾，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

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疏放之是託，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

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本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鷙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臥馬塚記 戊辰

臥馬塚在官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溜，若奔若伏，布爲層褶，擁爲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涌迤，中凝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下兆也，壽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眷然踞臥，噓嗅嚙旋，繾綣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翦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臥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土行，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比，無弗祐，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以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日乃陽之屬，爲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曄，其日惟霽，其昀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昀，條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曄，曄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條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鼓鐘編磬，幃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翮集翔鶴，螭虺之糾蟠，猱猊之駭擢，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谿，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

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犴狝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逃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始於成平周齋公，

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聯兮其若徹，漭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而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歎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爲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

于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誦於其間。先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復龜山之舊。先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遼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勤諸生則何事，爰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數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卽明，其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己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庵，其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爲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爲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

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爲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尙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爲東南教本。國初以爲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爲尹，乃克易朽興頽，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櫺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樸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徵予文爲記。予旣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爲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者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坊塹，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爲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爲之地，忠信以爲之基，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門，廉恥以爲垣牆，六經以爲戶牖，四子以爲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

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恥也。二公之修學，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恥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圮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爲姦，是學校之爲萃淵藪也，則是 朝廷立之而爲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爲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爲首善之地，豪傑俊偉，先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乙亥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覩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珪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甯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

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聞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尙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聞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興事，學諭經度規制以擬，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廚，庫前爲戟門，又前爲櫺星門，又前爲泮宮，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尙或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顧喑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國，鞭笞累繫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一言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靳擧手投足，甯殆其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

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己之財，勞己之力，以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諭之教六合，不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于於六合之士邪！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漳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迺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田登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爲時雨，且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稼穡，德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陸賊，惟乃有司實禱獲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書，是日參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恥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



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恥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所積，勢有不可得而誤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爲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味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湖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尙仍其舊。乃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愼慮其事，而預圖之。慨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凡政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興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憂其餼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使陷罔於非僻，而後擢辱之，其爲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恥，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爲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爲五楹，庖滷器用無不備具。又拓明遠樓。

新爲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爲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蓋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令行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於得爲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克而遂爲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不可復於古者，甯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默行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潞河記 乙酉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潞河而塵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謠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子，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厲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坼，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

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露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穫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常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予而冠之，阼既醮而請曰：「是兒也，嘗辱子之門，又辱臨其冠，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乎！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子之言，固非吾兒所及也。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粗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

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而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略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說必貞，未有貞而不說者也，貞必說，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佞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敬齋起拜曰：「子以君子之道訓吾兒，敢不拜嘉。」顧謂說曰：「再拜稽首書諸紳，以蚤夜祇承夫子之命。」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劉毅齋之子三人。當毅齋之始入學也，其孟生，名之曰甫學。始舉於鄉也，其仲生，名之曰甫登。始從政也，其季生，名之曰甫政。毅齋將冠其三子，而問其字於予。予曰：「君子之學也，以成其性，學而不至於成性，不可以爲學。字甫學，曰子成，要其終也。學成而登庸，登者必以漸，故登高必自卑。字甫登，曰子漸，戒其驟也。登庸則漸以從政矣。政者，正也，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字甫政，曰子正，反其本也。」毅齋起拜曰：「乾也，既承教，豈獨以訓吾子。」

南岡說 丙戌

浙大參朱君應周居莆之壺公山下。應周之名曰鳴陽，蓋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朝陽」之義也。莆人之言曰：「應周則誠吾莆之鳳矣，其居青瑣，進讜言，而天下仰望其風采，則誠若鳳之鳴於朝陽者矣。夫鳳之棲必有高岡，則壺公者固其所從而棲鳴也，於是號壺公曰南岡，蓋亦取詩所謂「鳳皇鳴矣，于彼高岡」之義也。」應周聞之曰：「嘻！因予名而擬之以鳳焉，其名也，人固非鳳也；因壺公而號之以南岡焉，其實也，固亦岡也。吾方愧其名之虛，而思以求其號之實也。」因以南岡而自號。大夫鄉士爲之詩歌序，記以咏嘆揄揚其美者，旣已連篇累牘，而應周猶若未足，勤勤焉以斬於予，必欲更爲之一言。是其心殆不以贊譽稱頌之爲喜，而以樂聞規切砥礪之爲益也。吾何以答應周之意乎？姑請就南岡而與之論學夫天地之道，誠焉而已耳。聖人之學，誠焉而已耳。誠故不息，故久，故徵，故悠遠，故博厚。是故天惟誠也，故常清；地惟誠也，故常甯；日月惟誠也，故常明。今夫南岡，亦拳石之積耳，而其廣大悠久，至與天地而無疆焉，非誠而能若是乎？故觀夫南岡之厓石，則誠厓石爾矣；觀夫南岡之溪谷，則誠溪谷爾矣；觀夫南岡之峯巒巖壑，則誠峯巒巖壑爾矣。是皆實理之誠然，而非有所虛假文飾，以僞爲於其間，是故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寶藏興焉，四時之推斂，寒暑晦明，煙嵐霜雪之變態，而南岡若無所與焉。鳳

皇鳴矣，而南岡不自以爲瑞也。虎豹藏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威也。養生送死者資焉，而南岡不自以爲德。雲霧興焉，而見光怪，而南岡不自以爲靈。是何也？誠之無所與也。誠之不容已也。誠之不可揜也。君子之學亦何以異於是。是故以事其親則誠孝爾矣，以事其兄則誠弟爾矣，以事其君則誠忠爾矣，以交其友則誠信爾矣。是故蘊之爲德行矣，措之爲事業矣，發之爲文章矣。是故言而民莫不信矣，行而民莫不悅矣，動而民莫不化矣。是何也？一誠之所發，而非可以聲音笑貌幸而致之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應周之有取於南岡，而將以求其實者，殆亦無出於斯道也矣。果若是，則知應周豈非思誠之功歟？夫思誠之功精矣微矣，應周蓋嘗從事於斯乎？異時來過稽山之麓，尙能爲我一言其詳。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黑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類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欒氏以悔名其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說如是。



題湯大行 殿試策問下 壬戌

士之登名禮部而進于天子之廷者，天子臨軒而問之，則錫之以制，皆得受而歸藏之於廟，以輝榮其遭際之盛。蓋今世士人皆爾也。丹陽湯君某登弘治進士，方爲行人，以其嘗所受之制屬某跋數語於其下。嗟夫！明試以言，自虞廷而然，乃言底可績，則三代之下，吾見亦罕矣。君之始進也，天子之所以咨之者何如耶？而君之所以對之者何如耶？夫矯言以求進，君之所不爲也；已進而遂忘其言焉，又君之所不忍也。君於是乎朝夕焉顧諟，聖天子之明命，其將曰是。天子之所以咨詢我者也，始吾旣如是其對揚之矣，而今之所以持其身以事吾君者，其亦果如是耶？抑其亦未踐耶？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湯者數言，而終身踐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數言，而終身踐之。推其心也，君其志於伊尹之事乎？夫輝榮其一時之遭際，以誇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則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鑑也。昔人有惡形而惡鑑者，遇之則揜袂卻走，君將揜袂卻走之不暇，而又烏揭之焉？曰：以示人，其志於伊尹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某亦常繆承明問，雖其所以對揚與其所以爲志者，不可以望君，然亦何敢忘自勗。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

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概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甯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會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料藪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謔浪，或竟日偃臥。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食，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概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龍場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侶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漁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問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場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問，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場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以道，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場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場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惟聖人

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況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刈可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論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泐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爲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怪恍惚，有目者之所覩，而及其至也，巧歷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爲，而謂聖人爲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爲

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爲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素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爲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爲，而謂聖人而爲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爲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爲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

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已何疑焉？況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歷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爲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爲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尤切，而非謂其爲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蓋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

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嘗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歎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觀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窗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日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洒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

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翦。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概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齊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峯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正德丁丑三月，奉命征漳寇，駐車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以爲未足。四月戊午，寇平，旋師。是日大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復雨。登城南之樓以觀農事，遂謁晦翁祠於水南，覽七星之勝概，夕歸，志其事於察院行臺。



諭俗四條 丁丑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讎讎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讎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題遙祝圖 戊寅

薛母太孺人曾方就其長子俊養于玉山，仲子侃旣舉進士告歸來省，孺人曰：「吾

安而兄養，子出而仕。」侃曰：「吾斯之未能信。」曰：「然則盍往學？」於是攜其弟僑，姪宗鑑來就予于虔。其室在揭陽，別且數年，未遑歸視。踰年五月望日，爲孺人初誕之晨，以命不敢往，遙拜而祝。其友正之廷仁崇一輩相與語曰：「薛母之教其子，可謂賢矣。薛子之養其親，可謂孝矣。吾儕與薛子同學，因各勵其所以事親之孝，可謂益矣。而不獲登其堂，申其敬。」乃命工繪遙祝之圖，寓諸玉山，以致稱觴之意。請於予，予爲題其事。

書諸陽伯卷 戊寅

諸陽伯僮從予而問學，將別請言。予曰：「相與數月而未嘗有所論，別而後言也，不既晚乎？」曰：「數月而未敢有所問，知夫子之無隱於我，而冀或有所得也。別而後請言，已自知其無所得，而慮夫子之或隱於我也。」予曰：「吾何所隱哉？道若日星然，子惟不用目力焉耳，無弗覩者也。子又何求乎？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之通患也。子歸而立子之志，竭子之目力，若是而有所弗覩，則吾爲隱於子矣。」

書陳世傑卷 庚辰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孔子溫良恭儉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爲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足恭也者，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無所爲而爲

之者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以能問於不能，有而若無，蓋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噴噴於是，蓋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修。母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母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己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 諭泰和楊茂

其人聾瘖，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是非。）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

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頓首再拜而已）

書樂惠卷 庚辰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簿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梧江之滸，將與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一子仁其務立參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書佛郎機遺事 庚戌

見素林公聞甯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問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

濠已就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覺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尙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卽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日耳。初，予嘗使門人冀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予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遁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卽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

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輒附錄於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某之妻之母，諸太夫人張，今年壽八十。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其設輓辰也。某縻於官守，不能歸，捧一觴於堂下。幕下之士有郭詡者，因爲作王母蟠桃之圖以獻。夫王母蟠桃之說，雖出於僊經異典，未必其事之有無，然今世之人多以之祝願其所親愛，固亦古人岡陵松柏之意也。吾從衆可乎？遂用之以寄遙祝之私，而詩以歌之云：「維彼蟠桃，千歲一華。夫人之壽，茲維始葩。維彼蟠桃，千歲一實。夫人之壽，益堅孔碩。維華維實，厥根彌植。維夫人孫子，亦昌衍靡極。」

書徐汝佩卷

癸未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束裝，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薪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

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貧困也乎？若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簡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何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尙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沈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嘻！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始吾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

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責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覩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而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剝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謂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甯有



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甯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之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爲善最樂文 丁亥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營營戚戚，憂患終身，心勞而日拙，欲縱惡積，以亡其生，烏在其爲樂也乎？若夫君子之爲善，則仰不愧，俯不忤，明無

人非幽無鬼責。優優蕩蕩，心逸日休，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言而人莫不信，行而人莫不悅，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亦何樂如之！妻弟諸用明積德勵善，有可用之才，而不求仕。人曰：「子獨不樂仕乎？」用明曰：「爲善最樂也。」因以四字扁其退居之軒，率二子階陽日與鄉之俊彥讀書講學於其中。已而二子學日有成，登賢薦秀。鄉人嘖嘖皆曰：「此亦爲善最樂之效矣。」用明笑曰：「爲善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顧於得失榮辱之間而論之？」聞者心服。僕夫治圃得一鏡，以獻於用明。刮土而視之，背亦適有「爲善最樂」四字。坐客嘆異，皆曰：「此用明爲善之符，誠若亦不偶然者也。」相與詠其事，而來請於予以書之。用以訓其子孫，遂以勗夫鄉之後進。

客坐私祝 丁亥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燥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四終

#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祭文

傳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易直先生卒，鄉之人相與哀思不已，從而纂述其行以誄之曰：嗚呼！先生之道，諒易平直。內篤於孝友，外孚於忠實。不戚戚於窮，不欣欣於得。翦徹匡幅，於物無抵；于于施施，率意任真，而亦不干於禮。藝學積行，將施于邦，六舉於鄉，竟弗一獲以死。嗚呼傷哉！自先生之沒，鄉之子弟無所式，爲善者無所倚，談經究道者莫與考論，含章祕迹，林棲而澤遁者，莫與遨遊以處。天胡奪吾先生之速耶！先生姓王，名袞，字德章。古者賢士死則有以易其號，今先生沒且三年，而獨襲其常稱，其謂鄉人何，蓋相與私諡之曰易直。於是先生之姪守仁聞而泣曰：叔父有善，吾子姪弗能紀述，而以辱吾之鄉老，亦奚爲於子姪？請得誌諸墓。嗚呼！吾宗江左以來，世不乏賢。自吾祖竹軒府君以上，凡積德累仁者數世，而始發於吾父龍山先生。叔父生而勤修砥礪，能協成吾父之志。人謂相繼而興，以昌王氏者，必在叔父，而又竟止於此，天意果安在哉！叔母葉孺人，先叔父十有三年卒。生二子，守禮守信。繼孺人方氏，生一子守恭。叔父之生，以正統己巳十月戊午，得壽四十有九，而以弘治

戊午之八月廿三卒。卒之歲，太夫人岑氏方就養於京。泣曰：「須吾歸視其柩。」於是壬戌正月，太夫人自京歸，始克以十月甲子葬叔父於邑東穴湖山之陽，南去竹軒府君之墓十武而近，去葉孺人之墓十武而遙——未合葬，蓋有所俟也。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處士諱泰，字思易。父剛，祖仲彰，曾祖勝。一世居山陰之錢清。剛戍遼左，娶馬氏，生處士。正統甲子，處士生十二年矣，始從其父自遼來歸。當是時，陳雖巨族，然已三世外戍，基業凋廢殆盡。處士歸，與其弟耕於清江之上，數年遂復其故。處士狷介純篤，處其鄉族親黨，無內外少長戚疎朴直無委曲，又好面折人過，不以毛髮假借，不爲斬險刻削。故其生也，人爭信憚，其死也，莫不哀思之。處士於書史僅涉獵，不專於文，敦典崇禮，務在躬行。郡中名流以百數，皆雕繪藻飾，燿熠以賈聲譽，然稱隱逸之良，必於處士，皆以爲有先太丘之風焉。弘治癸亥正月庚寅，以疾卒，年七十二。九月己丑，其子琢卜葬于郡西之迴龍山。初，處士與同郡羅周管士弘、朱張弟澍友，以善交稱。成化間，澍以歲貢至京。某時爲童子，聞澍道處士，心竊慕之。至是歸，求其廬，則旣死矣。澍姪孫節與予遊，以世交之誼爲處士請銘。且曰：「先生於處士心與之久矣，卽爲之銘，亦延陵掛劍之意耶？」予曰：「諾。」明日，與琢以狀來請。惟陳氏世有顯聞，剛之代父戍遼也，甫年十四，主帥壯其爲人，召與語，

大說，遂留參幙下。累立戰功，出奇計。當封賞，輒爲當事者沮抑，竟死牖下。處士亦狀貌魁岸，幼習邊機，論議根核，的然可施於用。性孝友，屬其家多難，收養其弟姪之孤，掇拾扶持，不忍舍去，遂終其身。琢亦能詩，有行。次子玠，三孫徠、衝、徭，皆向於學。夫屢抑其進，其後將必有昌者。銘曰：嗟惟處士，敦朴厚堅，猶玉在璞，其輝熠然。秉義揭仁，鄉之司直。邈矣太丘，其孫孔式。胡溘而逝！其人則亡。德音孔邇，鄉人相告。母或而弛，無甯處士，愧其孫子。迴龍之岡，其鬱有蒼。母爾芻伐，處士所藏。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銘 癸亥

尹自春秋爲著姓。降及漢唐，代不乏賢。至宋而太常博士源，中書舍人洙，及其孫焯，皆以道學爲世名儒。其後有爲點檢者，自洛徙越之山陰。迨公七世矣。公父達，祖性中，曾祖齊賢，皆有聞於鄉。公生十八年，選爲郡庠弟子，以詩學知名。遠近從之遊者數十，往往取高第，躋顯級。而公乃七試有司，不偶。天順年，詔求遺才可經濟大用者，於是有所以公應。詔而公亦適當貢，遂卒業大學，成化某甲子，授廣西南甯通判。時郡中久苦徭患，方議發兵，人情洶洶。公至請守，得緩旬日稍圖之，乃單騎入徭峒，呼酋長與語。諸酋倉卒不暇集謀，相與就公問所由來。公曰：「斯行爲爾曹乞生，無他疑也。」因爲具陳禍福，言辯爽慨。諸酋感動，願謂其黨曰：「何如？」皆曰：「願從使君言。」遂相率羅拜，定約而出。

尋督諸軍討木頭等峒，皆捷。大臣父章薦公可大用，庚子擢同知平樂府事。平樂地皆巖山互擊，徭濞險出沒深翳，非時剽掠，居民如處穿中，動慮機觸，不敢輕往來，農末俱廢。聞公至，喜曰：「南甯尹使君來，吾無恐耳已。」居月餘，公從土著間行巖谷，盡得其形勢。縱火悉焚林薄，徭失藉，潰散。公因盡築城堡要害，據守，徭來無所匿，從高巔遠覘，嘆息踟躕而去。蓋自是平樂遂爲安土。居三年，屢以老請，輒爲民所留。弘治改元，以慶賀赴京師，力求致仕以歸。家居十四年，乃卒，得壽若干。公性孝友淳篤，自其貧賤時，卽委產三弟，拾取其遺，少壯衰老，雖盛暑急遽，未嘗見其不以祇服。與物熙然無牴，至其蒞官當事，奮毅敢直，析法繩理，勢悍無所撓避。庶幾古長者而今亡矣！先後娶陳氏、朱氏、殷氏、子騏、孫公貴、公榮。卒之又明年癸亥，將葬，騏以幣狀來，姚請銘。某幼去其鄉，聞公之爲人，恨未嘗從之遊，銘固不辭也。公諱浦，字文淵，葬在郡東保山，合殷氏之兆。銘曰：赫赫尹氏，望於宗周。源洙比穎，焯暢厥休。自洛徂越，公啓其闢。君子之澤，十世未斬。篤敬忠信，蠻貊以行。一言之烈，雄於九軍。豈惟威儀，式其黨里。豈惟友睦，篤其昆弟。彼保之陽，維石巖巖。尹公之墓，今人所瞻。

徐昌國墓誌 辛未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

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黃馘，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壞之特速也！夫魃魃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盛衰以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蔓草薤而益繁，鷓鴣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覩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友，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旦諷道書，若有所得，歎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斃也，可謂知乎？巧辭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僊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留宿曰：「吾授異人五金八石之祕，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迺曰：「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斂華而靈株是固，斯亦去之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曰：「子以予爲非耶？抑又有所祕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

塹之表，子其語我乎？」守仁曰：「謂吾爲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爲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鳶之性者，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有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蹶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澌，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計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辯。而神氣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時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是，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禎，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



墓在虎丘西麓。銘曰：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迺謝棄，脫淖垢濁，修形鍊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道幾朝聞，遐夕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曷考斯誌。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乙亥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葬之有銘，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然世之皆有銘也，亦非古矣。而婦人不特銘，婦人之特銘也，則又非古矣。然必其賢者也。賢而銘，雖婦人其可哉。是故非其人而銘之，君子不與也。銘之而非其實，君子不爲也。吾於銘人之墓也，未嘗敢以易至於婦人而加審焉，必有其證矣。凌孺人楊氏之銘也，曷證哉。證於其夫之狀，證於其子之言，證於其鄉人之所傳，其賢者也。孺人之夫爲封監察御史凌公石巖，諱雲者也。石巖之狀，謂孺人爲通懷遠將軍之曾孫女，年十八而來歸。姑舅愛之，族黨稱之，鄉閭則之不悉數其行，則賢可知矣。子僉憲相，與同年，賢也。地官員外郎楷，又賢也。孺人之慈訓存焉。相嘗爲予言孺人之賢，十餘年矣。與今石巖之狀同也。吾鄉之士遊業於通者，以十數稱通之巨族，以凌氏爲最。凌氏之賢，以石巖爲最，則因及於孺人之內助，其所稱舉與今之狀又同也。夫夫或溺譽焉，子或溢羨焉，吾鄉人之言，不要而實契，斯又何疑矣。孺人之生，以正統丁卯十二月九日，卒於正德癸酉十一月九日，壽蓋六十七。男四，長卽相，次棋。

早卒，次卽楷，次棊，女二，孫男八，女三。曾孫男一，女一。相將以乙亥正月內丙寅附葬孺人於祖塋之左，而格於其次，迺以石巖之狀來請銘且問葬。『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先孺人附於祖塋之左，昭也。家君百歲後將合焉。葬左則疑於陽，虛右則疑於陰，若之何則可？』予曰：『附也，則祖爲之尊，左陽右陰也。陽兼陰而主變者也，陰從陽而主常者也。陽在左則居左，而在右則居右；陰在左則從左，而在右則從右。其虛右而從左乎？』於是孺人之葬，虛右而從左。銘曰：孺人之賢，予豈究知。知子若夫，鄉議是符。如彼作室，則觀其隅，彼昏懵懵，謂予盡誣。狼山之西，祖塋是依。左藏右虛，孺人之居。

文橋菴墓誌 乙亥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曠曠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間，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

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槨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橘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沛漢臺里有馬翁者，長身而多知，涉書史，少喜談兵，交四方之賢，指畫山川道里，弛張闔闢，自謂功業可掉臂取。嘗登芒碭山，左右眺望，嘻吁慷慨，時人莫測也。中年從縣司辟爲掾，已得選，忽不愜，復遂棄去。授登仕郎，歸與家人力耕致饒富，輒以散其族黨鄉鄰。葬死恤孤，賑水旱，修橋梁，惟恐有間。既老，乃益循飭，邑人望而尊之，以爲大賓焉。年八十六，正德丙子四月三日無疾而卒。長子思仁，時爲鴻臚司儀署丞，勤而有禮，予旣素愛之，至是聞父喪，慟毀幾絕，以狀來請予銘，又哀而力，遂不能辭。按狀翁名珍，字文重。父某，祖某，曾某，皆有隱德。子男若干人，女若干人。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祖塋之側，爲之銘曰：豐沛之間，自昔多魁。若漢之蕭曹，使不遇高祖，乘風雲之會，固將老終其身於刀筆之間。世之

懷奇不偶，無以自見於時，名湮沒而不著者，何可勝數？若翁者亦其人非耶？然考其爲迹亦異矣。嗚呼！千里之足困於伏櫪，連城之珍或混瓦礫，不琢其章，於璧何傷？不駕以驥，奚損於良？嗚呼！馬翁！茲焉允臧。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丙子

封君之葬也，子澄毀甚失明，病不能事事，以問於陽明子曰：「吾湖俗之葬也，咸竭資以盛賓主，至於毀家，不則以爲儉其親也。不肖孤則何費之敢靳？大懼疾之不任，遂底於顛殞，以重其不孝，敢請已之，如何？」陽明子曰：「不亦善乎！棺槨衣衾之得爲也者，君子不以儉其親。狗湖俗之所尙，是以其親遂非而導侈也。又況以殆其遺體乎？吾子已之，旣葬而以禮告，人豈有非之者？將湖俗之變，必自吾子始矣。一舉而三善，吾子其已之。」旣而復以誌墓之文請。陽明子辭之不得，則謂之曰：「誌墓非古也。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孔子之葬其親也，自以爲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而封之，崇四尺，其於季札之葬，則爲之識曰：『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後之誌者若是焉可矣。而內以誣其親，外以誣於人，是故君子恥之。吾子志於賢聖之學，苟卒爲賢聖之歸，是使其親爲賢聖者之父也，誌孰大焉？吾子曷已之？封君之存也，嘗以其田二頃給吾黨之貧者以資學，是於斯文爲有襄也。而又重以吾子之好，無已，則如夫子之於札也乎？」因爲之題其識墓之石曰：「皇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之墓，而書其事於石之陰。君諱璩，字文華，湖之歸安人。墓在樊澤。子澄，舉進士，方爲刑部員外郎。澄之兄曰津。

諡襄惠兩峯洪公墓誌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洪公以嘉靖二年四月十九日薨，時年八十有一矣。訃聞，天子遣官九諭祭錫，諡襄惠，賜葬錢塘東穆塢之原。其嗣子澄將以明年乙酉月日舉葬事，以幣以狀來請銘。維洪氏世顯於鄱陽。自宋太師忠宣公皓始，賜第於錢塘西湖之葛嶺。三子景伯、景嚴、景盧，皆以名德相承，遂爲錢塘望族。八世祖諱其一，仕宋爲浙東安撫使。元興，避地上虞。曾祖諱榮甫，祖諱有恆，迨皇朝建國，迺復還家錢塘。有恆初名洪武昌，忌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皇帝親錄之曰：「此朕興之兆耳。」御書「有恆」一易之。父諱薪，徽州街口批驗所大使。自曾祖以下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諱鐘，字宣之。自幼歧嶷，不凡。成化戊子，年二十六，以易領鄉薦。乙未，舉進士，授官刑部主事，諳習憲典。時相繼爲大司寇者，皆耆德宿望，咸器重禮信之。委總諸司章奏，疑議大獄，取裁於公，聲聞驟起。庚子，陞員外郎，仍領諸司事。癸卯丁內艱，丙午起復，陞郎中。尋慮囚山西。乙巳，江西福建流賊甫定，公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

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鬪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鬩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之，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弘治己酉，陞江西按察副使。癸丑，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擿伏，無所撓避，而聽決如流，庭無宿訟。由是橫豪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懷懍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公從容畫策去之，請吏于朝，遂以帖定。丙辰，入覲，陞江西右布政使。丁巳，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戊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朵顏虜勢日猖獗，公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三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官無浪費而民不知勞。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創建浮橋於通州，以利病涉。毀永平陶窰，以息軍民橫役之苦。奪民產及牧園草場之入於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悅，名稱籍甚。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數短公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巳，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庚午，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公至

以計擒滅之。藍五起蜀，與鄆老人等聚衆往來，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公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酋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甯諸州縣。公隨調兵勦平之，復其故業。朝廷七降敕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公辭不獲，則引年懇疏乞歸。章七上始允之。聖諭優獎，賜馳驛還，仍進光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冑監。公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之上，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儷詩酒以爲樂。如是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公壽考，詔進公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士夫之議者，咸以公先朝之老，抱負經濟，年雖若邁而精力未衰，優之廊廟，足倚以爲重，思復起公於家。而公已不可作矣。公元娶鄭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周氏、徐氏，又繼魏氏。南京吏部尙書文靖公之女，女卒，贈一品夫人。二子魏，出長澄，鄉進士，才識英敏，方向於用；次濤，廕授南京都察院都事，先卒。女二，側出，長適漕運參將張奎，次適國子生李綦。孫男四：榘、楠、橋、檀。女七，墓合魏夫人之兆。銘曰：桓桓襄惠，疑然人傑。自其始仕，聲聞已揭。于臬于藩，益弘以騫。略于西陲，實屏實垣。旣荒南服，圻漕是督。亟命于南，亟召于北。司空司寇，邦憲是肅。帝曰：「司寇爾總予師，寇賊奸宄，維爾予治。」旣獲旣遏，豕斃狐逸。暨其成功，卒以老乞。天子曰：「俞，可長爾劬。」西湖之湄，洋洋于于。聖化維新，聿懷舊

臣公已不作，維時之屯。天子曰：「咨，諡錫有賚。」哀榮終始，其疇則如穆塢之原，有鬱其阡。詩此貞石，垂千萬年。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嗚呼！聖學晦而中行之士鮮矣。世方弇阿爲工，方特爲厲，紛縱倒置，孰定是非之歸哉！蓋公治長，在縲紲之中，仲尼明非其罪，匡章通國稱不孝，孟子辯之，夫然後在所禮貌焉。剛狷振礪之士，獨行違俗，爲世所媚嫉，卒以傾廢踣墮，又浼以非其罪者，可勝道哉！予讀怡菴誌而悲之。怡菴，湛公英者，廣之增城人。介直方嚴，刻行砥俗，鄉之善良咸服信取則，倚以扶弱禦侮。然不辭色少貸人，面斥人過，惡至無所容。狡獪之徒，動見矯拂，嫉視如讐，聚謀必覆公於惡，毋使抗吾爲。公直行其心，不顧，竟爲所搆誣，憤發病以死。公既死，其徒惡益行，鄉之人遂皆謂湛公行義，顧報戾其施，而惡者自若。吾儕何以善爲？後十餘年，爲奸者貫盈，翦滅浸盡。而公子若水，求濂洛之學，爲世名儒，舉進士，官國史編修。推原尋繹，公德益用表著。朝廷贈官如子，日顯赫竦耀。鄉人相與追嗟慕嘆，爲善之報何如？向特未定耳。嗚呼！古有狷介特行之士，直志犯衆惡，之死靡悔。湛公殆其人非邪？向使得志立朝，當大節，其肯俛首爲奸人僕役，吮濡喘息以蘄緩須臾死，其不能矣。夫脂韋佞悅，亦何能緩急有毫毛之賴？爲國者當何取哉？予悲斯人之不遇，而因重有所感也。昔者君子



顯微闡幽，以明世警贖。信暴者無庸揚矣，彼恣然就抑，蒙溷垢而弗雪，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菴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類，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甯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旣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

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板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斷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騫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頽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合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菴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湛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甲戌

湛子之母卒於京師，葬於增城。陽明子迎而弔，諸龍江之漑已。湛子泣曰：「若水之辱於吾子，蓋人莫不聞。吾母歿而子無一言，人將以病子。」陽明子曰：「名者爲之銘矣，表者爲之表矣，某何言！雖然，良亦無以紓吾情。吾聞太孺人之生，七十有九，其在孀居者

餘四十年端靖嚴潔如一日。既老，雖其至親卑幼之請謁，見之未嘗踰閫也。不亦貞乎？績麻春梁，教其子以顯。嘗使從白沙之門，曰：「甯學聖人而未至也。」不亦知乎？恤其庶姑，與其庶叔，化厲爲順，撫孤與女，愛不違訓，不亦慈乎？已膺封錫，祿養備至，而縞衣蔬食，不改其初，不亦儉乎？貞知慈儉，老而彌堅，不亦賢乎？請著其石曰：「湛賢母之墓。」湛子拜泣而受之。既行，人曰：「湛母之賢信矣。若湛子之賢，則吾猶有疑焉。湛子始以其母之老，不試者十有三年，是也。復出而取上第，爲美官，則何居母亦老矣。又去其鄉而迎養，既歸復往，卒於旅，則何居？」陽明子曰：「是烏足以疑湛子矣。夫湛子純孝人也，事親以老於畝，其志也。其出而仕，母命之也。其迎之也，母欲之也。既歸而復往，母泣而強之也。是能無從乎？無大拂於義，將東西南北之惟命。彼湛子者，亦豈以人之譽毀於外者，以易其愛親之誠乎？」曰：「湛子而是，則湛母非歟？」曰：「烏足以非湛母矣。夫湛父之早世也，屬其子曰：『必以顯吾世，故命之出者，行其夫之志也。』就之養者，安其子之心也。強之往者，勉其子之忠，以卒其夫之願也。昔者孟母斷機以勵其子，蓋不歸者幾年，君子不以孟子爲失養，孟母爲非訓。今湛母之心亦若此，而湛子又未嘗違乎養也。故湛母，賢母也。湛子，孝子也。然猶不免於世惑，吾雖欲無言也，可得乎？」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吾友程守夫以弘治丁巳之春卒於京，去今嘉靖甲申二十有八年矣。嗚呼！朋友之墓有宿草則勿哭，而吾於君，尙不能無漣然也。君之父味道公，與家君爲同年進士，相知甚厚。故吾與君有通家之誼。弘治壬子，又同舉與鄉。已而又同卒業於北雍，密邇居者四年有餘。凡風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園之遊，無不與共。蓋爲時甚久而爲迹甚密也。而未嘗見君有憤詞忤色，情日益篤，禮日以恭。其在家庭，雍雍于于，內外無間。交海內之士，無貴賤少長，咸敬而愛之。雖粗鄙暴悍，遇君未有不薰然而心醉者。當是時，予方飄鷺於舉業詞章，以相矜高爲事。雖知愛重君，而尙未知其天資之難得也。其後君既歿，予亦入仕，往往以粗浮之氣得罪於人，稍知創艾，始思君爲不可及。尋謫貴陽，獨居幽寂窮苦之鄉，困心衡慮，乃從事於性情之學。方自苦其勝心之難克，而客氣之易動；又見夫世之學者，率多媚嫉險隘，不能去其有我之私，以共明天下之學。成天下之務，皆起於勝心客氣之爲患也。於是愈益思君之美質，蓋天然近道者，惜乎當時莫有以聖賢之學啓之，有啓之者，其油然順道，將如決水之赴壑矣。嗚呼！惜哉！乃今稍見端緒，有足以啓君者，而君已不可作也已。君之子國子生娃，致君臨沒之言，欲予與林君利瞻爲之表誌。林君旣爲之表，而君之葬已久，誌已無所及，則爲書其墓之碑，聊以識吾之哀思。夫君者，不徒嬉遊征逐之好而已。君諱文楷，世居嚴之淳安，其詳已具於墓表。

太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公諱鏊，字濟之，王氏。其先自汴扈宋南渡。諱百八者，始居吳之洞庭山。曾祖伯英，祖惟道，考光化，知縣朝用。皆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三代皆一品夫人。公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爲友。侍郎葉文莊提學御史陳士賢咸有重望于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天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爲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薦爲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用公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奉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內閣謝公引咎求退，遂舉公以自代。武宗在亮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閣以請，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

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議論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公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衆議推公。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輒枷械之，幾死者累累。公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殺之，吾尙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公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士官岑氏罪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公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公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公，然見公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專事媵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公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公日求去，瑾意愈拂，衆虞禍且不測。公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公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夫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公旣歸吳，屏謝紛囂，脩

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尙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澹然，吳中士夫所好尙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有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碌於澄淵則明，碌於濁水則昏；碌於污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污穢下愚也。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造後儒多未之及。居間十餘年，海內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今上卽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將復起公，而公已沒。時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矣。贈太傅，諡文恪，祭葬有加禮。四子：延誥，中書舍人；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延陵，郡學生；延昭，尙幼，皆彬彬世其家。史臣曰：世所謂

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耄，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隅，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甯，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尙書國賢與公壻徐學士子容，皆文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怪，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平茶寮碑 丁丑

正德丁丑，徭寇大起，江廣湖彬之家，騷然且三四年矣。於是三省奉命會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入。甲寅，破橫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庚申，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癸酉，攻桶岡，大戰西山界。甲戌，又戰，賊大潰。丁亥，盡殪之。凡破巢八十有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有餘衆，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以夷險阻。辛丑，師旋於平。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後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舉事也。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平瀾頭碑 丁丑

四省之寇，惟瀾尤黠，擬官僭號，潛圖孔亟。正德丁丑冬，峯徭既殄，益機險阱，毒以虞王師。我乃休士歸農，戊寅正月癸卯，計擒其魁，遂進兵擊其懈。丁未，破三瀾，乘勝歸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丁未，回軍壺漿迎道，耕夫遍野，父老咸懽，農器不陳，於今五年，復我常業，還我室廬，伊誰之力？赫赫皇威，匪威曷憑。爰伐山石，用紀厥成。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書。

田州立碑 丙戌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復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命新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縛來歸者七萬一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田州石刻

田石平，田州甯，民謠如此田水榮，田山迎。府治新向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

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

陳直夫南宮像贊

夫子稱史魚曰：「直哉，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謂祝鮀，宋朝曰：「非斯人難免乎今之世矣。」予嘗三復而悲之。直道之難行，而諂諛之易合也，豈一日哉。魚之直信乎後世，其在當時，不若朝與鮀之易容也。悲夫！吾越直夫陳先生，嚴毅端潔，其正言直氣，放蕩佞諛之士，嫉視若讎，彼甯無知之，卒於己非便也。故先生舉進士不久，輒致仕而歸，屢薦復起，又不久輒退，以是也哉。然天下之言直者，必先生與焉。始予拜先生於錢清江上，歡然甚得，先生奚取於予，殆空谷之足音也。世日趨於下，先生而在，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今既沒矣，其子子欽以先生南宮圖像請識一言。先生常塵視軒冕，豈一第之爲榮。聞之子欽，蓋初第時有以相遺者，受而存之。先生沒，子欽始裝潢，將藏諸廟，則又爲子者宜爾也。詩曰：「有服膺膺，有冠翼翼，在彼周行，其容孔式。秉笏端弁，中溫且栗。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彼何人斯？」邦之司直，邦之司直，宜公宜孤。既來既徂，爲冠爲模，孰久其道，衆聽且孚。如江如河，其趨彌汙，邦之司直，今也則亡。」

三箴

嗚呼小子，曾不知警。堯詎未聖，猶日兢兢。既墜于淵，猶恬履薄。既折爾股，猶邁奔蹶。人之冥頑，則疇與汝。不見壅腫，砭迺斯愈。不見痿痺，劑迺斯起。人之毀詬，皆汝砭劑。汝曾

不知，反以爲怒。匪怒伊色，亦反其語。汝之冥頑，則疇之比。嗚呼小子，告爾不一。既四十有五，而曾是不憶！

嗚呼小子，慎爾出話！燥言維多，吉言維寡。多言何益，徒以取禍。德默而成，仁者言訥。孰默而譏，孰訥而病。譽人之善，過情猶恥。言人之非，罪曷有已。嗚呼多言，亦惟汝心。汝心而存，將日欽欽。豈遑多言，上帝汝臨。

嗚呼小子，辭章之習，爾工何爲！不以鈞譽，不以蠱愚。佻彼優伶，爾視孔醜。覆蹈其術，爾顏不厚。日月踰邁，爾胡不恤。棄爾天命，昵爾讎賊。昔皇多士，亦胥茲溺。爾獨不鑒，自抵伊亟。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若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況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謂宜風雨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霑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荐槁，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維是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

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斂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修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不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噍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神之食于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某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之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某非其人也，而冒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一城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一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

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緊何人？緊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痛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

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七月壬戌朔越十有六日丁丑，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馳奠于監察御史亡友鄭朝朔之墓。嗚呼！道之將行，其命也與；道之將廢，其命也與。嗚呼！朝朔命實爲之，將何如哉！將何如哉！辛未之冬，朝於京師，君爲御史，余留銓司。君因世傑，謬予是資。予辭不獲，抗顏以尸。君嘗問予：「聖學可至？」余曰：「然哉，克念則是。」隱辭與義，相與剖析，探本窮原，夜以繼日。君喜謂予：「昔迷今悟，昔陷多岐，今由大路。」嗚呼！絕學幾年于茲，孰沿就繹，君獨奮而古稱豪傑，無文猶興，有如君者，無媿斯稱。當是之時，君疾已搆，忍痛扶屨，精微日究，人或勸君：「盍亦休只？」君曰：「何哉！夕死可矣。」君遂疾告我，我亦南行。君與世傑，訪予陽明。君疾亦篤，遂留杭城。天不與道，善類云傾。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予祖母亦嬰危疾，湯藥自須，風江阻涉，君喪遂行，靡由一訣。扶櫬而南，事在世傑。負恨負愧，予復何說！嗟予顛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死者生者，索居離羣，靜言永懷，中心若焚。墓草再青，甫茲馳奠，遙望嶺雲，有淚如霰。嗚呼！哀哉！予復何言！尙饗。

祭瀾頭山神文 戊寅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于瀾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瀾頭者，皆曰「賊巢」，一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冽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廁溷矣。丹鳳之穴，鷓鴣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揜鼻，妖擊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剗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冽，鷓鴣逐而鸞鳳歸，妖擊之窟還爲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西陲，憤瀾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尙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于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

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卽陰佑其衷，俾盡攜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奸，卽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忤，惟神實鑒圖之尙饗。

祭徐曰仁文 戊寅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柰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柰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卽欲過家，堅臥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爰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



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蘄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訃，蓋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夏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尙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尙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祭孫中丞文 己卯

嗚呼！奔阿苟容，生也何庸。慷慨激烈，死也何恫。勤勞施於國，而惠澤被於民，孰謂公之死而非生乎？守臣節以無虧，秉大義而不屈，孰謂公之歸而非全乎？方逆焰之已炎，公蓋力撲其燎原之勢而不能。屢疏乞免，又不獲請，則旁行曲成，冀緩其怒，而徐爲之圖。蓋公處事之權，而人或未之盡知也。比其當危臨難，伏節申忠之死，靡回，然後見公守道之常，心迹如青天白日，而天下之人始洞然無疑矣。嗚呼！逆藩之謀，積之十有餘年，而敗

之旬日，豈守仁之智謀才力能及此乎？是固祖宗之德澤，朝廷之神武，而公之精忠憤烈，陰助默相於冥冥之中，是亦未可知也。公之子挾刃赴仇，奔走千里，至則逆賊已擒，遂得改殯正殮，扶公櫬而還。父子之間，忠孝兩無所愴矣，亦何憾哉？守仁於公，既親且友，同舉於鄉，同官於部，今又同遭是難，豈偶然哉！靈輅將發，薄奠寫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嗚呼！自公之葬茲土，逮今二十有六年，乃始復一拜墓下。中間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險夷之變，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何可勝道！嗚呼傷哉！死者日以遠，生者日以謝，而少者日以老矣。自今以往，其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可勝道耶？二十六年而始獲一拜，自今以往，獲拜公之墓下者，知復能幾？嗚呼傷哉！惟是公之子，姓羣然集於墓下，皆鸞停鶴峙，振羽翻而翱乎雲霄，未已也。所以報純德而慰公于地下者，庶亦在茲已乎？某奉召北行，便道歸省，甫申展謁，輒已告辭。言有盡而意無窮，顧瞻丘壠，豈勝淒斷！尚饗。

祭文相文

嗚呼！文相邁往直前之氣，足以振頹靡而起退懦，通敏果決之才，足以應煩劇而解

紛拏激昂奮迅之談，足以破支辭而折多口。此文相之所以超然特出乎等夷，而世之人亦方以是而稱文相者也。然吾之所望於文相，則又甯止於是而已乎！與文相別數年矣，去歲始復一會於江滸，握手半日之談，豁然遂破百年之惑，一何快也！吾方日望文相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固將日趨於和平，而大會於中正，斯乃聖賢之德之歸矣。豈徒文章氣節之士而已乎？惜乎吾見其進而未見其止也！一疾奄逝，豈不痛哉！聞訃實欲渡江一慟，以舒永訣之哀。暑病且冗，欲往不能，臨風長號，有淚如雨。嗚呼！文相！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欬欬，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比音！

祭國子助教薛尙哲文 甲申

嗚呼！良知之學不明於天下，幾百年矣。世之學者蔽於見聞習染，莫知天理之在吾

心，而無假於外也。皆舍近求遠，舍易求難，紛紜交驚，以私智相高，客氣相競，日陷於禽獸夷狄而不知。間有獨覺其非，而略知反求其本源者，則又羣相詬笑，斥爲異學。嗚呼，可哀也已！蓋自十餘年來，而海內同志之士，稍知講求於此，則亦如晨星之落落，乍明乍滅，未見其能光大也。潮陽在南海之濱，聞其間亦有特然知向之士，而未及與見。間有來相見者，則又去來無常。自君之弟尙謙始從予於留都，朝夕相與者三年。歸以所聞於予者語君，君欣然樂聽不厭，至忘寢食，脫然棄其舊業如敝屣。君素篤學，高行爲鄉邦子弟所宗。依尙謙自幼受業焉。至是聞尙謙之言，遂不知己之爲兄，尙謙之爲弟，己之嘗爲尙謙師，而尙謙之嘗師於己也。盡使其羣子弟姪來學於予，而君亦躬枉辱焉。非天下之大勇，能自勝其有己之私，而果於徙義者，孰能與於此哉！自是其邑之士若楊氏兄弟，與諸後進之來者，源源以十數。海內同志之盛，莫有先於潮陽者。則實君之昆弟之爲倡也。其有功於斯道，豈小小哉！方將因藉毘賴以共明此學，而君忽逝矣。其爲同志之痛，何可言哉！雖然，君於斯道亦既有聞，則夕死無憾矣。其又奚悲乎？吾之所爲長號涕洟而不能自己者，爲吾道之失助焉耳。天也可如何哉？相望千里，靡由走哭，因風寄哀，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哀哉！

嗚呼！聖學之不明也久矣。予不自量，犯天下之詆笑，而冒非其任。恃以無恐者，謂海內之同志若守忠者，爲之胥附先後，終將必有所濟也。而自十餘年來，若吾姚之徐曰仁，潮陽之鄭朝朔，楊仕德，武陵之冀惟乾者，乃皆相繼物故；其餘諸同志之尙存足可倚賴者，又皆離羣索居，不能朝夕相與，以資切磋砥礪之益。今守忠又復棄我而逝。天其或者既無意於斯文已乎！何其善類之難合而易睽，善人之難成而易喪也？嗚呼痛哉！守忠之於斯道，既已識其大者，又能樂善不倦，旁招博采，引接同志，而趨之同歸於善，若飢渴之於飲食，視天下之務不啻其家事，每欲以身殉之。今茲之沒也，實以驅賊山東，晝夜勞瘁，至隕其身而不顧。嗚呼痛哉！始守忠之赴山東也，過予而告別，云「節於先生之學，誠有終身几席之願，顧事功之心，猶有未能脫然者。先生將何以裁之？」予曰：「君子之事，進德修業而已。雖位天地，育萬物，皆已進德之事。故德業之外，無他事功矣。乃若不由天德，而求騁於功名事業之場，則亦希高慕外。後世高明之士，雖知向學，而未能不爲才力所使者，猶不免焉。守忠既已心覺其非，固當不爲所累矣。」嗚呼！豈知竟以是而忘其身乎！守忠之死，蓋禦災捍患而死勤事，能爲忠臣志士之所難能矣。無吾猶以是爲憾者，痛吾道之失助，爲海內同志之不幸焉耳。嗚呼痛哉！靈輻云邁，一奠永訣。豈無良朋，孰知我心之悲！嗚呼痛哉！

祭洪襄惠公文

嗚呼！公以雄特之才，豪邁之氣，際明良之會，致位公孤，勲業振於當時，聲光被於遠邇；功成身退，全節令終。若公真可謂有濟時之具，而爲一世之傑矣。悲夫！才之難成也。干雲合抱，豈歲月所能致；任之棟梁，已不爲不見用矣。又輟而置之閒散者十餘年，不亦大可惜也乎？天豈以公有克肖之子，將斂其所未盡者而大發諸其後人也乎？公優游林下，以樂太平之盛，其沒也，天子錫之祭葬，褒以美諡，生榮死哀，亦復何憾矣。而予獨不能無悲且感者，方公之生，人皆知公之才美，而忌者抑之，使不得盡用；時之人顧亦概然視之，曾不知以爲意。嗚呼！豈知其沒也，遂一仆而不可復起矣。老成典刑，爲世道計者，能無悲傷乎哉！先君子素與於公，守仁雖晚，亦辱公之知愛。公子嘗以公之墓銘見屬，曾不能發揚盛美。茲公之葬，又不能奔走執紼，馳奠一觴，聊以寓其不盡之衷焉。爾嗚呼哀哉！尙饗。

祭楊士鳴文 丙戌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耶！往年士德之歿，吾已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

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倏散，而天亦略無主宰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頽頽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爲成德之士，如祥麟瑞鳳，爭一睹之爲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之生，其潛啓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稿斃，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鳴、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鳴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嗚呼痛哉！

祭元山席尙書文 丁亥

嗚呼元山！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于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狗俗苟容，以鈞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壘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義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折而不同。蓋其所論雖或亦有

動於氣，激於忿，而其心事磊磊，則如青天白日，洞然可以信其無他。世方媚嫉讒險，排勝己以嫉高明，而公獨誠心樂善，求以伸人之才，而不自知其身之爲屈，求以進賢於國，而不自知怨謗之集於其身，蓋所謂斷斷休休，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者，此大臣之盛德，自古以爲難，非獨近世之所未見也。嗚呼！世固有有君而無臣，亦有有臣而無君者矣。以公之賢，而又遭逢主上之神聖，知公之深而信公之篤，不啻金石之固，膠漆之投，非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歟？是何天意之不可測，其行之也，方若巨艦之遇順風，而其傾之也，忽中流而折檣舵，其植之也，方爾枝葉之敷榮，而摧之也，遂根株而蹶拔，其果無意於斯世斯人也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爲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又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資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嗚呼！痛哉！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于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

## 祭吳東湖文 丁亥

嗚呼！吳公！吾不可得而見之矣。公之才如干將莫邪，隨其所試，皆迎刃而解。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公之學如深林



遂谷必窮探而始知。自其筮仕，迄於退休，數歷中外，幾於四十年，而天下皆以爲未能盡公之才；登陟崇顯，至於大司空，而天下皆以爲未能行公之志。雖未嘗捐軀喪元，而天下信其有成仁死義之勇；雖未嘗講學論道，而天下知其有關邪衛正之心。嗚呼！若公者，真可謂一世豪傑，無所待而興者矣。某於公未獲傾蓋，而向慕滋切，未獲識公之面，而久已知公之心。公於某其教愛勤倦，不特篇章之稠疊，而過情推引，亦復薦剡之頻煩。長愧菲薄，何以承公之教，而懼其終不免爲知人之累也。今茲承乏是土而來，正可登堂請謝，論心求益，而公則避我長逝已一年矣！嗚呼傷哉！幸與公並生斯世，而復終身不及一面，茫茫天壤，竟成千古之神交，豈不痛哉！薄奠一觴，以哭我私；公神有知，尙來格斯。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甯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欽差總制四督軍務尙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甯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南甯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颻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痛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

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死，乃因驅馳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媿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尙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斂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尙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尙知之乎？嗚呼傷哉！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戊子

惟神秉揚神武，三軍司命。今制度聿新，威靈丕振。伏惟仰鎮國家，緝定禍亂，平服蠻

夷，以永無窮之休。尙饗。

祭南海文 戊子

天下之水，萃于南海。利濟四方，涵濡萬類。自有天地，厥功爲大。今皇聖明，露降河清。我實受命，南荒以平。陰陽表裏，維海効靈。乃陳牲帛，厥用告成。尙饗。

祭六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於維我祖，效節於高皇之世。肇禋茲土，歲久淪蕪。無甯有司之不遑，實我子孫門祚衰微，弗克靈承顯揚。蓋冥迷昏隔者八九十年，言念愴憫，子孫之心，亦徒有之。恭惟我祖晦迹長遁，迫而出仕，務盡其忠，豈曰有身沒之祀？父死於忠，子殫其孝，各安其心，白刃不見，又知有一祀之榮乎？顧表揚忠孝，樹之風聲，實良有司修舉國典，以宣流王化之盛美。我祖之烈，因以復彰。見人心之不泯，我子孫亦藉是獲申其愴鬱，永有無窮之休焉。及茲廟成，而未孫某適獲來蒸，事若有不偶然者。我祖之道，其殆自茲而昌乎？某承上命來撫是方，上無補於君國，下無益於生民，循例省績，實懷多慚。至於心之不敢以不自盡，則亦求無忝於我祖而已矣。承事之餘，敢告不忘。以五世祖祕湖漁隱先生彥達府君配。尙饗。

王陽明全書  
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祭文

四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二十五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848B

